

許傑短篇小說集

下冊

許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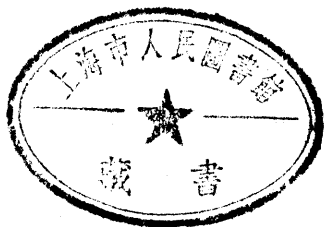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0 9922B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許 傑 短 篇 小 說 集

下 冊

許 傑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到家

到家的第二天早晨，旭東很早的在牀上醒轉來，迷迷糊糊地覺到他身邊睡着的女人，沒有愛情只配可憐與同情的女人，還沈沈的酣睡着，心裏便覺得異樣。一股無名的哀火，便如黑煙一般的在胸頭騰沸。

他從他的女人想起，便一直發現了一大批的討厭印象。這正是使他絕望的地方，他覺得這個社會，除了根本推翻，沒有別的辦法。

「這是封建社會結下的毒瘤，這便是整個怪現象的開始……唉！無用的我的父親，戴着半文人的面具，實際上却一日一日的被中小資產階級與豪紳們壓榨成無產階級，在表面上還裝出樂天安命的樣子，表示他的高蹈哲學，以彌補他那漸次貧窮化了的苦痛！這便是封建制度最後一期的特徵；我對他只有可憐……還有，唉！滿坑滿谷的那批無

知無識，只知崇拜富豪，崇拜威權的愚民。那些吮吸平民，壓榨平民的豪紳……頂討厭，頂可惡，頂該死的還是那恃着自己有五六個如虎一般蠻強的子姪，橫行村上的塾師北窗先生。

「實在這一批人，從我的女人，我的父親起，到那批愚民，那些豪紳，與北窗先生止，應該一個都不要；那末，這個社會或者會有一點希望。」

旭東是一個半新不舊的青年，他的腦筋中有的是封建思想，但這一年來，因為受了革命潮流的衝洗，又懂得一兩句似通非通的革命理論。他因為家境一日一日的貧困下去，所以當他母親死後的第二年，就在中學的二年級輟了學。他這二三年來，都是在外面飄零，但這一次却不知爲了什麼，便想起了故鄉。到了故鄉之後，這位僅僅有了一點新的思想，張開了新的眼睛的青年，却到處都失望，不安，感覺有全盤改造之必要。他現在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引起他的對於舊社會的不滿和反抗的呵！

他正在胡亂的想着，他的女人在睡夢中抽動了一下身體，微微的張開眼睛來，含糊的問他：「你醒了好久了嗎？」

「唔！」他非常自大的神氣，好像不屑回答的樣子，唔了一聲，把頭伸出被外來。他隱隱聽見牆外菜園裏有人說話的聲音。

他的臥室是屋舍的靠東的一間，那些牆壁都是山澗中的石塊和着泥土不規律的堆砌成功的。隔着這牆壁，就是半畝地大小的一座菜園。因為靠近溪邊，每年有幾次山蛟泛濫，這菜園四週的籬笆，時常被大水沖壞了，弄成另另落落，七穿八洞的，正可以讓母雞們自由出入往裏面去掠食菜芽，搜爬蚯蚓。因此，這一季的蔬菜，就只好作了母雞們的糧食了。

新秋以後，山蛟的泛濫，大概可以暫告一段落。他的可憐的父親，便蹲在菜園邊慢慢的編籬笆，打牆腳。

他的父親，是這樣的耐心，這樣的勤勞，在每天太陽還沒有出山的時候，便起來在菜園中摸索，如深得遊戲三昧的兒童一樣，一天到晚，低着頭，佝着身，蹲在那邊。

那時旭東在牀上隱隱聽得菜園中有人聲，自然是他的父親。

「父親已經起來在菜園裏做生活了呢！」他在她女人的身上一推，催促她快點起來。

「你若是多嘴多話，我便不許你種！」牆外另一個的聲音又傳了進來，似乎在爭辯什麼。但偶然聽到，究竟辨不出是誰。他想：忠厚無用的父親，大清早起來，究竟爲了什麼，要和他人爭論呢。

旭東豎起兩隻耳朵，輕輕的推他的女人說：「聽父親和誰拌嘴呢！」

「萬事總要講理的！」這是弱者的聲口，他們聽得清楚是父親的聲音。

「你倘使再多嘴，我連下坵都不許你種！」這聲音帶點沙。但聽得出這個人自視非

常尊嚴，竟是用威嚇的口吻在那裏訓斥。

他辨出這是他的塾師，也是他父親的塾師，這村中的酋長，仗着他五六個如虎如狼的子姪橫行村上，目空一切的北窗先生的聲音。

他的心頭一時湧上兩種心思：一是英雄的義憤與父子的私仇，而另一呢，却是弱者的悲哀與被壓迫者毫無掙扎能力的怕懼。

他忽然想到自己還是兒童的時代，父親爲了後門口一塊小小的菜園地，受了村上的無賴與強有力者欺凌的情形，心中不禁微微的冒火。

旭東家後門口是一片草地，草地外面，便是一片沙灘與一些粗細不勻的石子灘，石子灘靠着一泓流水，草地上錯落的長了幾株長松。風過時，松樹低低的垂下臂膀，輕輕的摩撫着在牠們下面立着的旭東家的幾間小屋，其聲謾謾然；——便在這樣幽閒的後門口，長松腳下的草壩上，旭東的父親要在那裏開闢一塊小小的菜園地。不料這樣一來，却

引起了北窗先生與其子姪輩的大怒，說事前沒有通知他們，事後又不請他們酒食，那有這樣自作主張就闢起園地來的道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會了許多人，趕到他的家裏，兵兵乓乓的用大石塊打他矮屋的屋背，乒乒乓乓的用幾十隻獸蹄一般粗魯的腳蹂躪他，新用自己勞力開闢起來的園地。他們還齊聲的震天動地的謾罵，真罵得祖宗的牌位不得安寧起來。那時，旭東的父親只是躲着不敢出來，不敢響，假作同他沒有關係似的。等到這一批人猛獸一般咆哮過了以後，旭東的母親暗暗的哭了五六天。弱者的悲哀，便是無處伸訴的悲哀呵！

旭東想到這裏，心想現在的事情，又是這一幕故事的重演罷！於是匆匆的起牀，穿上一件帖身的短襖，走到門邊。在門邊，他一眼看見一枝多年不用了的，僅僅放在門後，當作礙門用的舊鎗。他開了門，眼睛對女人一瞥，便毫不關心的走出門外，到他父親還在蹲着工作的菜園。這時，北窗先生已經不在了。

深秋的早晨，空氣和暖得很有春の意味；露水洗過了的青草的香氣不燥不黏，被他父親的耨頭翻起來的；正如疏疏的糕粉一般的泥土的氣息，幾乎使他一時陶醉在這家鄉的田園生活裏。但他究竟抱着滿腔義憤來的，便去探問他父親與北窗先生爭辯的原因。

「便是那橋邊路岸的兩塊長方小地，從前是我們種菜的，如今他無道理的強佔去了，我說一說，他還說連烏柏樹腳這一塊地都不許我們種呢。」他父親向他說述了後，停了一歇，又深深的嘆一口長氣。

青年的熱血，被壓迫者反抗的情緒，一時如巨濤一般衝激上他的胸口。

他彷彿看見眼前是彌天的黑暗，強權與欺詐，便是黑暗中吃人的兩條鱗蛇。惡勢力的噬人的毒牙，舊社會的陷人的網羅，都一一在這黑暗中蠢動，

「嚇！非與這種東西決鬥不可。」他似乎聽見這樣一個命令。他一時沈思起新式的

革命理論來。

「唉！」他父親又嘆了一口長氣，似乎自悲自悼的樣子。旭東被他父親的嘆氣喚醒轉來，便好像父親的嘆氣是爲了他的。但他還是沈默着，迷糊的想起改造社會的一大串問題來。

北窗先生從原路走回來了，還沒有走到菜園旁邊，口裏早就威武的咕嚕起來。父親聽見他又來了，便擡起頭來說：

「萬事總要講道理，我一直從老太公種下來的田地，你要強佔去說是你的！」

「你上代種下來的！哼！你有什麼根據？」

「你有什麼根據呢？我是從老太公一直種到現在的。」

「我有什麼根據？我的根據自然是有的。——你倘使還要強嘴，我就連下面的都不許你種。」

「下面的是我爺爺從水漲轉來之後開墾起來的，那時我們有一處很大的蒿筍塘。同你又有什麼相干？」

「同我不相干！——不相干，我也要管呢！」

旭東聽到這裏，覺得忍不住了。兩眼睜大了，身上的毛細管都充滿了熱血，兩手的筋肉不自然的顫抖着；他把整大串的革命理論忘記了。

「哈！我問你哪！世間難道可以用強權奪人家的土地嗎！」旭東神氣威武的提出質問。

北窗先生很帶些輕視的神采；對於旭東的質問，本來是無理回答，但他却故意裝做不屑回答的樣子，托托他跌下來的眼鏡。

「萬事總要講理的呵！——你是教書先生。——我上代一直種下來的地……」

旭東看見北窗先生沒有回答，便又英勇的轉過來對他父親說：

「好了爸爸！不要同這種東西多辯！」

北窗先生見旭東這樣打地應壁的罵他「這種東西」，便凶狠的點着指頭，指到他的眼前，汹汹然有動打之勢，問他說：

「那種東西？那種東西，你指出來！那種東西！」

旭東的父親見情勢不對，便把旭東拖進屋裏。

北窗先生於是放着大聲，走到村鎮的街上，用力的咆哮着說：

「我問他一問什麼『東西』，我問他一個什麼『東西』！哼！老實說，這種人我纔看不起他呢，真是什麼東西！」說了，便走入家中。

等了一忽，北窗先生的夫人又出來放着大聲，在街上咆哮了。她的咆哮，是攻擊旭東的女人的。

那時旭東的女人早就起來在廚下燒飯了，對於旭東這一次的義憤，便不敢多說一

句話及聽到街上北窗夫人咆哮的聲音，她也有些慌張了。

「那些人丈夫賢慧，從小時他給教養長大，如今一到上海去，回來就罵『先生』了！『先生』也不認得了，也可以罵了，——讀書是讀進屁股裏的。——這種不識道理的『生牛』，連『先生』都不認識了，我倒要去教他兩個耳光。」

倘使沒有人把她勸住，她真的想追到旭東的家裏來打他的耳光了。

「我打他兩個耳光還是教他。我還要問問他的父親。那姆弄死啲！養兒子可以不教的。你們不要勸住我，這種無家教的人家，你看我把他的水缸鑊竈都耙了，不要勸住我……」

北窗夫人因爲有人勸，便竭力的無賴起來，無止境的在街上狂吼。

東旭實在忍受不住這無理的壓迫，他想跑出去索性和她拚一場，但是終於被他的含淚的女人顫慄的拖住，壓下了怒火。

旭東這時始覺得被壓迫的悲哀，以及同情於被壓迫者的可貴。他這時覺得他的人完全是他同地位同命運的人，除了彼此聯合之外別的就沒有法子。於是他與他女人的情感，在無形中增進了一層。

這一場風波，早已引起全個村上的震恐。旭東的父親是隱着不敢響了。旭東也被他的女人拖住躲在房裏了。

他的全家一時都驚惶失色，好像大禍將要來臨的樣子。

忽陰忽晴的秋日天氣，剛才似乎有春的情調；但因為太暖和了，忽然有一陣慘淡的黑雲，徐徐的把秋陽遮住；同時，一陣砭人肌骨寒人靈魂的陰風，也從地面盤旋起來，沙沙然掃着落葉。

這一種景象，在僅恃血氣之勇而永未經歷過世事的青年旭東看來，簡直暗示着將要有滔天的大禍了。

在街上，也有許多「打圍場」（週旋勸解）的人。但他們說的都是半帶奉承半帶吹噓的言辭；他們都是順水推船，都是「順毛拉」，一唱一和的，批評着旭東的不是。實在這個時候，誰人肯爲了他人的事體，出來抱不平，把別人的死屍擡到自己家裏來哭，討一陣罪孽擔當呢？他們能够出來勸解，已經是上上的了。

「呵喏！」另是一種聲色的壯年男子的口聲，極力做出驚奇的神氣說：「旭東現在有這樣好的本事了，『先生』都可以罵了。那還了得，這樣的不認得人。」

不知是從田野回來呢，還是從城中回來的，北窗先生恃爲爪牙的他的大姪兒英勇，大概受了北窗的指使，又出來這樣英勇的說着了。

那時北窗夫人被人勸住，坐在一家人家靠街的門旁咒罵。她咒罵得連頭上的頭髮都要散下來了。樣子怪醜惡的。

英勇走到他伯母面前。很英勇的說：

「同這種小鬼，要這樣的起勁幹什麼？一歇讓我去捫他兩個耳光就是了。進去進去。」

便在這個時候，英勇的兩個弟弟，英虎，英銳，從前同旭東也講得來的，如今不知聽了誰的吩咐或挑撥，也如虎一般的趕了來，汹汹然走入旭東的家裏。

旭東的女人已經把早飯燒好了，含着驚恐的眼淚等待着。小菜已經排在食檯上，碗筷亦已放好。旭東隱在裏面雜物間裏，他的父親只是坐着發呆。他們一時氣昏了，尤其是旭東，他自出世以來，永沒有受到這種無理的挫折過。他心裏盤旋着，憤恨，報復，革命，封建社會，暗殺等不連貫的思想；但終於想不出有系統有條理的對付方策來。

正在這個時候，英虎，英銳闖進來了；英勇也鎮靜而持重的跟在後面。北窗夫人又潑辣，又裝腔的也進來了，接着，後面是一大批分不清楚的看熱鬧的，解勸的，射暗箭的，旁觀的男女老少的一羣。

他們嘴裏嚷着：

「旭東在那裏哪！我去教訓他一頓！我去教訓他一頓！」

進了旭東家裏之後，第一個動手的便是北窗夫人。旭東的女人，因為看見這許多人趕進來，心裏便慌張得沒有法子，也不曉得逃避，也不曉得隱匿，便呆呆的立在那處門角上。

英虎英銳們的成績，是搗毀了水缸、鏝碗等。一時旭東家裏便如雷打了一般，碎碎然只是一些磁器或椅桌檯具等破碎的聲音。

北窗夫人看見旭東的女人呆立在門角上，她便伸手過去，在她的面頰上重重的批了一個耳光。旭東的女人，突如其來的左頰上受着打擊，自己無主的向右面斜過去；但不提防的，右頰又重重的向壁上一碰。她受了這兩面打擊，眼前便覺星火爆射。她伸手想還打北窗夫人，但是兩手被他人掣住，無論如何，也掙扎不得，只是又吃了人家許多老拳和

耳光。

沒有多少時候，人家便給她勸住了，她總算脫了險。

那時旭東的父親見他們這樣人馬洶湧的進來了，一溜便避出後門去。所以他是避免了這次天外飛來的橫禍。

早就隱在後面雜物間裏的旭東，他聽見衆人雜沓的聲音，聽見碎碎然碗鏟打破的聲音，聽見自己的女人哀號的聲音；他忍不住了，便提起一根短棒，挺身出來，想同他們拚一個死活。

旭東的短棒第一下打在英虎的頭上，但第二下却被英銳掣住了。英勇順着手在後面把旭東的腰身抱住，英虎就趕過來用拳打他的心坎。可憐一個文弱的旭東，雖然有滿腔的義憤與熱血，終於抵不過他們的拳腳交下。

不多一刻，又有一批人圍過來，給他解勸開了，一時間旭東真如一隻無力的山羊，給

一羣野狗團團圍住，現在經衆人在英虎等的手中勸了出來，正如人們在一羣野狗的爪牙下面救出一隻可憐的山羊一樣。

旭東的鼻管出血了，鮮血塗滿了整個的面孔。雖然還想掙扎，但已經是聲嘶力竭了。他被他們拉了出去。

英勇等在室內咆哮了一頓之後，氣也洩盡了，打也打得滿意了，再沒有什麼了，便也退了出去。不過在出外時還在搜尋屋內有什麼沒有被他們搗毀的東西。

一時街上的人都議論着這件事情。但在許多人的嘴裏，都把今晨口角的起因丟掉了；一直從旭東罵北窗先生「這種東西」說起。北窗先生是何等有勢力有名望的人呢？如今去干犯他，這自然是罪有應得的。

過了多時，旭東躺在自己的牀上，他的女人受了傷坐在牀邊垂淚。他擡起眼來，把他女人看了一陣，便用力掙扎起來，將她摟入懷中親吻。好像在這個時候，與他表同情，同命

運的，便只有她了。

一陣彌天的風潮，無蹤的來，又無蹤的去了。但窗外的秋風却愈加淒厲起來，好像在增加他們的悲哀似的。

這一天，他們一家人都沒有吃飯。到了晚上，才像這一陣頓時起來的風浪漸漸平息了。各人把一顆驚怕的心放了下去。

那一晚上，旭東輾轉反側的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他忽而哭泣起來，但過了一刻，又鎮定了，四肢與面部的肌肉都緊張起來，好像有一個期待，有一處集中點。他的女人見他這種情形，覺得很可憐；問他要什麼吃，勸他不要把身體氣壞了；但他也沒有答應，只用力把她摟住。

他面上的血跡早已洗去了；但背部臂部胸部臀部却因為受了許多拳腳，都微微的作痛。

他覺得每一根骨頭都在向外伸展。似乎要把他的全副骨架拆開的樣子。彌天的無由分說的悲哀瀰漫在他的心頭，沒有系統的復仇觀念不住的蠢動。許久許久之後，過分的悲哀與疲勞，以及肢體的麻痺，漸漸的攪成一團，使他的神思一點一點模糊起來，只見眼前晃着淡墨水的大圈。那大圈慢慢的旋轉，越來越快。要想盡力睜開眼睛把他看得清楚點，但終於無論如何也睜不開。那圓圈旋轉得更快了，他覺得眼前是一片灰色。

是一個陰雲蓋日的下午，他一個人在那村盡頭的大石橋邊徘徊。忽覺後面有一羣如狼似虎的人趕來，他便如驚弓之鳥一般想往橋下跳。橋下是深不見底的澄清的溪水，他隱隱中看見自己的影子在那裏招手。他正想躡身下去，把全身的力量運注到腳尖，預備往橋下跳時，後面的一大羣人已經趕上來，把他抱住了。

他在萬急中，回過頭來一看，却不是英虎英勇，而是他的許多朋友。他見到這許多朋友，便如見了他自己的母親，幾乎把眼淚都淌了出來。他把自己無端被辱的事，告訴了朋

友們；只見朋友中間最小的一個安安就就的從身邊拿出一枝手鎗。

那枝手鎗只有一托多長，短小輕便；旭東好像很認識牠的。

旭東把那枝手鎗接了過來，在手中摩撫。

沉默了一回，他大喊起來：

「我要復仇，我要復仇！」

睡在他身邊的他的女人，見他兩隻手把棉被舞了起來，口裏又這樣清清楚楚的叫喊，便知他是在發魔。

她把他身體推了一推，再把他正在舞動的手臂扳住；他在模糊中，不知自己手中的手鎗放出去了沒有，却張眼醒了。

房中的燈火還是點着，但陰慘得有點鬼氣。外面的秋風，已經蕭蕭然夾着一陣秋雨在滴瀝着。

「你睡魘了呢！」他女人見他醒來，只告訴他這一句話；一面又深深的嘆一聲氣，轉一個身；足見她也是睡了許久，還是睡不去呢。

旭東想起夢中的情景，覺得這是他唯一的出路。他想起俄國小說中許多革命的行爲與暗殺的故事，心便突突的跳躍了。

——我不應該爲我自己，我應該爲着大家！這是封建社會的代表者，這是真正壓迫人們的土豪劣紳。這是自動手的時候了，我應該應着大勢的要求，起來自動手。

——呵！我今天怎麼一天都沒有想起呢？這正是好法子……

他想到這裏，好像已經手刃了仇人似的，不禁眉飛色舞起來。

但是他一轉念到時間，地點，器械等問題，事情便覺得有些難辦了。時間與地點，現在且不去管他，但是器械呢，器械呢？

他忽然想起今晨在門後看見的那枝幾年不用了的，鏽得一塌糊塗，只能嚇鬼嚇賊

的前膛鎗，真比在荒山中獲得至寶還要歡欣。他立刻從被窩裏出來，連衣裳都沒有披上，四肢的痛楚也忘記了，走到門後，把那枝舊鎗輕輕的拿了起來。

槍管外面鏽得很厚了，內面也不知填實了半截什麼東西。他抽出那根鐵條，往管裏探試，覺得足足填滿有五六寸高的東西。他又把龍頭扳起用力的把嘴吧貼在槍口猛吹，但是就是吹斷了肚腸，也不會把牠吹得通氣。他又用鼻孔往鎗口上嗅，覺得裏面還充滿了火藥氣息。

在弄得很沒有頭緒的時候，他的女人又在催他就睡了。

他於是把自己心中一切的怒火，被壓迫的悲哀，復仇的滿腔熱血，都寄托在這枝舊鎗身上；鄭重的把這枝鎗放在自己的床頭，應了他女人的催促，重又睡上床上。

這一夜，他睡得很安靜。

第二日早晨，他的女人起來了，他還躺在床上不肯起來。他父親一下就來安慰他了。

到半晝前的時候，也有鄰里的人們來探問他。他們都爲他抱不平暗暗的咒咀北窗先生與其子姪等。但旭東却很自然，以爲這沒有什麼要緊；談話間，時常帶着不經意的淡笑反而弄得他們摸不着頭腦。

鄰人及親屬等去後，他睡在床上，腦筋整日的如野馬般馳騁着。

他的父親有時踱到他的房中，只是搖頭嘆氣；反而他放出精神安慰他說：

「只要你老人家沒有受辱就好了。我是不要緊的。」

「不講道理的人，總有天報的；」他的父親又講起迂闊的報應來了。「我們總可以

看得到罷，這樣橫行的人，總有一天把他誅戮了的。」

「那塊小土地，就算是送他停停棺材罷，真正是塊棺材基呢！」他的女人也接着說。但是，旭東却只是默然，他告訴他們不要說這些厭人的話。

那一日，旭東是在想着如何去幹，及幹了後如何處置等情形。他想到家庭，想到現代

執政權的。想到社會的民衆。

第一個打擊他的難題，是幹了以後，必定要引起法律上的問題；既如此，第二個便是年老的父親與柔弱的妻子的受累的問題。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好的解決，他覺得法律是沒有用的。

——要什麼法律，——實在這不但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整個封建社會，一切的惡勢力，舊勢力的問題，必須要有大多數人的幫助；——那便是說，大家都這麼想。

但是這那裏能夠呢！於是他又灰心下來。悲哀與失望迷住了他的心，正如剛才見着太陽而一時却被瀰天大霧迷住了去路的迷路的小孩。

他退了回來想去依着法律起訴。但是，第一須得金錢的助力；第二要在有勢的人門下忍辱；第三就是在官場方面能夠贏了，而回到村上還是交涉不過他們。所以歸結起來，還是第二次的自己碰釘子，自討苦吃。

那一夜，更深人靜之後，他又拿出床頭的那枝舊鎗摩撫。

他用填塞火藥的那根鐵條往鎗裏撬弄，終於在那裏弄出幾顆細細的藥粒。這火藥在什麼時候裝上的，他也不知道。

他於是有心尋找，似乎記得他那房中的破舊桌子裏還有幾顆裝有引火藥的銅帽。找了許久，畢竟找到三顆舊銅帽；而且還找到一包潮溼了的火藥。

他輕輕的把龍頭扳起，將銅帽復在那機關口所謂「老鼠奶」的上面，那按在下面的食指，已經輕輕的扳住那放鎗的機關，預備放射。在一剎那間，因為那靈敏的手指好像無關緊要的，在鎗機上一扳，一聲震地動天的怪響，幾乎震得他自己都要昏倒。

幸虧鎗口是朝着地下的；在那靠着菜園一邊的牆角地上，泥土噴成一個四五寸口徑，兩三寸深淺的地洞。

當時，他的女人就被他震醒了，在迷糊中，驚惶失措的呼喊。他如着了魔似的，瘋狂一

般去按住了他女人的驚恐，屏息忍氣的靜聽左右的動靜。

大概因爲夜深了罷，否則便因這一邊的牆壁靠着菜園，菜園外面就是溪濱荒野，所以沒有被人聽見。隔了許久許久之後，四週還是毫無動靜，他於是放了心。

這可使他歡喜，又使他驚奇；他雖然是曾在外面飄泊過幾個碼頭的二十二歲的青年，但除了正月裏放過幾次小爆仗之外的確還沒有親近過這樣危險的東西。他永沒料到放鎗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他幻想着，倘使這時北窗先生正站在他的面前，這時他不是已經躺在他眼前的地上流血了麼？那牆角泥地上噴起的那個洞口，不就是他的流血的創口了嗎？

他欣喜得心花怒放，眼前見到從床上驚醒的他的女人，美麗得如同神女，便如瘋狂一般的摟住她親嘴。

這一夜他做了許多快樂的夢。

第三日，他同平常一樣的在外面來往了，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一切都安然自若。

再過了三四日，在一個陰雨的晚上，村鎮盡處的那座大石橋旁邊，那株蔭覆幾畝的老樟樹下面，似乎隱着一個黑色的人影，這就是旭東。斜風夾着細雨，打動四週的蘆草，颯颯然使人疑心到鬼神的出沒，毛骨竦然。

橋上早無行人，村鎮中的燈火只有微微的幾線從門縫中射出，遠處時有狗吠的聲音，——回音遠播，愈顯得秋夜的淒絕。

在前村的一陣犬吠聲之後，橋那邊的樹林中，便忽隱忽現的移動出一盞燈火。那時，旭東的心只是震跳不已，他幾乎要把手中的舊鎗丟了，回頭疾走。但他還用力鎮壓住。

那燈火漸漸近攏來了，漸漸上橋了。

來的似乎有兩個人，而且可以聽出他們談話的聲音。他們漸走漸近，那燈籠上的大

字，也隱約能看出。

在橋上走過來的兩人中，果然有旭東所期待的北窗先生。北窗先生是這樣的闊氣，時常有人請他吃酒，酒醉之後，總是醉醺醺獨自一人深夜回家的。但今夜不知爲了什麼，忽然有了一個同伴。

旭東在陰影中看見北窗，一步一步走近來，心裏愈加跳得利害。他努力想鎮定精神，把這事情結束一下，告一個段落。但他的心與手只是不聽他的吩咐。

北窗先生與他的同伴的影子在他身邊掠過了，他還是發抖。他老早存心想着一看這同伴是誰。終於因眼睛恍惚，看不清楚。

等到北窗先生等走過他面前已經一丈多路了，他忽然奮勇起來，着了魔似的趕了上去。用顫抖的手，聽着顫抖的心的支配，瞄準了又瞄準，瞄準了又瞄準，對着前面那個較老的人影。

他瞄準了鎗口，扳起了龍頭，又用食指去扳那個機關。龍頭倒下時，鎗口的火花沒有
散射，散射的火花却在龍頭旁邊。

旭東一時覺得面孔頭部都在發燒，正如天上忽然打下一個驚人的霹靂。他自己受
了傷昏在地上了。

七十六歲的祥福

已經交了七十六歲了，而倆老還是健在，看着第一個孫子生孫，第三個孫子娶親的，祥福這老頭子，今年一交春來，便似乎太歲轉了年頭，晦氣的事體，接二連三的來了。

在前兩個月，第三個孫子，娶了親，還只有一月，便離開家庭，回到杭州讀書去。這是一個比第一個孫子還有希望的人物，却在回到杭州不久，聽說被人家說是××黨，鎗斃了。當第三個孫子被鎗斃了的消息傳到家裏的時候，滿家的人，真如晴天着了一個霹靂！

祥福這老頭子的灰色的悲哀，便如一般冷風從四週襲來，於是心底，是胸坎，是鼻腔，是眼底，便震蕩着一陣陣的酸味；於是，眼淚，鼻涕，便同時在他的沒有表情的乾癟的面上交流。

於是，第三個的孫媳婦哭了，號啕的哭了，大風大浪，翻肚倒底的哭了。

於是老祖母，病在床上的後母，幾年來沒有康健過的半病的父親，一手擔當家事與農作的，第二個孫子二寶，多伴着出眼淚了。大媳婦是沉默着沒有表情，二寶嫂是好像毫無關係，但也是不說話。

於是，他家裏除了不在家的大寶外，滿家的人，都震眩於這天外飛來的霹靂聲中了。
「唉，唉！我說：三寶！你家裏窮，你只要用功讀書呀，你不要革命！但他却說：爺爺！正因為我們家裏窮，才要革命哩！唉，唉！」

祥福這老頭子在悔不轉的悲悼，自怨自艾的咆哮。

「我說：三寶！便是學堂裏的人，都要革命；你也只好在後面跟跟的。但他却說：爺爺，我們青年人，應該做革命先鋒的！」

「唉，唉！唉，唉！如今，革命，革命，反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唉，唉！我們鄉下人，窮人，無錢無勢，革什麼命呢？唉，唉！」

這樣悲嘆了以後，二寶的半病的父親，玉明，不知因為悲悼三寶過度呢，還是因為這幾年身體的不和與家境的衰落的緣故，他在三寶的消息傳來的兩個星期之後，便病倒了。

他的病，是虛病，起初的時候，以為是老病根，不要緊的；誰知後來便一日深重一日了。
大寶近日的行蹤，竟漸漸的有點古怪起來，自從去年五六月時在美仁公學當過教員，歇了之後，一直到了他的弟弟的死耗，他的父親的生病的時候，他還沒有回來，不知躲在何處。

大寶本來是在中國藝術學院畢業的，專長於粗條子，大筆觸，如中國的破墨山水一般的木炭素描；他的思想也是這個樣子，非常的放達和浪漫。但有一度曾經到了什麼軍的政治部裏去過，沒有幾天，便走了出來；那時候的思想，不知有否已經變了。後來又到

了美仁公學去當藝術教員，他的思想便很顯明的變異了。

在四月的時候，因為中國的革命有了變動。一直到了六月，美仁公學的校長教員都被人戴上紅帽子，弄得四散了。從這時起，他說他便決心不再吃這樣的飯了。

在這幾個月當中，大寶的行蹤不明。祥福這老頭子是有些聽到風聲了的。但老頭子總是不大相信，而且也不肯在人家面前說出來。

當三寶死了的消息傳來時，大寶也會回來一次，他回來的時光，面上也沒有什麼悲哀的表情，也沒有特別的兄弟的共感；他只有整個熱烈的憤怒。

「大寶！三寶的被害，你也有點緣故的呢！」祥福帶感喟而教訓的樣式，對他的第一個孫子說。

「這話要從何處說起呢！」大寶慢聲的問：

「喏！第一，你是大哥，你應該到處照顧他指導他；但你沒有。第二，他的到杭州，是你叫

他去的。第三，聽說加入的什麼黨，你是共謀的。」

「祖父呵！鎗斃弟弟，有另外的弟弟的仇人呢！那是一切窮人們的敵人。」

「大寶！你不用說了。我老實告訴你，別人傳到我的耳朵裏，都說你是××黨。你想，三寶的命是革命革掉了，你還要把我的老命再革掉嗎？」

「爺爺呵！你不要發老昏吧！人家的說話都可以算數的嗎？」

「你還道我不曉得嗎？大家都說你也是××黨，你是在美仁公學逃了出來的，聽說在杭州也有你的名字，到處在捉你呢？」

「捉我便捉我好了，把我捉去再如三寶一樣的鎗斃了又何妨呢？」

大寶明知他的仁慈的老祖父的性格是如此的，所以他也大聲的咆哮了。因為他的祖父，祥福這老頭子，一向的脾氣是：你若是对他和和氣氣，他的縷縷絮絮的說話便多；你若是对他說得聲音還重，火氣超過他的頭上，因為他是一個老頭子，經驗足，他的話鋒便

會纏下去的。

老祖父看見自己的第一個孫子，在大學畢了業，在就近的一個頂有聲名的公學作了教員的家庭的柱石發了怒，知道自己是老了，不懂世故，雖然有許多話在喉頭中要說，但也只得勉強的把乾癟的嘴吧一扁，用力的嚙下了。

「唉，唉！我不管你們呵！」

當晚，這位可憐的老祖父，還是不放心似的，又走到大寶房間裏去。

他想，孫子總是自己的孫子。一向以聰明出稱的大寶，難道讀書讀到大學都畢了業，還會做出送命的事情來嗎？

「大寶！大寶！爺爺不是外人，你的一切行爲也不用瞞我。我的年紀雖然老了，但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是很喜歡打抱不平的。」

大寶笑笑，沒有回答。

老祖父見着大寶的臉上現着笑容，便更坐近一步，笑嘻嘻的伏到他的耳朵旁邊說：「究竟××黨會到幾時成功呵！能够成功末，大家都有福氣呵！」

大寶心中覺得他的七十六歲的老祖父，比那一批二十幾歲的青年紳士，思想進步得多了。

「聽說××黨要把三十五歲以上的人都要殺完呢！」

「這是造謠！」

「聽說他們還要……」

「這也是不的確的吧——××黨就是「耙平王」呵！他們說：『現在天下太不平了，有錢的人吃得好，着得好，高樓堂屋，成倉成廩，大坵小坵……沒有錢人呢，却連一粒米蒂也沒有，莫說住的洋房，吃的大菜。』——所以他們要窮人聯起來，打平天下呢！」

祥福這老頭子好像有什麼會心似的，右手拉着領下的幾根梅花白的鬍鬚笑。

「幾時能够成功呵！早點能成功便大家有福享了。」

老祖父好像忘記了三寶的枉死一樣，帶着半信仰，半懷疑的態度走了。

第二天絕早，老祖父再到大寶媳婦房間裏去看大寶的時候，他只看見大寶媳婦抱着她的女兒，——他的曾孫女兒，在哺乳。而大寶呢，却早就出去了。

大寶出去了，一直又是半個多月沒有回家。

在這半個月中，聽說南山金竹岙，在十二月十六那天落雪的夜裏，有二百多人在開會。這一個消息是嚇得城裏城外的許多財主人家的心膽。他們有兩個人相遇的時候，便寒心的互相告語：

「今年怎麼過年呵！天下這麼亂！」

「聽說××黨在金竹岙開會，要進城哩！」

「有千把人呢！」

「唉！」

「唉！」

於是大家都相對的嘆氣，默默的走開。

但是，在這個消息中，他們却隱隱的在告訴說，大寶也在那裏開會，並且演說。

到了十二月廿五縣城裏是「市日」。許多有錢的鄉人，都到城裏來辦「過年貨」。從東南西北，遠遠近近集攏來。

他們在路上的路亭中，石橋或與土地廟旁邊的石碑中，白的牆壁上，都發現了一種焦辣辣，刺眼睛的大字。他們有許多人是不認識文字的，但總覺得這一路行來的，路上新添上的裝飾的刺眼與奇怪。他們當中，有許多認得字的呢，早就把那些句子讀在心裏，印在腦裏默想了。

那句子的意義，是說「窮人們聯合起來不還債。」

於是，在路上走的有許多人，便開始談起話來。

「窮人們真苦呵！一年苦到頭，到大年夜還不能過年。」

「真的大家能聯合起來，便是官府也沒有法子的。」

「窮人們，到是心願的；只是財主人家的人不肯不好呵！」

「天下總是窮人多呢！」

「官府要幫富人不好呵！」

於是這樣不負責任的談着，談着，走到城裏。

城裏街上的警察，今天是特別的多，城裏的街上，縣公署前面的照牆，進士牌坊與探花牌坊的牌坊柱，發源當店的石庫門外的高牆，以及一切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黑地寫白字，白地寫黑字。——都有了同樣的標語。

城裏的有錢的人，更寒心起來了；呵！這是……

十二月二十六，住在城裏，一向有三四年來沒有與大寶家來往了的堂份的舅舅，早晨便從城裏走到祥福老頭子的家裏。他大寶須得叫他舅舅，而他却須得叫祥福姨丈的。

那時，祥福這老頭子剛吃了早飯，提着一個手火爐，坐在廊下晒太陽。門前，道地的積雪，早已融清爽了；只是遠處的高山頭，還連遍的歪着頭，戴着白帽。

平梅舅舅走了進來，他來得突兀，這不能不使老頭子驚疑。他張起老眼來詳細的省察這位難得走來的客人。

「你身體還很健康呵！祥福丈！」

「是平梅嗎，難得難得！府上都好？」

「好呢！你府上都好嗎？」

「唉！再難說起，如今的家運，是一年不濟一年了。玉明自從那年與店裏東家鬧了之

後，一直到現在身體沒有好過。這幾日又病得倒床了。三寶在杭州讀讀書，又說是什麼黨，什麼黨把條命也送掉了。」

老頭子的乾癟的眼眶裏已經流出眼淚來了。

「老天應該把我先收了去，才是呢；要我吃到七十六歲，這幾日翻過去就是七十七歲的人了，活着眼看他們離散，我心裏實在是難過得很呵！」

平梅覺得這老頭子滔滔的把他自己的身境說了，到使得他難以啓口起來。

他想：這老頭子真可憐呵！我怎好告訴他關於大寶的消息呢！

他們是在太陽底下，相互的淒然了。

一陣冷風吹過屋簷，地上的垃圾在颯颯的顫動。他們身上，都同時覺着一陣冷噤。

「大寶是在大學裏畢了業了吧？」

「說是畢了業了。」祥福還是淒然的，「唉！」

「大學畢業了，總有好位置吧？」

「現在的時勢——也沒有哩！」

「呵！祥福丈！我沒有告訴你哩！」平梅似乎忽有所悟似的，輕輕的，鄭重其事，把自己的嘴巴俯到這老頭子的耳邊來。

「這樣的時勢，城裏，鄉下，因為各處都寫着許多大字，人心是非常惶恐的。」

「現在縣裏派出許多人去打聽，要捉這些擾亂治安的亂黨呢！」

「呵！我老了，我家又沒有人出去，怪道一點也不知道。」

「不知道嗎？莫怪你哩！——不過大家都說你們的大寶是在領頭的，並且有許多人看見過。」

「呵！這東西近來時常不歸家，不知躲在那裏！」

「你要當心，給他們捉去，又是討厭的呵！——說是要鎗……斃！」

平梅說到鎗斃的時候，雖然想把牠說得婉轉一點，但在老頭子的耳朵裏，却一樣的是比什麼還有刺激，還要響亮的說話。這一個刺激的反應在老頭子的心中腦中，簡直比第一次聽見三寶鎗斃的消息，以及三寶媳婦的哭聲還要震眩。他在眼前幻化出一個躺在血泊裏的三寶，又看見一個在血泊中掙扎的大寶！

一時間大家又震眩在恐怖的心境中。

平梅抬起頭來，看見祥福的半昏憤的情形，便偷偷的把自己的心思移到恐怖的範圍之外。一面在自己得意自己計劃的成功，一面還在計劃如何更進一步說話。

「祥福！現在時候還早，頂好是你快點把他叫轉來，坐在家中，不許他出外去東跑西跑，才可以免去這種閒分的是非。」

「是呵！你的話是不差的，我一定這樣辦。」

「我和你因為有親戚關係，有聽到什麼，總是不得不來說。」

「自然咯！親戚總是親戚！」

平梅立起來告辭了。但老頭子還要留他多坐一些。

他終於是他走了。

從平梅走了之後關於大寶的行蹤問題的，確很使老頭子注意的。金竹喬開會，城裏鄉下的寫字，窮人們賴債。三寶的枉死，許多許多的思想，把老頭子的腦筋弄得十二分昏亂。

這一天晚上，玉明的病更沉重起來。祥福這老頭子躺在床上，聽着他的呻吟聲，一點也沒有睡。

十二月的天氣，窗外的冷風如馳馬一般跑着，老頭子與他的老婆子睡在床上，簡直沒有熱氣。冷氣的壓迫與室內的淒涼，簡直不能使他感到半絲人生的樂趣。

在金錢社會之下，空氣固然是財產化，往往讓富人們專有；但溫度的享有權，亦何嘗

不是一樣。

玉明的這幾年來的半疾病的態度，原來是他的精神與肉體都受了傷殘的緣故。

在四年以前，玉明因為急需一筆家庭的用費，心願把自己的一坵肥田，低押給就近的一個大財主。那財主因為歎想他的肥田，便在事前有意圖賴他。過了一年之後，玉明積極的在家庭經濟上剋扣，積極的操持家政，才把這贖田的一筆費用籌好。但是，那裏曉得那個大財主，却存心圖賴，提出許多無理的條件，不準他贖取。

玉明是一個舊式社會的人，他不曉得現代是金錢萬能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之下，無錢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是有錢的人的對手的，但他却忍不住氣，一定要與他據理直爭。所謂理，又有什麼標準呢？橫人也有他自己的直道理的。他見到據理爭你不過的時候，便是謾罵。謾罵，無端的被人謾罵，有英雄氣概的玉明那裏會忍得住呢？於是，他便繼之以咆哮了。

咆哮，那是有心圖賴，沒法謀害你的田產的人的計劃中的事體。因爲你一咆哮，他便可毆打了。於是，在第三步，玉明便受了那富人有組織有計劃的毆打。

毆打之後，事情自然弄大了，鬧到官裏了。但是這有什麼用呢？

玉明的訴訟失敗之後，他便氣憤交加，鬱鬱不樂，覺得人世社會毫無道理，做人全無意味。

他的精神與肉體，便從那次之後，同時變了傷殘了。所以，這近幾年來，他是病病好好，一直沒有十二分健全過。

到了這一次，大概是因爲三寶枉死，心裏起了過分的悲傷的緣故吧？於是便病倒了。他病倒的時候，起初是以爲不要緊的；因爲他是老病。但這一次，却一倒在床上，便一日一日的沉重起來。

十二月二十六的那天晚上，天氣是特別的冷，祥福這老頭子，躺在床上一點也睡不

着。他隱隱之中，聽見玉明的呻吟聲，心裏便如刀割。

他覺得冷氣從四週襲進骨髓裏面來了，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他用手去摸摸他老太婆的腳，也是冷冰得像一根冰柱；但是她已經睡去了。

老頭子現在不能想像有系統的什麼東西，他的腦筋裏，他的幻覺的眼睛前，只是些零零亂亂的悽慘的幻影。

第二天，玉明的病更利害起來了，家中人都十分着急。二寶沒有讀多少書，人也不大聰明；所以他雖然在家裏，還是沒有十分用處。老祖父是行動也不大靈敏，而且也不大有多少意見的。其餘的都是女人，於是，這一早晨，就決定差一個人到城裏去把大寶尋回來。差去的人，是大寶的叔伯兄弟，叫阿六的，阿六在城裏尋不到大寶，因為大寶告訴他的家裏人說，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可到城裏慶生藥店去找他。但這幾天城裏風聲也很緊，所以當阿六開首去問大寶有沒有在此地時，他們的回答，簡直說是不認得，這裏沒有什

慶大寶小寶這個人。尋問再四，幸虧阿六靈敏，他說我是他家差來的人，因為他父親病得好利害，所以差我來尋他的。

慶生藥店的人，到了這時，才有點相信起來。他們說，「那末，我給你帶個信去。」

正在這個時候，慶生藥店的門口街上，忽然是一陣軍號的聲音，那聲音是十二分尖脆而鋒厲，餘音在肅殺嚴冬的空氣中繚繞，充滿了一種恐怖的气概。

好事的人們都從大街兩旁的巷口與店門中湧了出來，好奇的把自己的注意放入這恐怖的聲音中探討的突發的消息。

武裝的兵士，很威武的走了過來。在他們中間，大家看見一個身材適中，面目清秀，頭髮很自然的往後梳着的二十五六歲的青年。那人一定是犯了什麼法，被捉來的。

當他們一羣人走過之後，街上的人們的評論，都集中於這青年的身上。

「這人很漂亮呢！怎麼會做强盜！」

「不是強盜，是××黨呵！」

「××黨就是強盜呢！」

於是在這裏有人在討論這種區別。在另外一處呢，又有如下的議論：

「這人看來是很溫文的，而且家裏也不像沒有錢。」

「正是因爲不是沒有錢出來幫助窮人，才是好人呢？」

「不，有錢的人是慣會騙人的。」

「他沒有騙過你吧？」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呢？」

在這許多看客中，有幾個是認得這青年的。便是站在慶生藥店中的阿六也似乎在回憶中，不知在什麼地方與這人有過一面兩面之緣。但他却心裏自己在疑心，想不出來。

「呵！這是方金海的兒子方立山呢，我到幾乎把他忘記了。」

阿六聽到不知什麼人的說話，從那人背後重新看去，走路的姿勢，態度都完全把他證明了是方立山。

方立山也曾到杭州去讀過書，是北鄉人，從前是常常到大寶家裏來的。他是大寶的朋友。

阿立山爲什麼被捉呢！阿六雖則不管閒事，但也明瞭了一半了。他閉着眼，覺得立山的一步步又不是泰然，又不是發急的態度，便是大寶的命運的先兆。他覺得大寶的環境也是很危險了。

「請你通知一聲大寶，因爲他父親病重。」阿六籌思了多時之後，才回過頭來對慶生藥店中的一個夥友說。「費神得很，我現在先回去了。」他說了，便走出慶生藥店。

阿六回到大寶的家裏，已經是正午十二點鐘以後。那時玉明的病，已經更加危急，家中的人，都是驚惶失措的莫知如何。就近的醫生都請來了，但醫生也無法想。因爲他從阿

六去後到阿六回來的中間，已經昏厥過兩次了。

玉明的繼室，大寶們的後母，早已含淚哭泣。她在盡量的自嘆命苦，因為她是寡婦再婚，嫁給玉明的。她的腦中，在不久以前還不時浮現起她前夫死時的淒涼與慘狀，誰知現在又要把她的一團聚到老一的夢境打破了。她真悲傷的利害。

在急遽中，家人們的做事是茫無頭緒的樣子。阿六絕早起來給他們跑到城裏，又從城裏跑了回來；——他跑了這樣多的路，一直還沒有吃飯，但是却沒有人顧到。

及到後來，阿六自己說了，大寶媳婦才去燒點心給他吃。

這裏，阿六正在這邊吃點心。那邊，玉明的房裏，哭聲又震撼得天崩地陷了。

玉明是第三次昏厥去了。

喊聲，哭聲，悲嘆聲，籠罩着整個的悲哀的空氣。但是，這一次的昏厥，卻不能如第一第二兩次之可以叫得回來了。

於是，祥福這老頭子，在室內「唉喏」「唉喏」的踱着，用兩隻腳在地上頓，用手敲棹上敲，用乾癟的含淚的老眼，送他的兒子的終了。

這幾天踏了出去，便是七十七歲了的老人，要在送自己的兒子的終呢！

「唉喏！唉喏！老天是做差了的，應該是掉我去的呵！留着這老不死何用呢？唉喏，唉喏！真是家門顛倒，坎頭不幸！」

於是，全家都充滿着淒慘的哭聲。

在忙亂中，灰色的調子，伴着灰色的陰影侵蝕了來。陰夜如死人的影子，慢慢的在人間出沒。

大寶在夜色蒼茫，哭聲潦亂中，始到了家。可憐受了強豪之壓迫，一直到了死還不會吐氣過的可憐的父親的結果，在大寶心中，覺得沒有悲哀，只有憤怒，不必哀哭，只須反抗。因為他是更了解人生了。他是更確信他所走的唯一的出路了。

家中的人都說大寶是變了。父親死了，也不曉得悲哀，弟弟死了，不知道痛悼。

這一天的晚上，他是在家裏守着他父親的靈柩的。第二天也在家裏料理一切雜事。但第二天晚上，他的父親的靈柩還沒有抬出去呢，他却沒有在家守靈了。

好像有誰告訴了他似的；果然，第三天的早晨，就有五六名的司法警察，到了這停着靈柩，充滿了悲哀的一家人家，探聽他的繼承長子，有沒有在家。那是縣中來的法警，大概是因了就近的豪紳，密告了來捕捉大寶的。

七十六歲了，自己呪咀爲老不死的祥福這老頭子，在無可如何中，勉強出來應客。他含着淚在乾癟的眼眶裏，用顫動的表情告訴法警們，說大寶沒有在家。但法警們是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

法警們是穿房入戶的什麼地方都不留情的進去找尋，自然沒有找到大寶。

「禍不單行，」「屋破連夜雨，」的兩句世故的說話，把全副的悲哀的色彩都感染

在祥福這殘暮的心境上。

「唉！唉！唉！老天是沒有眼了，我沒有想到我的家庭是敗得這麼快！唉！唉！唉！」老頭子只是不住的搔首，頓腳，悲號。

法警們找到了二寶，他們却硬要派他替大寶。

大寶的罪名還不得而知呢，爲什麼就要這樣罪大惡極的連累到他的兄弟呢？

祥福這老頭子幾乎昏厥了。沒有幾日以前，自己倆老雙全，一個兒子，三個孫子的有福有壽的老頭子，沒有幾日，就看得見他們的悲慘的分散。三寶是冤枉的死了，大寶是不知去向，玉明是冷僵的躺在棺材裏面，棺材是無情的躺在中堂上；至於二寶呢，呵！冤枉的

二寶！

「唉！家門不幸！換了我去吧？換了我去吧？」

祥福只是狂呼，只是狂呼。

在一種複雜的奇怪的聲中，老實而不敢多言的二寶，失了魂似的給他們拖來拉去的吆喝着。

經過了隣里與親戚的勸解，與老頭子的發狂似的爭持，才把二寶留了下來。

於是對於這幾名特別開恩的法警老爺，特別的辦理一席報答的酒席。幸虧是喪家，許多早就預備起來做治喪酒用的酒菜，便請這一批老爺們先嘗。

在恐怖的情調中過二個多鐘頭，一直到了法警老爺們吃了酒回去之後，空氣才和緩一些。

這一天下午二時，是大寶的父親出殯的日子。本來有三個活龍活虎似的兒子的玉明，到了這時，只剩有一個兒子扶他的棺材了。

出殯的時辰，本來是在「未」時的，但因為法警老爺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三點鐘差不多了，所以趕緊預備起來，已經是「申」時了。

冬天的日子是這麼短！一切悲慘的事，都伴着悲慘的環境與時間同來。暮色是漸漸的消沉來了，陰雲遮着殘日，早就覺得這天氣陰慘得怕人。二寶的作事是這樣的不靈敏，祥福因為是處在這種情形下的老頭子，心裏便非常暴躁發急。許多婦人們，事情到一點也做不出來，但悲哭與呼號的聲音，却實在會把人們的神經擾昏。

事情在一種特別的條件之下，每每是愈急愈慌，愈慌愈亂的。這一次玉明的出殯，就是這個樣子。但牠的內部，却多了一種灰色的背景與灰色的悲哀。

「動身炮」是已經打過，棺材的繩索早已絡了，已經抬起來預備開步了。但是，半寸口徑，簇簇新新的大麻索子，却會如斬斷一樣的「扎」然一聲，斷了下來。

時間是已經很晚了，一種的鄉村的迷信思想沾滿在腦筋的人們，都不期然而然的心裏着了驚慌。一個，「玉明這樣死了是勿心過（不甘願）的」想頭，便立刻滋生入每一個人的心中。同時，幾個膽小的人身上，便着了一身涼，長上一身汗毛。

恐懼在這個人的心頭跳到那一個人的胸口，陰慘從這人的眼前閃過那人的耳際，大家莫可言說的覺得這位有靈性的死鬼，便是站立在他們的眼前——不能說怕，又不能不怕，總覺得是一種神祕而陰險的景象。

在各人正在惶恐，匆忙中，大寶却在人叢走了進來。

對於大寶的進來，各人的心中，又操着一種奇異的心情。大寶毫不驚慌，只如平常一樣的走到他父親的棺材旁邊。他沒有穿麻衣孝服，他靠着父親的棺材，用手徐徐摩撫。

抬棺材的人，重新把棺材絡好，大寶就與二寶一樣的扶着棺材，在後面的許多婦人的嘈雜的哭聲中送了他父親上山。「這大概是因爲死鬼要等他的，大寶前來見一次面才肯起身的緣故吧？」各人心中都這樣想。

暮色已經濃厚到幾乎沒有透明的成分時，葬事還沒有料理得清楚，及到回來的時候，空虛的室內，早已掌上陰慘的燈火了。

家裏並不缺少了什麼東西，但在各人的心中，却總覺得是空虛萬分的樣子。空氣是異樣的空氣，情調也是異樣情調。

祥福老祖父沉默的在黑暗的小樓上，那裏是他的休息室。

各人心中都沒有說話，只有大寶的後母，悲哀得不會吃飯，等等又嗚咽起來，想想又大哭起來。

異樣的空氣與異樣的情調，空虛與不着邊際；找不到頭緒的悲哀。這一夜，這一家人就在這種情形過去。

第二天，祥福是很早的起來，在小樓上點香念太上感應篇。

大寶也是很早的起來想出去，他聽見他祖父念經的聲音，所以就走上祖父的小樓。外面的空氣的緊張，與大寶在家的危險，這是家裏的人所曉得的，所以對於大寶的走是早已不成問題。

「祖父我想出去了。」大寶急匆匆的說。

「到了這個時候，我也不能說要留你在家裏。」老祖父說：「昨天的事，幸虧你自己沒有在家裏，總算有了天幸。呵，真是急死了我！」

「你現在這麼大的年紀；你做的事情，我也不來批評你。在我，我只有天天爲你祝福，爲你念解切經，念太上感應篇。」

大寶聽到許多迷信的說話，覺得這完全是可笑。他本想批評他祖父幾句，但一轉念間，又忍下了。

「我是這麼老了，我是今天死，明天死，都不曉得的；你現在，無論到那裏去都可以，我也不來問你；只是你應該給我一個通信的地方，我倘使一旦死了，也可以通知你。」

悲哀的情調是從祖父的語音中侵襲到大寶的心中，他立刻把剛才對於祖父的反感忘記了。「可憐的祖父呵！」他在心中默默的想着。

「你要出去了，我要吩咐你兩句話。第一，你自己的身體要保養得好，便是你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身體總要保重。到處都要自己當心，我在這裏，也給你念解却經，感應篇。第二，良心總要放和平些。殺人放火這種損陰隲的事情，我們不要去做。」

大寶覺得祖父畢竟是一個祖父，便也沒有什麼話說。

「祖父，我走了。」祖父沒有答應。等了一下，祖父說：

「大寶！」

「唔！」

「有機會回家，你應該時時回來，看看我們。」

「曉得的。」

大寶說了之後，就匆匆的下樓，從後門出去了。

望着大寶的背影，七十六歲的老祥福不禁微微的嘆出了一口氣。

勦匪

這幾日來，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城裏是日夕的放哨，城門是不到太陽下山就關閉起來，斷絕交通。大家都說東鄉有多少土匪，如何如何的要進城，西鄉又有多少共產黨，如何如何的在那裏繳槍，預備進城。省防軍是全數開出去了，但說恐怕不夠，要到鄰縣去借兵。城中是空虛的，只剩有幾個放哨的司法警察，所以戒備要特別嚴密。

前幾日，聽說東鄉海灣口有二百三十土匪，聚集在李姓的祠堂裏，要李祝秀先生拿出三千塊大洋做開拔費，要開拔進城，不然，便要殺人燒屋。這消息傳進城裏後，城裏的富人又是偷偷的捏一把冷汗。於是縣長也覺得這事情是危在旦夕的，便同省防軍的營長商量，趕快統領大軍去勦匪。

兵士在走出東門的時候，忽然聽見頭上的老鴉，在呱呱的亂叫，不免都覺得自己的

心裏有點異樣。這自然是普通的心理，拿了國家九元錢一月的糧餉，——三元錢一月的飯費先要現錢付了的，而每月的糧餉還是要一月二月三月的拖欠着的當兵的生活，誰高興用性命拿出來與土匪們拚命呢？何況據謠傳，又說李氏宗祠中住着土匪足足有三百人，而且一大半都是有傢伙的，木壳槍也有五六十支呢！

「呸！」這一隊兵士中的一個，因為聽見老鴉的叫聲，好像發覺有什麼不祥之兆似的，便呸了一聲以期趨吉避凶。

但是他們還是硬着頭皮，向前進行。

這個年頭兒，除了幾個有錢的富翁以外，誰個的日子是好過的；不用說遠，便是他們到東鄉去剿匪的兄弟當中，有那一個是生活過得安泰的。在失了業，閒着沒有事做的時候，覺得能够去吃一名糧也好。但這真是沒法的事呵！——在軍營中，誰不厭倦這軍營的生活呢！

好像在安縣這種地方，革命的潮水既已流過去了，青天白日旗既已掛上了以後，戰事是大概少於發生的；只是恐怕還有土匪，或是兩村異族的械鬥發現時，還得用出差。在營中住着，怪悶氣的，而且便是推推小牌九，贏來輸去也都是在自己弟兄們的手中，沒有多大出息；所以出差到是好去處。出差當中，頂好是人命案，檢屍等，次之是禁烟，或鎮壓械鬥。

因為他們營裏的兄弟，一到了鄉下之後，不怕主人不殺雞宰羊給他們吃的；他們識相的便自己殺，樂得做做人情；不識相的，誰管得這許多，兄弟們自己會動手。至於素來的所謂剿匪呢，那還不是祇到了一到，在村莊的什麼人家，大吃幾天便回來消差了嗎？

但是，這一次可不同了；第一，這幾日風聲緊得特異——就是官長們也覺得這次不很尋常；第二，平縣的翠蘭鎮被八九百豎着紅旗，持着鐮刀鋤頭的土匪圍燒了，也是實有其事；第三，土匪聽說有三四百，而且有好傢伙，你這幾個兵走去也當不了什麼？第四，真真

的土匪，他們是拚命的，而當兵的卻是「紙老虎」，只能到一到，給他們嚇一嚇而已。如果他們真的要拚命起來，兄弟們的連吃飯九元錢，一月的性命，是不高興和他們拚的；還有第五……

總之，這一次是非同尋常；在平常出差的時候，一出了城門，兄弟們腳就輕起來，精神也活潑起來，隊伍可以隨便一點，說話也多了，關於吃的，關於賭的，以及關於女人的，無所不談；但這一次的出了城門，第一就聽見這不祥的老鴉的叫聲，叫得每一個兄弟們在胸頭發跳。他們各自在心中依着自己的環境與生活推想，如果這一次到了海灣口，給他們圍起來燒死了，同平縣的事情一樣的，那我的年老的母親，我的年輕的姘識的王寡婦，我的定製在首飾店的金鍊練，等等未了的事，將如何了結呢？但這不過在各人心中自己想著的事，卻不敢說出來，因為說出來之後，恐怕他人罵他無膽量，怕死；其實，大家卻是一樣的有這樣心思；於是大家都沉默着，恐懼鎖住各人的眉頭，憂愁籠罩在大家的臉上，大

家沉默的走上東門大道，向海灣口進發。

他們一共是兩排人，但連長卻是同來的。這連長倒是一個好人，是學界出身的。從前也會經當過兩年小學教員，後來便去考軍官學校了。他是一個很忠實的同志，主義又很了解，所以什麼人都相信他。他知道說馬克司是社會的病理家，而孫總理卻是社會的生理家。所以他曉得一切的擾亂社會如盜匪等都是害社會的，都是馬克司信徒，換言之，直截了當就是××黨。

連長是忠實同志，凡是忠實同志，對於××黨都應該痛恨入骨的；所以在連長的眼中，這一次帶兵到海灣口去剿匪，實在是救國救民的大義舉。

「連長！聽說土匪有三四百呢，我們這幾個人走去當什麼？」因為是走出鄉下，隊伍已亂了一點，於是紀律也隨便一點了，所以有一個兵士這樣的問。

「不，呆東西，這點都不曉得，那裏有土匪，那不過是鄉村裏的窮人，老百姓，××黨……」

……××黨搗亂，烏合之衆，只要我們一到，他們便會抱頭鼠竄，烟消雲散了。」

連長說了之後，輕輕的舒了一口氣；這一口氣的意思，是在表示自己的高見，安閑，以及壯壯兵士們的膽魄的。

「××黨是老百姓，難道土匪不是老百姓嗎？難道我們兄弟們又不是老百姓出身嗎？」連長曾經稱他爲呆東西的那個兵士，如今的確有些呆起來，甚至這一點小問題，他一時也想不通。但是他又不敢再問。

「××黨是很陰險的，什麼地方都會鑽進去；並且他們心腸也狠毒，要到處殺人放火。」說到××黨，連長便盡力的宣傳反共。

「連長，說××黨要共產公妻，真的嗎？如果真是如此，我……」

「他還沒有老婆呢！」另外的一個兄弟搶着說了，於是他們都大笑起來。

「連長，××黨殺的是什麼人呢？」

「那自然是殺有錢的人；」連長想了一想，又更正的說。「不，什麼人都殺，完全同我們作對。」

「我們也要殺人呢？」

「那自然那是殺不好的人，惡的人，害人的人。」

這兵士本想再質問最近一個在省城冤枉了而受槍斃的青年，因為那青年是一個拘謹的學生，是他的鄰舍，是一個可憐的寡婦的獨養子，所以他曉得他的情形很詳細，無論如何也不會做亂黨的，但是他卻槍斃了。那槍斃的原因，便是說他是有了嫌疑，這是誰都不能相信的事。槍斃以後他的屍首不知拋在何處，我也找不到，因此去探問一下，而探問的結果卻知道當日槍斃了的青年學生，同他一樣的，有十八九個之多哩；並且聽說其中最小的一個，還只有十四歲哩。難道這麼年紀輕輕的人，便是惡人，便是害人的人，而應該十惡不赦的槍斃了嗎？但是他不敢問，因為上司做的事，總是對的，只好沉默着。

他們這樣進行着，進行着。到了一個村莊的時候，那軍號便洋洋的吹起來，震驚得一村中的人們莫知所措，不知是躲避好呢，還是可以跑出去看看的好。

在連長的意思，這一次的出差，一定要顯一顯自己是軍官學校出身的好身手；他常常說，打土匪算什麼呢，真真的火線也上過幾場呢！所以他這一次，心裏想着，無論如何，要活捉幾個××黨，要他們自己擔幾擔頭顱來，殺得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大號子吹進城裏，才算威風呢！

用強盜擔強盜的人頭的事，是很平常的；聽說在從前有辮子的時候是更有趣，更容易措置的，只要幾支辮子往上一結，一根扁擔一穿，就可以擔的。可是民國以後，沒有辮子的頭，也只好用「西瓜絡」了。至於處置強盜的人頭，強盜呢，倘使那個強盜的腳肚或是那裏打傷了一鎗，不能再逃的，則更好；否則，便要用一把小尖刀來挖一個洞，從頭圈骨或肩胛骨那裏先穿一刀，於是再把麻繩穿過去結好了；那麻繩的另一端呢，（註）牽在另外的一

個兵士手裏。於是這人的肩上，便擔着他們的兄弟們的頭顱走路。倘使那一串一串的頭顱還在流血，他們便可以踏着血跡前進。

這種情形，在安縣這種地方，要只早十來年以前，還是時常可以看見的；只是現在，時勢有些不同了，雖能遇到這種情形，有許多人頭可擔，但已經失了辮子，沒有從前的那麼天然便利了。——這是很可惜的事呵！

大概爲了這一點，連長覺得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慨。因爲連長想起這一次活捉着土匪告捷回城的盛事呵！

傍午的時候，連長吩咐在距海灣口還有三十里的松山村吃飯。他們是兩排人，再連上連長排長以及雜差等許多人，大概有十幾桌人的飯食。松山是小村，距離熱鬧市場又遠，事前又沒有通知，又說不要聲張，恐怕海灣口的土匪知道，真是弄得松山的人，手足不知所措，儘在那裏爲難。

「我們不要白吃你們的！」連長吩咐說，「你們儘管把飯燒起來，小菜弄得適口一點；要多少錢，我們會算還給你們的。」

連長既這樣吩咐了，於是村人們便分頭去燒飯去。這真是從天上跌下來的命令，遲一刻執行，都不可以的。

連長坐在一家人家的中堂上抽烟，兄弟們的槍械都擱在這中堂的兩旁，而人卻散到各家人家去打混。

村中的狗，本來是無論看見那個陌生人，都是很會號叫的，如今看見這許多「武裝同志」，都把尾巴夾在屁股縫裏，垂頭喪氣的躲到屋後的草場上去了，村中的小孩子們，起初是不敢出來的，後來見沒有動靜，才一個一個的敢出去探看。

草場上除了幾隻村狗以外，還有一大羣的雄雞與母雞。那幾隻雞真是特別的肥，引得一個愛喝酒的兄弟，垂涎欲滴。看那雄雞的起勁的腳爪，他便想像着那下酒最好的兩

隻肥嫩的雞腿；最先，他是先走過看看，用手做去捉牠的姿勢，誰知那雄雞非但不跟着母雞們警惶失措的亂逃，牠還敢立定了腳跟，返過頭來，同這位兄弟看看口內咯咯的叫着，嘴甲便作出似乎要同他對啄的狀態。於是我們的兄弟，便有些不相信起來，他好奇似的倒要捉一捉這隻雄雞。誰知更其奇怪，那兄弟的手剛想伸下去捉，無意之間，卻先被那雄雞跳起來用腳爪抓了一下。這一下吓卻抓得我們的兄弟怒上心頭，非要捉住牠不可了。於是他忍着痛，再繼續去捉，追了幾個圈兒後，居然被他捉住了，但雄雞是兩隻翼膀用力的拍了起來，拍上他的面頰，又用腳爪在他的面上抓了幾個破洞，他心裏一痛，兩手一鬆，雄雞又在手中逃掉了。這可使他憤恨了，忽然想起他常背的朋友——洋槍，便趕快去拿了來，遠遠的對準那雄雞便是「碰」然的一槍，一時槍聲震撼林屋，驚飛了樹上的棲鳥，震哭了剛才漸漸膽大起來，敢於出來看看的孩子。於是大家都趕了出來，看見他的掛着一條一條血淋淋的傷痕的面上含着報讎的表情，而雄雞卻仍舊沒有被他打倒。

這自然是很可恨的事，現在，這許多兄弟都出來看了，自己的面上，又給牠抓得血淋淋，這於面子上也下不了台，所以他便羞惱成怒的再提起洋槍來放，大家都大喊起來，止也止不住他，弄得一草場的雞犬等都不安起來，驚惶失措，東奔西竄。至於那養雞的，而且愛雞如自己的性命的村婦們，更是躲在他人的背後急得流汗，口裏哼着「阿哪哪！」

這一來，終於給他打死兩隻母雞；但那隻雄雞呢，卻仍舊沒有打倒。

各家的午飯，差不多已經燒好了；現在又打死了兩隻雞，卻無論如何也應該給他吃了的，所以又要重新來燒湯，拔雞毛，煮雞。這兩隻母雞躺在地上，看看實在肥嫩；於是非但衆位兄弟們的口裏跑出了滿口的涎水，就是排長連長們又何嘗不饒涎呢？

「這兩隻母雞，煮湯也吃不遍。兄弟們人有七八十。」本來好像是不成問題的，但忽然間不知經了什麼人這樣一說，好像各人都驚醒了，問題就放在眼前，兄弟們都是一樣

的，誰可以特別享福些呢？

這其間，雖然有人主張把兩隻雞都孝敬給連長吃，那位面孔被雄雞抓破的兄弟卻主張一隻孝敬連長，而另外一隻他自己吃。但是，照目前的情勢看來，如果各位兄弟中有一個沒有一塊肥嫩的雞肉入口，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你聽，你聽，在兄弟們當中，不是喊出「要吃，大家都吃！」的口號了嗎？這自然是使連長都覺得有些困難的，難道叫連長也把這隻已經到口邊了的母雞丟掉嗎？於是我們的連長便躊躇了一下子，想出了一個妥善的辦法，立刻命令村人們，每份人家再殺雞一隻來做「下飯」的添菜，橫豎飯錢多寡，等一回兒一同可以算的。村人們雖然心裏不忍，尤其婦人們覺得心痛，但亦無可奈何，只得上天落地的去飛捕雄雞或母雞來殺。頂晦氣的自然是母雞們了，無緣無故的，送了十幾隻的性命。

到雞燒好的時候，因為連長的意思，下半日還要走路，弄得不好，也許還要開火，所以

不許兄弟們多喝酒，不過連長自己多喝一點卻是不妨的。

兄弟們因為沒有多少酒，吃了飯便去吹歸隊號集隊；但是兄弟們雖集攏來了，而排長及幾個小隊長，還在陪着連長喝酒，終於很散亂的在走動。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軍校畢業出來的連長，他也只好憤憤的，同小孩悲憤自己手中的麥餅給狗吃了般似的離開了桌子，束他的腰間的皮帶了。

時間是過得這樣的快，等到隊排好，可以出發時，已經是三點缺十分了。「呀！不得了，在此地吃一餐中飯，一停便停到三點鐘，快出發，快出發！」連長發急的催促着，於是軍隊便開步走，離開這村莊了。這時候，連長自然是很忙而且很急，顧不得那村裏的飯錢和雞錢等事，便押着大隊走了。——至於說連長有意要在村人們身上揩油，故意不付飯錢而去，那是不會的。

安縣東門距離海灣口大約是七十多里，但兄弟們因為上午出發得不大早，路上走

得也不十分快，而在這村裏吃中飯又耽擱了兩三個鐘頭，而下半天的路程差不多還有三十多里，這怎能不使連長發急？

這時候，雖還是暮春三月的溫和天氣，但因為兄弟們是遠道的，並且背上又背了幾十夾的子彈與一桿洋槍，又加大家都喝了一點酒，所以他們心身兩方面，都發熱起來了，他們便把衣服脫下來背在背上就道。但是春天的天氣是這樣容易變化，走了還不上十幾里路，在那山隈的轉彎處，忽然吹來了一陣涼入心脾的海風，那裏是已經靠近海面了。同時，剛才如火如荼的太陽，到此刻也被這山尖浮起的一朵灰雲罩住，天色立刻轉成薄暮的景象了。

這可使連長們更發急了，第一，這一帶是荒涼的海濱，除了有一兩間漁人的茅屋以外，就近一二十里的範圍內，沒有一個的海灣口那樣的大村可以供這許多兄弟們屯駐的；第二，從城裏起身，一共只有七八十里的路程，如果要在路上擔擱一夜才到目的地，那

對於自己軍官學校出身的頭銜與名譽，以及在營長而前所說的自負的話，都十分有關。何況還有第三個原因，若是在路上擔擱一夜，那消息給土匪們知道了，便會逃避得一個也拿不着的；非但如此，也許土匪還要在深更半夜，乘兄弟們濃睡的時候，來襲擊他們呢。呵，呵！討厭極了，危險極了！

海邊的天氣，真是最多變化的，轉眼間便從那一片剛才起來遮住太陽的灰雲中，滴滴答答的下起雨來了。

這真沒有辦法，連長除了吩咐兄弟們跑步前進以外，連躲一躲雨的地方和時間都沒有。但是，海邊的天氣，真會惡作劇，及到兄弟們的衣服打得盡濕了，剛才吃下去的一點酒意盡消了的時候，雨又停了，天又放晴了。這真可惡，一晴了之後，冷風便一陣陣的襲來，太陽也在雲縫中隱現，不久便要下去。於是兄弟們的身上覺得一陣陣的冷了起來。

「這是什麼生活呢，九元錢一月呵！」兄弟們當中便有這樣怨艾的聲音。

「老天也要同我們兄弟們尋開心，鬧玩笑呢！」另一個冷然的聲音。

「誰叫我們來受苦的？吃力的不討好，討好的不吃力。」又是另外的一個聲音，這聲音是隱隱的在反抗上司，痛罵上級的吃鴉片，擁姨太太而不做事的軍官了，這簡直是近於反革命的口氣了！

那時我們的連長，一點也沒有什麼話說。他是正在思量到了海灣口後的情形。「最好，還是那些土匪看見我的兵一到，——他想，早就望風逃散了罷，這樣我纔可以預備今晚的宿處，更換這身上的衣服。聽說李祝秀家裏有幾個使女同媳婦都很好的，我頂好宿到他家裏去……晚上自然是要喝點兒酒，因為淋了這場雨，倘使不喝些酒，恐怕要受濕氣。將來要發病呢……」

太陽就在這時不聲不響的下山了。一忽兒，天就暗了下來，山路迷迷茫茫的，辨不出路徑。這時，大家本來心裏已經發了慌了；再加上山路上時有突兀的岩石來碰他們的脚

尖，使他們眼前冒出星火，大呼見鬼。

到了海灣口，已經是上燈以後的時候了。雖然他們不敢吹軍號，但又不得不吹，因為鄉下人家，大半都是不點燈睡覺的；所以當他們到時，村中完全黑暗。他們躊躇着，不曉得敵情，不曉得地理形勢，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中，只好把軍號吹起來，壯壯聲勢。正在這個時候，連長卻開亮了握在手裏的電筒，向四處照射，原來他們立着的地方，正是李氏宗祠的門前。宗祠的大門是半開着的，兄弟們大着膽，扳好了洋槍機頭，探頭去望望，裏面卻是陰慘沉默的；所謂四五百土匪，有傢伙的是一大半，木壳槍也七八十枝，屯在李氏宗祠，預備進城的土匪，事實上，卻只見了空虛。接着許多兄弟，連長，排長都走了進去，那不過是衝破了固有寂寞，趕走了一些陰慘的空氣吧了，然而所謂土匪，還是在可有可無半信半疑之中。

這時候他們的膽量是增大了許多了，從新又吹軍號。這軍號是吹得這樣的起勁而

有聲色，立刻把那些早睡的鄉人們從他們的破板床上，老妻的懷中酣睡的夢鄉喚醒，從破碎的被窩中鑽出來，驚惶失措的開門探望。

李氏宗祠前是聚滿了許多好事的人，但連長卻沒看見像紳士或富翁模樣的李祝秀來歡迎他。

這時候，土匪的有無倒是其次，頂要緊是吃飯問題，將如何解決。兄弟們是餓得氣急了，不住地咕嚕着「這種奇怪的地方，連紳士，頭腦人都沒有的。」飢火從心底燃燒起來，漸漸地化做怒火，而延燒到頭頂與腳底，再擴散到全身，而似乎要從每個毛孔噴冒出來的樣子。在疲倦與憤怒的兩種心情之下的兄弟們，簡直覺得這裏的人民，每個都可惡得可以捉來槍斃的。

後來，連長命令一個鄉人帶路，尋到李祝秀家裏去。原來李祝秀不在家裏，他家裏除了他的六十多歲的老父與幾個幫工以外，更沒有可以出來接客的男人在。祝秀在家的

時候，凡是有官兵到來，都是他家裏招待的；但這一次卻因為祝秀的不在家而失了禮，觸怒了連長了。當連長怒氣沖沖的走進祝秀的家裏時，祝秀的老頭子還是在床上遲鈍的重新披衣穿鞋子；等了一忽，祝秀的老頭子走了出來，我們的連長已經在中堂裏拍着桌子大罵起來了。

老頭子自然是出來陪幾個不是，再吩咐家裏的幫工們快送燈火到李氏宗祠去，一面趕快預備飯食，一面預備床鋪。

「我們是來替你們剿匪的，你們倒安安穩穩的早就睡了，迎接也不來迎接。」

「我們是奉着上司的命令來保護治安的，你們這樣的自大，小看了我們，就是小看了上司！那還了得。」

「那……那，那裏，那裏……」老頭子是在發抖的辨明，「實……實……實……實在是因爲沒有土匪，那些人是早已散了……我們以爲老，老，老爺們是不來的了，所以沒有，沒有

預備，請老老爺息怒，原諒原諒！」

那邊，兄弟們還是站在黑暗的李氏宗祠中；怒火在週身噴冒，無謂的謾罵不住的傾吐，弄得空氣更嘈雜得很。

正是這個時候，李氏宗祠的大堂，在黑暗中忽然碰然的響了一聲，於是兄弟們都驚慌了，以為這裏一定有伏兵，是中了土匪的計，走入他們的圈網中了。幸虧那時各位兄弟還沒有把洋槍放下，於是各人便扳好機頭，屏着氣息面面相覷，不敢稍動。

幸而這時際李祝秀家裏的那個幫工送燈來了，緊張的空氣纔懈鬆了一半，驚惶與禦敵的心情也放寬了許多。

兄弟們押着幫工將燈拿在前面，弄得這幫工是戰戰兢兢，莫明其妙起來。

於是靠了燈的光亮，在祠堂的中間，大燈台的前面，香桌之下的稻草堆中，發現了兩個發抖着的人影。那是兩個形似乞丐的傢伙，在兄弟們的眼中看來，那不過是形似罷了，

恐怕這就是真真的無產階級，窮煞黨了，也恐怕就是殺人放火的土匪了，土匪們是時常帶短傢伙的兄弟都早就知道這一點，所以一時不敢近他；於是大家在隱約的燈光中看這兩這屈縮一團的土匪在香桌下一點一點的把黑影紳長起來，同時，那機警的兄弟，就用洋槍瞄準他們，威嚇他們，不准他們動彈。

兩個乞丐，無抵抗的被捉起來。

「土匪，土匪的暗探！」

一個聰明的兄弟一喊，其餘的兄弟都隨從而相信了。

「暗探，暗探捉住了，哼！不是暗探，他爲什麼在這黑暗地方呢！」

這推論自然是十二分的正確，於是兄弟們是極端的相信了。

「哈哈，捉住兩個暗探！捉住兩個暗探！」

「呵，呵！兄弟們當心，恐怕四面還有埋伏呢！」

「呵，呵！快快，外面有埋伏呢，快快！」

在這樣嘈雜的，轉變事實的呼聲中，兩個乞丐已經嚇得不能把呼救，求援，辨白的語聲送到兄弟們的耳朵裏，只好給他們兩手反縛起來，拖拖扯扯的被拉了出來了。

雨後海邊的黑夜，海風在樹梢上吹拂，人影從祠堂中隱約的燈火中映照出來，凌亂的投射在門外茫茫夜色中的地上，好像一羣烏合之衆在兄弟們的前面急速地潰散開來。

「呵！土匪逃去了，在前面，在前面！」勇敢而跑在前面當頭陣的兄弟，一眼看見了前面的人影，便喊了起來。後面的兄弟，聽見喊土匪在前面，便愈加努力的往前跑。有的是看見了，有的是當做看見了，也隨和着喊「在前面，在前面，」但有的卻也太笨一點，落了後，便光大了眼睛而急促的探問，「在那裏在那裏？」

「逃了，逃了，——開槍！」那開槍的命令不知是那一個發的，不知是出自連長之口，

或是排長之口，抑還是兄弟之口；不過，這口令既已喊出，那受過多時的訓練，養成以服從爲美德的有紀律的軍隊，自然只有依命令執行了。這急促的命令剛喚出，第一槍已碰然的接着響了，於是，接着便辟力拍拉不絕地的響起來。接着，聲勢緩了一緩，斷斷續續的辟，拍，辟，拍的又響了一陣，然後槍聲完全靜了。土匪是逃得無影無蹤了，不知他們帶傷逃走了幾人。有許多兄弟們還在後悔，說應該趁這個時候再追趕一陣，起碼就可捉到幾個帶傷的傢伙，也許能在他們的口中還可以探出一些消息，如今竟便宜了這批狗東西，讓他們逃生了。其實，這不能說是兄弟們不努力，實在因爲天太黑，地下又滑得很，又是高低不平，弄得要追也無可追呵！不信，兄弟們已經有幾個滑倒在坡下呢！

當弟兄們在李宗祠裏捉住兩個乞丐的時候，連長正在祝秀先生家裏，與他的老父大發脾氣，拍桌子大罵着，「這真是胡說！又沒有土匪，又是那些人散了；慢慢，老人家，我問你，那些散了的人不是土匪嗎？」

「那是，那就是，我們四近的一班農人與漁人呀！」

「他們要集合起來做什麼呢？」

「說要會會同行，生活太苦，米糧太貴呵！他們也實在苦極呢！年來這樣捐，那樣稅，也虧得他們維持。」

「這有什麼相干呢，難道國家加了捐稅，就要叫他們去做土匪去？」

「不是呵，他們想少交一點租呢，少交一點利錢呢！」

「不交租，不還賬，哼哼！那便是××黨啲！」

「不，不，他們說是什麼農民協會，漁民協會呢！」

「啊，啊，那還得了！那便是××黨的機關，××黨的陰謀！你說，你快點說出來，那爲首的是什麼人，那個領袖，我要給他捉去，立刻給他鎗斃！什麼人，什麼名字，你快說出來……」

忽然外面是一陣喊聲，接着是一陣驚天動地的槍聲，槍聲與喊聲中，連長還隱隱的

聽到「逃了，在那裏，在前面」的呼聲。連長料定是外面出了什麼亂子了，立刻丟了這無知的不識時務的老頭，拔腳向外面飛跑。

在急遽中，連長在沒有跑出祝秀的屋子以前，已經東碰西撞的推倒許多東西，碰痛了自己的腳骨，幾乎跌開了自己頭皮。及到跑出門口，那海邊的雨後的泥地，又不平又滑；並且連長因為拍桌大罵，所以把電筒又遺放在李家的桌上，忘記了帶來，從明亮的燈光之下出來，忽兒跑入黑暗中，簡直是一點也看不清東西了。連長在地上滑倒了兩三次，他心裏愈是發急，脚下愈是容易滑倒了。連長趕到他的兄弟們的隊伍中的時候，已經跌得像隻泥豬了。

連長趕到的時候，兄弟們正在「追去又不樂意，不追又有點可惜」的兩種心理中彷徨着躊躇着。

那時早已沒有燈，因為祝秀家裏的幫工送來這盞燈火，是沒有多少時候，便被風吹

熄了。

一羣兄弟們，聚在黑暗裏嘈雜着，各人只能用耳朶去辨別說話的人的面孔。

「究竟怎麼一回事，土匪在那裏？」這是連長的聲音，兄弟們都辨別出來了。於是兄弟們都停止了嘈雜。在連長沒有叫到自己的名字以前，兄弟們是不便說話的，大家都等待着，沉默了；黑暗的空間，幾乎空虛到了無有，幾乎使人覺得自己都是空虛得無有。連長奇怪了。

「土匪究竟在那裏？」連長帶着發怒的神氣，咆哮的再問，但四週還是寂然。連長疑心起來，幾乎要痛責自己在見鬼了。

在沉寂中，似乎聽見不遠的地方有一點幽弱的帶傷的喘聲。

「有什麼人在此地？」連長聲色俱厲的問，——那時可惜沒有燈光，不能看清連長的那張發怒的泥濘的尊容。

「是，是，連長，我們！」這是王排長的聲音。

「王排長！」

「得。」

「剛才的排槍是對着誰發的，出了什麼事？」

「一大羣的土匪喲！」

「土匪呢？」

「逃了！」

「你們這一批飯桶，怎麼讓他們逃了！」

「太黑暗了，路又不熟，又滑，又不平，所以追了一陣，便停了。」

「飯桶——有多少人？」

「沒有看得十分清楚，大概有一二百人吧！」

「他們還放槍呢，那槍聲聽得出是我們用的一樣的，是德國快五。」另外一個人的聲音，那是章排長。

「啊！你們這批飯桶！這批好傢伙讓他們逃走了。」

「他們路熟呢，恐怕有埋伏，趕不得！」

「好，莫多說，——退回去。」連長吩咐了之後，各排就在排隊預備退入祠堂中或村中去。

「啊！報告連長，兩個暗探捉住了，應該如何處置？」兄弟們真的忘了這兩個被捉的暗探了，及到說是排隊才想到呢！

「暗探？啊，好，帶過來！」

「老爺，救救呢，我是討飯的，我不是暗探。」那被認爲暗探的乞丐，也幾乎忘記了自己。他兩當時以爲一定要牽出去鎗斃了的，所以幾乎昏了過去，失了知覺，及到現在，那人

又把繩子抽動，他倆才醒悟過來。懇求的說。

「老爺，我們不是暗探哪！」

「不要響，不許多嘴！」一個兄弟當即就給他喝住，

因為經過了一次槍聲之後，村人們都是驚得睡不着了，都趕來了。祠堂前已經擠滿村人，有的提着油燈，有的拿着火把；人影凌亂，如同夢境。

那軍隊便向着燈火，開回祠堂。

但是，在這個時候，却聽見不遠的地方的呼聲；細心聽時，却是在叫：「朱貴德，朱貴德，我打傷了呢！」的一個很熟悉的兄弟的口音。

「是那一個啊！」朱貴德拖長了聲音問，那語末的「啊」字在黑暗中繚繞了多時。
「是我，是金天標啊！」又是一句拖長的聲音的回答。

一個兄弟在村人的手中，拿了一個火把來，依着聲音走近金天標那裏。金天標已經

從地下爬起來了，但還不大能走動。

「朱貴德，我受傷了！」金天標帶着清楚的哀訴。

「受傷得不大厲害吧？」

「我以為我自己是死了呢，今天出東門時，烏鴉就是這麼叫；我早知道是凶多吉少的。」

「現在不要說這些話。——我扶你，你還會走得動嗎？若不然，我來背你。」

「不，不，我還走得動，你扶我够了。」

於是朱貴德扶着金天標回來。

在燈光板下，大家看見金天標的槍傷。那傷勢是不十分重；子彈是從背後射來，穿過他的胸肚，再從前面溜出。子彈已經出去了，沒有陷在裏面，也免得一次取子彈的手續，那入口處是只得只有一夥黃豆那麼大，微微的有些血跡；但出口處足足打開差不多有

一寸口徑，皮肉炸爛得像破碎浸濕的紅絨，這中間還在不住地流血。

據金天標自己說，他是最先看見前面一羣黑影，便提着槍追了過去。追上幾步，他反覺得前面並不見有什麼人，正在躊躇的時候，後面的兄弟，却不讓他躊躇，吶喊，呼哨，甚至於開槍了。在一陣大雨似的槍彈中，金天標忽然覺得自己的胸肚，驟然被人打中了一下了，正如被人投了一塊小石頭一般，也不覺得怎麼疼痛，但一忽兒後，立刻就想到，這是子彈穿過了，受傷了，立刻就覺得非常痛起來。他當時還想自己退避，但第二次的槍聲又來，心裏一慌，脚下一滑，便跌了下去，昏暈過去了。及到醒後，好像聽見那裏有聲音，他便用心聽。他自己不相信起來，還道自己是已經死了，在做鬼呢！於是拉直了喉嚨叫一聲朱貴德，想試試究竟有沒有人。等到朱貴德真的答應了他時，他還不十分相信活着呢。

這時，祝秀的老頭子，已經叫了許多村人，在祠堂中預備桌凳，碗筷等，情形甚為熱鬧。但是，兩個乞丐的情形，却很悲苦。

這兩人的確是乞丐，因為村中的人，都認得他們的，所以證明。但是，在這聲勢洶湧之下，大家都不敢多事。那老的一個，頭髮蓬着，面孔簡直一點肉也沒有，臉色是黝黑的，垂頭喪氣，像一個地獄裏逃出來的囚徒。他年輕的時候，也是住在海灣口的，身體很壯健，每年都是在海裏捉魚，並且也有老婆，成家立業的。因為他的職業是要在海洋中與驚濤駭浪奮鬥的，要時常在冰冷的海水中生活，所以他很喜歡喝酒而且很會喝酒。因為喜歡喝酒，便被本地的地主，用酒來迷醉了他，却去了他的老婆。因為失去了老婆，心裏非常的悲憤，又無力反抗，便只好拚命的喝酒來澆愁。因為酒喝得太多了，便生了酒濕病，四肢時常麻痺，神經時常發昏。又因為想興奮與醫治麻痺起見，更吃上了鴉片。如今，他所有的田產，房屋早就因吃鴉片而吃完了，但他還沒有死。於是他只得討飯，做乞丐了。

至於那年輕的癩頭呢，他却不是海灣口人，他是在一年以前，在家裏給人做幫傭度日的，他家裏還有一個母親。但當南北兵打仗時，北兵打敗了，却把他捉了去挑子彈。挑子

彈是比牛馬還不如的生活呵！那是用一根繩子，繫住了你的頭頸，繩子的一端又繫住了另外的一個人的頭頸，這中間呢，便被一位灰布服的丘八大爺牽着。大爺的另一隻手呢，還拿着一根趕牛趕馬的鞭子。於是這兩個人，便在大爺的鞭子的指導之下前進。那時，這小獼頭被捉了去，自然也是一樣的待遇。挑了七八日，他簡直沒有吃過一餐飯，但鞭子却吃飽了。他那時就決定想逃，但是逃不了。一直在軍隊裏跟兩個多月，才在一天晚上，要派他送子彈上前線，他的一隻腳受了傷，總算蒙上司的恩，釋放了他。從此，他同得到皇恩大赦似的，跛了腳，沿路討了兩個多月的飯，才回到家裏，但是到了家裏，母親是死了，一隻腳是跛了，沒有人再要他做幫工了，於是只好繼續討飯。

他們這樣的一對乞丐，因為各人相互了解各人的身世，相互的能安慰，所以晚上也同宿在一處了。他們在李氏宗祠中已經寄宿不止幾夜了，却不料會有人把他們當土匪的暗探，捉了起來。

了。
祠堂裏，熱鬧了一回之後，接着便只有筷子碰筷子，筷子碰碗，以及唧唧唧唧的聲音

這情形的確給眼前的許多村人，及縛在柱上的兩位乞丐以許多回憶。

在二十天以前，這祠堂裏的確也有這麼多的人聚集過。那便是海灣口一鄉的鄉農民協會的成立，那天有人這樣演說，那人是靠在那邊數進去第二株的柱子旁的，癩頭心中想着，記得非常清楚。「農民協會是我們一切種田地人的會。現在時勢真變了，什麼東西都這樣貴。各行各業工匠，都有了工會，今日加工，明日加工，加得我們不要穿衣，不要吃飯。所以我們農人們也要會一會，想想法子。并且，現在的時勢是變了。真命天子是沒有了的；自己的事，只有自己曉得苦痛，自己起來做好，願農民協會做一切窮人的朋友，能够靠了牠的力量，會把米糧平一平，讓大家都吃。……」這些說話，在癩頭的心中回想起來，雖然農民協會開了多時，到現在還無多大影響，但回味起來，心裏總覺得舒服的。他又抬

頭瞧瞧那些官兵，覺得這些官兵，實在是太怕人了。「官府是和有銅錢的人來往的，他們要時常勾結起來，刻苦窮人，捉弄窮人的。」那人的說話，真是句句是血肉毫無敷衍與皮毛的成分的呵！卽如我，那次爲什麼要把我捉去呢，有錢的人同穿長衫的人，爲什麼都不捉呢？現在，我們討飯，又沒犯法，爲什麼又要欺侮我們呢！

他這樣想着，想着，可是兄弟們已經喝醉了。這一醉是應當的，因爲他們今日冒雨行軍，黑夜打仗，并且捉到兩個暗探，安得不開懷暢飲一下呢？

連長是喝醉了，他第一個「媽的，媽的，」罵了起來，說這是鬼地方，××黨是有的，姑娘只許藏着給××黨麼，却不肯叫出來陪陪我們武裝同志的。

這時兄弟們雖然沒有靠近連長坐着，沒有知道連長的意思，但酒醉後的心情，似乎誰都是差不多的。

於是村人們是慌了。雖然現在在招待他們的都是幾個老頭子與醜男子，但他們的

家中都是有女人或女兒的；見着這種情形，各人寒心起來，都跑到家裏商量女人的躲避的方法去。

「不曉得好歹，有眼不識泰山，那媽的！」連長醉烘烘的罵了起來。「這地方的人都是××黨，什麼農民協會，漁民協會，都是他們這一批人。那媽的，不要看錯了你祖宗，回頭有什麼證據到了我的手裏，連村莊都給你化成焦炭呢。」

真的，這村裏的人，差不多都是農民協會或漁人協會的會員。就是眼前在祠堂裏幫助他們拿東西，送飯送菜的村人，除了祝秀的老頭子外，恐怕其餘的都是。他們聽見了連長的罵語，心裏到覺得奇怪：「協會只說平糶，只說請求減低利息呢；而你們這一批人，却反要納糧抽稅。」

在這時候，已經有許多兄弟們喝醉了酒，夢遊病者似的散入村中去了。他們是隨便的打鬥，但村人們是如臨大盜的緊閉着大門，當作裏面沒有人住。村狗四面八方都嚎叫

了起來，恐怖充滿了空間。

「連長老爺，時候不早了，請吩咐兄弟們去安息吧，兄弟們便睡在這裏，連長請隨我來！」在祠堂的小廳裏，有一個人跑來伏在祝秀的老頭子的耳邊說了幾句私話之後，老頭子就對連長這樣說。

連長以爲有什麼事情，特別優待他到別的地方去睡了，於是神經便清醒了許多。立刻，下了命令，吹集隊號，點名，吩咐就寢。

可憐那些夢遊病者似的在村中尋找女人的兄弟，聽見了集隊的軍號，弄得莫名其妙，的踉踉蹌蹌奔回來，兩腳是無力的在振顫。

連長看排長點名以後，便沒有再看兄弟們就睡，只帶了一名護兵，跟着老頭子到他的優待室去。

那優待室是祝秀家的客房，壁上也掛着兩張美女月份牌，與四幅梅蘭竹菊的小掛

條房中陳列並不多，只是一張床與椅桌茶几等。但是沒有女人。

連長很疲倦的，一下子就在床上，朦朧着醉眼，對着壁上的兩張月份牌丟眼色。他以為老頭子總會把女人送來的，所以他只等着，等着，等得眼睛倦了，便在微笑中睡去了。

第二天，連長的酒已經醒了，雖然昨夜的事情，似乎是被那老頭子騙了，覺得很失望而且很可恨。但轉念一想，自己是軍官學校出身的，同學們長進的早已經做了團長師長了，我雖則位置低一點，也不應該坍了校長的台，於是他安心了。

這一日，聽說村中的女子，凡年紀稍乎輕一點以及自覺得稍有姿色的，都逃避了。鄉村的空氣，在騷擾中含有死一般的肅殺。

因為昨晚沒有把那情形打聽清楚，所以今日連長重新振作起精神，把祝秀的老頭子叫來盤問。

「城裏都謠傳着這裏的李氏宗祠，住着五六百土匪，養精蓄銳，弄馬練兵，預備着殺

進城去，舉行大暴動，這事情是怎的呢？

「恐怕不的確吧，因為……」

「不的確，他們還每日要殺三隻大肉豬呢！」

「我說過了，這是他們鬧的什裏農民協會呀！」

「對了，這就是土匪了！」

老頭子遲疑着了，雖然農民協會成立了以後，他們便第一個派代表到了他家裏，要求平糶，要求放低利息，——對於他家的經濟收入雖然受了打擊，雖然祝秀是十分大怒，說他們是土匪的行爲；但在自幼困苦力耕出身的老頭子看來，他們簡直一點沒有過分。至於說他們是土匪呢，那更是於良心上也講不過去。

「你說，你告訴我，那爲首的是些什麼人？」連長逼着問。

「我老了，閑事不管，也不大曉得呢！」

「你不大曉得哼，你須得交出人來！」

「連長老爺喲！他們現在都入海捉漁去了呢！」

「那末，他們的家呢？」

「他們是無家的。」

於是乎連長躊躇一下，覺得沒有辦法，摸不着怎樣的頭腦，便立起身來，走去看那兩個乞丐。他只見那兩個乞丐，還並排的縛着在那裏，心裏和平了。

這一日，兄弟們是照平常出差一樣的，享樂了一天，雖然不要上火線；但總沒有如驗傷檢屍等的人命案，或是捉賭禁烟等的風化案之可以得到多少酒錢；可是酒是喝飽了，豬肉雞肉也預備得十足，吃得使人吃到不要再吃。平心論起來，這日子算享樂了。但村中却如染了疫病。

這日晚上，城裏帶了信來，說城內非常空虛，快點把軍隊開回來，恐怕南鄉的××黨

要進城。

再第二天，連長便帶着兄弟以及兩個俘擄，起程返安縣縣城。因爲沒有割來的人頭，所以更不用說起「西瓜絡」給兩個俘擄挑着，流血着，這是很可惜的事。

但到了傍晚進城的時候，城中的人却早就知道，前天晚上同土匪對打，打傷了一個兄弟，捉來了兩個土匪了。

入城時的軍號，吹得特別的威風，莊嚴，那嘹亮的金屬的聲音在沉沉的暮色中繚繞了好久好久，表現了全軍隊的威武。街市兩旁的人，都是頭擠着頭，在暮色中，引長頸子，來探視這兩個會劫物，姦淫，殺人，放火，並且還會吃人的土匪。但他們的預想竟然完全失望了，因爲這兩個個人，非但不會吃人，而且幾乎連魂魄都已經失落了似的，使人看了，除了憐憫與同情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但人民的心目中雖然這樣想，人民的口頭卻不能這樣說的，因爲他們曾經對打，並且還打傷了他們的一個兄弟的脚，難道這不是真憑實據

嗎？

於是，連長便在這勝利的隊伍的後面，威嚴的踱着，回來消差了。

錫鑛場

廠家的吩咐，說今夜還要做夜工。

有夜工做也好，因為有許多從唐山來的人，還沒有工做；有許多廠家，却只有限定工人做半日的工；如今，我們的這位發財而慈悲的廠主，竟然佈施大家做夜工，佈施大家做二十個鐘頭的工，也算兩天的工錢，這怎麼不使工友們興奮呢！

時間是深夜的十二點鐘了，阿元在鑛場旁邊椰林裏的「亞塔」——是南洋土人用椰葉蓋的小屋——屋中，揉揉眼睛，走了出來，覺得自己的精力的確有些靠不住了，怎麼爲這樣四處覺得酸痛的，——無論是脚骨，背脊骨，頭頸骨，手臂骨，肩胛骨，都是從骨髓裏痛了出來，好像被人摔了血一樣。

深夜是靜默着，明月高高的掛在稀疏的椰樹的大葉梢頭，——影子篩在地上，亞塔

屋，芭蕉葉上，阿元舉頭看看明月，因了椰樹的幹枝之挺立而修長，愈顯得天空之高曠，又因爲天空之高曠，愈顯得四週的靜默。

走出了椰林，鑛場閃耀着的燈火，淘沙的機器的黑烟窗，淘沙的高高的大木柵，已經探了錫的水塘，留在旁邊的白淨的沙泥，在各部份工作着的如螞蟻一樣的勞動着的工友，以及鑛場後面的深暗的椰林……差不多一副鑛場的全景的圖畫，已經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從鑛場的左邊望去，在深密的椰林的後面，還可以看見燈火輝煌，全室用淺紅色的電燈光渲染着的一座高傲自得的洋樓，那便是我們的這位廠主的別墅。這別墅裏，是我們的廠主的四姨太太住着的，大概這時的四姨太太與我們的廠主還沒有安適吧。所以那淺紅的紗燈，還在椰林中眩耀的告訴工友們說主人還沒有睡覺；而他的四姨太太，却正在別墅裏，諂媚的涎着臉催主人就歡呢！

阿元走下了鑛場，在另外一個工友的手裏接過了一把鋤頭，代替了那位工友的工作，那工友便打着一個呵欠，輕輕的歎了一聲，返身回去了。

阿元站着的地方，是一處離地平線有八十多尺的坡下，因為這一個窩裏，在這邊的岩門與那邊的岩門中間，距離不上四尺左右，但牠的深度，——生產錫米的深度，却不曉得掘到什麼時候才能够止境。就是在這個岩門裏，工友們終日終夜在掘着，差不多已經有一個月了，淘沙機的吸水龍頭，已不知更換了幾次數。但是也正因為如此——一邊是愈掘愈深，一邊是無用的沙泥愈積愈高起來。這好像是現代社會的象徵，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距離是一天天的遠起來一樣。

這裏的鑛窩，本應該再做了的；如果需要再做，便是依他們資本家自定的法律，也須得有兩條預防的設備——即一遷徙開上面堆積着的無用的沙泥，與二，須在鑛窩兩旁設立支柱。但是這兩層都沒有做到。因為這一種事情，是先要由工友向工頭請求，再由

工頭去到廠主那裏去報告了，得了允准才可以實行的。

第一次，工友們看着工頭搖着一根籐鞭，口裏高傲的噴着香烟，走進了這裏的鑛窩，阿元便硬着頭皮向他請求。

「這個塘是不能再做了呢，——太深了；如果要再做，要先弄一點預防才好。——」
「不曉得勤謹的做工，只曉得想東想西；你怕坍下來壓死你的寶命嗎？不會的，你放心！」

工頭是帶譏帶諷的說了就走了。

阿元心裏想，「你這種走狗，自然是壓不死的。」

第二次，又隔開了那第一次說話的時間是兩三日了，阿元又對工頭請求，說了好多的好話，才得着工頭的允許，說給他向廠主那裏去轉達。

再過了幾日，這裏的鑛窩已經沖不到自來水了；從此之後，雖然是工作的環境比較

變了一點，——從前是要鑛日立在水裏，讓頭上的烈日盡力的晒着，不住的耙着兩岸的沙泥，使牠連泥帶沙，以及天然的錫米，都混和在這水裏，流到那淘沙機下面的吸水龍頭旁邊就借着機器的力，把牠汲了上去。但是現在，因為這裏的地塘是掘得太低了，吸水龍頭是再也放低不到這種程度，所以便只好變了方式，在這上面裝了一架轆轤的架子，工友們便在鑛坑中把連沙的錫米掘起來，盛在吊桶內，再將這吊桶，掛在轆轤下的索子的一端，於是這錫米就被運上來。

這一天晚上，深夜的月亮，正是偏了一點西，月光便只照入了這鑛坑的一半。

鑛場中各部份的工友正在起勁的工作着，人影在光明的電燈與皓潔的月光底下來往，帶着兩層的陰影在山坡小限中蠢動。他們的行動，在雙重的影子之下，正象徵着他們是帶着兩層壓迫的人生，如成羣的螞蟻，在地上爬行。那裏是一條水溝，那水溝的來源，是工友用自來水注射在那山坡，再連同那被沖壞的山坡，一面是混和着錫米的沙泥，混

着自來水奔流下來，於是再依着山勢的曲折，流到那最低處的淘沙機的吸水龍頭的下面去。便是在這裏，我們的一大部份的工友，就沿着這一條水溝，立在水裏，開掘那水溝的兩岸的錫礦，使他連泥帶水的儘量的混入這水溝中，流到那吸水龍頭的下面去。

鑛錫中的一切的情形，在阿元的眼中看來，是沒有什麼新奇的；因為他是在這種鑛場中工作着，已經有四五年的歷史了。他在這四五年的工作的教訓中，只是得到一個不得不如此的過着的機械的，把自己的精力，儘量的讓他人榨取的生活的結論。至於那終日終夜的立在水裏，一年到頭的讓火熱的太陽烤炙，那還是其次的一件事。

在平時，廠家沒有生意，錫米售價低落的時候，便歇了大批的工友的工作，等到有了生意的時候，便又在原有的工友們的身上壓榨，希望他們無日無夜的爲他做牛馬，代他掘金鑛發財。那廠主還口口聲聲說是爲的可憐工友們的失業，所以他不肯購置機器來開採；因爲一用機器，人工的勞力就少起來，只要幾個管理機器的工友就夠了，於是大幫

的工友就只好失業；所以我們的廠主爲可憐工友們的失業計，心願自己暫時不要發財，但是在另一方面說，他在工友身上剋扣一點，是不要緊的。他說「年來大家都用機器開採，所以他們的成本就輕了；我因爲市面上的競爭關係，也不得不放低價錢，低到和他們一樣；但是，僅僅這樣，我便吃虧了；要知我之所以不用機器，完全爲顧慮你們失業起見的，並不是購不起機器，並不是不識得和他們競爭；所以你們也應該體諒廠家的苦心，把工資放低一點；要不然，你們如果不曉得好醜，那只有歇業。」

但是，說廠主真的可憐工友的失業嗎，那也是說說的話；在實際上，他還是一批一批的開除工友的呢！譬如，在半個月以前，有一次，因爲有一個工友因爲天氣過熱，昏倒在鑛場中，有幾個工友，看見這種情形，便丟了鋤頭，前去扶他起來，給他扶到椰林裏面。但是，正當這個時候，我們的工頭趕到了。他說不應該爲了一個人的關係，大家都丟了工作前來。那時有一個工友問他：「人要死了怎麼樣？」他說「死了就死了。」「我偏不希望他死，

還想救活他呢！」這位的工友這樣回答了之後，那工頭的籐鞭，便從頭上下來：「你要救活他！哼！你自己也要尋死了呢！」「你打，你打！」他丟了那將死的工友，預備了回打招架的姿勢，「你這走狗，好，要死我同你一同死，同你這走狗拚死了，爲工友們除害。」於是兩邊便對打起來。打了之後，工頭是沒有什麼打傷，而那位工友，却是被送到「政府」——華僑稱殖民地政府，是稱政府的，——那裏去，而其餘的一大批人，却是開除。這一次工友被開除了之後，廠主又到鑛場裏來說，「開除這一批搗亂的壞蛋，是爲你們工友打算的。」他又說，「這一批工人去了以後，你們的工作就可以多起來，工作加多，你們的工錢也可以加多了。」其實，在當時的工場中，那一個把他的話當成話呢？你加多了幾個臭錢便可以叫大家帖服的聽從你讓你搾取了嗎？大家心願讓自己的同伴們在外面挨餓，而分了他們的工作來自己享樂嗎？所以廠主的話，在明白的工友們的耳中聽來，趕直是等於放屁！

現在，這幾日來，因為各方來電催貨緊急，工作又逼緊起來，所以又開了夜工。所以歸根說起來，還是廠家的事；做夜工的工友，却把睡覺的時間也去賣工錢——而其實，却把自己的生命，年齡，精力，加倍的廉價出賣了。誰不知道，這樣日夜的在鑛場中工作着，不會把自己的壽命減少幾年或十幾年呢？何況能否在這種鑛場裏工作到幾何時候，還是一個問題。

阿元自然是也是存這樣心情的工友的一個；明知道這對於自己的運命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但也只能咬緊齒牙，將酸酒當成補藥吃了。

阿元立在鑛窩中，仰起頭來看看，明月的光，斜斜的投在側面的沙壁上；但也不十分明瞭。他的近旁點了許多電燈；但因為在地下，總覺得有些陰氣似的。在這裏工作着的工友，一共有十二個人，好像都被陰慘之氣籠罩了似的。

阿元舉起鐵鋤，很用力的向地下掘去，突然有一個新奇的感覺，告訴了他，使他遲疑

起來原來今夜第一次舉起鐵鋤掘下時，還以為這地方是同平時一樣的堅硬，他也須得如平時一樣的用力；但是，奇怪得很，當他第一鋤着土時，他便覺得那裏的泥土的組織是鬆懈得多了。這是很明顯的事，泥土的組織的鬆懈，便是因為近了水源，多滲透一些水分之故。在這個時候，阿元好像發現了一條什麼原則，又好像發現了一個死的預兆；因此，他就把鐵鋤停在腳邊，沒有重新舉起來，暫時體味這個新的環境；因此，他就心裏作用似的，覺得腳底的感覺——從腳底透起來的涼意是與平時不同了。猝然間，他便覺得這一股從腳底透上來的涼氣，立刻透上頭頂，立刻滲透全身，繚繞着他的週遭。

阿元想着這到有些不對呢，要是水滿了起來。但轉心一想，那也管他什麼呢，這樣的身體，何日不被他們榨取着，何日不在危險中過活的呢！因此，他又舉起第二次的鐵鋤來。阿元一面在繼續工作着，但一面却在腦中馳騁起許多往事來。在中國，因為兵匪，債務交迫，賣了祖屋時渡洋的情形；到了南洋，因為沒有人擔保，沒有一定的住處，至被當地

政府禁圍在一個荒島上兩個星期，流着汗在烈日底下做苦工的情形；在那荒島上出來之後，在繁華的都市上被「馬大」（馬來語稱巡捕爲馬大）毆打，被人侮辱的情形，以及他以後蒙了一個同鄉的介紹，得到來這礦場中作工的情形。在從前，滿望是到了南洋，大可發一筆洋財的；但如今這殘夢是早就消沉了。他時常在心中計算着，錫米的價錢，與廠主的資本與工人的工資，他覺得什麼事情都不如有錢的好；因爲有了錢，就可以坐着不動，用大錢來生小錢，用大錢來吸引他人衣袋裏少量的錢，甚至於精力與血汗。但是，近幾日來，也正因爲這樣想着，他又恨起金錢來；因爲金錢是幫助資本家作惡，吸收勞動者的血汗。他至今才知道，廠主之所以能够發財，完全是發在他們身上，把他們的心血欺騙去，奪取去的。他覺得，若是照錫米出賣的價錢算來，則除了他們工友的工錢，除了機器上的消費品，其餘的利潤，都成爲廠主純粹的收入。反言之，若是沒有廠主從中壟斷，則除了機器的消費外，其餘錫米的全代價，都是工友們勞工的代價；而工友的每日收入，便應有

其每日所掘得的鐵產，除了機器的化費費用以外的他們勞動力的全代價。但是現在的情形却不是如此。原來他們是先把自己的勞力，廉價的出賣給廠家；而廠家方面，却買了他們的廉價的勞力，掘取天然的錫米，來獲居奇的價值。無怪乎廠家方面，是只要坐着吃飯，住洋樓，坐洋車兜風，反是一日一日的胖起來，富起來；而工友們却只是終日終夜的勞動，還是得不到衣食的供給，還是一日窮一日，一日瘦一日。他也曾經想過抵抗的方法，他想只要我們工友們大家都不給他做工，廠家便沒有辦法；但是他又想到若是不做工時，生活便無從設法的地方，於是又把那意思擱起了。

他又想到最近幾日的事，爲了向工頭說一句話，便重重的吃了他的皮鞭。他說，「這鐵窩是太深了呢！」那工頭的皮鞭便在頭上落下去了，——「你怕壓死你嗎，你這懶貨。」於是憤怒之火便在他的心中燃燒起來，關於利害的念頭已經忘記了。

他開始停住了鐵鋤，高聲的喊：

「朋友們！鑛場是有改變了呢，而且也太深了……」

他這樣叫了之後，那雄壯而勇敢的聲音，即刻在每一個工友的週遭振動起來，把他們的正舉起的，或未舉的鐵鋤，都完全噤住了。

「窮人們的性命，也是性命呵！」阿元繼續着呼喊，「他們把我們的性命看成一錢不值的糞土，難道我們都心願活埋在這鑛窩裏嗎？」

「我們停工，我們停工！」

「我們到廠主那裏去要求增加設備，增加預防！」

「我們要派代表。」

「不，我們要全體去！」

「不，我不贊成。因為我們鬧了是一定沒有好結果的。」當在這反抗的氣氛十分嚴緊的情形中，忽然聽見有這樣一句站立在不同的情調上的呼聲，於是大家把目光移到

他的身上了

那個工友叫廣六，因為他從前曾經受了幾次廠主及工頭的壓迫的；但是他不曉得繼續，他似乎只曉得以往的廠主對他的酷待，便是不可移易的教訓。

「你也受過苦痛來的，你這沒有志氣的走狗！」

「你不贊成，你就永久去拍廠主的馬屁去！」

「不！」廣六厲聲的說，「我是正因為受了教訓。恐怕大家不齊心，反是弄得不好，吃了苦頭，不如事前不要鬧，免得自討苦吃呢！」

大家的聲音有些默然了。

「我不是沒有鬧過喲！我不是沒有勇氣喲！我從前的勇氣，恐怕還比你們高幾百倍呢！」

果然大家的聲音是更加沉默了。

「不，並不是這樣說！」這是阿元的聲音。「廣六的教訓，不能真是不移的定論；你要知道，我們的生命，是除自己以外，更沒有人顧惜的。」

這時候，因為這鑛窩裏工友都停了工，所以那些在鑛窩上面管理轆轤的工友，也莫明其妙的因為沒有工作而停工了。因此那工頭即從裏罵了一頓之後，探聽了一些消息，以為下面是已經罷工了，便氣虎虎的從側面的斜坡中走了下來，他搖着手裏的皮鞭，稜着眼睛射人。

大家按着手中的鐵鋤。

「懶東西，尋死了嗎？」

皮鞭在工友們的頭上跳舞。

「你不能隨便打人！」阿元抗爭的說：

「我不可以打你這種狗東西嗎？」那皮鞭又跳到阿元的頭上。

「不，你不要講理！」

「你講理，你想死呢！」

「我們正因為想不死呢，難道我們的生命是這樣的不值錢。」

工頭的皮鞭在阿元的頭上愈跳躍得利害了。

「我沒有工夫和你這狗東西講話：等一下請看你的生命值多少錢。」工頭一面說着，一面又把皮鞭順次在各工友們的頭上抽過去。

「你們有狗肚腸，你們自己回想；要怎樣，也聽憑你們自己。」於是他便揚長的走上斜坡去。

阿元見工頭走了，覺得心中的一片憤火，不知如何措施才好。工友們還是按着鐵鋤沉默着，但外面的全鑛場，三百多的工友，除了那裏幾十個工友在特殊的部份，即在那高高的架子上的水道中工作着的以外，大家多知道這個消息了。因為這個鑛場雖大，許多

的。工友們都螞蟻一般的爬在地上工作；但却一路一路的都可以傳通消息，可以暗示說話的。

這鑛場裏的匯合處是那個淘沙的吸水龍頭，從這吸水龍頭，沿着水路上去，每處隔不了三四尺的地方，就有一個工友立在那裏工作着。我們若是從這吸水龍頭倒溯上去，這條小小的水路，却正如天然的大規模的江河一樣，在它的上流，也是被三四處不同方向的江源集匯成的。那江源，有的是劃分了天然的水流下來的，有的是用大力的自來水龍頭來向鑛岩沖射，使他射碎了泥土碎岩，再混着流水流下來的。但是無論這鑛場中有幾個源頭的流水，而工友的工作的地位，却始終是分佈着在水流的沿岸，隔着三四尺站着的。雖然阿元和他的幾個工友在工作着的鑛窩是一處特別的地方，但在他的上面，有轉轆轤的工友，在轉轆轤的工友的旁邊，有担錫泥的工友，即担從鑛窩中掘起來，再從轆轤中轉上來的錫泥的工友，而這担錫泥的工友却來往的能够把那個消息傳到那些立

在小路上工作着的工友的，至於一傳到了那裏的工友以後，那正如血液循環一般，立刻便能傳遍全身的。所以，這一夜的關於的阿元們的消息，也在這種的情形之下傳遍全鑛場了。

傳遍了這全鑛場，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們只是把這件事情當一個消息傳一傳，覺得今夜是有這麼一回事發生就是了。因為他們工友當中，有好許多是採忍耐主義的，有好許多是只是自嘆命苦，說是自己的命運不濟，不要非份強求的；還有一些呢，便是因為碰了幾次壁，採取了廣六的態度的。這其間，雖說也有好許多是有了覺悟，富有反抗性的工友，但畢竟因為分散開來，而且是人數太少，事先並沒有聯絡，所以大家雖然知道了這個消息，但在表面上，還是沒有動靜，好像永沒有知道似的。

在那邊的鑛窩裏的工友們，還是兩手按着鐵鋤，無神的站在那邊出神，生活的鞭策與工頭皮鞭的鞭策，簡直是使他們不知如何應付——爲了生活的鞭策，他們只得屈伏

在生活下面，又只得屈伏在工頭的皮鞭下面；但一面又因為皮鞭的鞭策的關係，却特別的覺得工頭的壓迫的過分的嚴酷，與廠主方面的無理的毒狠，使他所有不得不起來反抗，——不是打個你死我活，不能再有第二條出路之慨。

他們躊躇着，便是廣六，也沉默着不想說話。

「我們不能再躊躇了，工友們！決定吧，躊躇是將刀提給敵人，等敵人來殺自己的辦法；不然，便是投降，永生永世做奴隸；便是把生命交給他們，聽他們把你如何支配就如何支配。工友們，趕快決定吧！」阿元忽然喊了起來，那聲音的响亮清晰，直可使鐵窩上面的工友們聽來也十分清晰。

「趕快決定吧，再等一下，那些狗來了，就不好應付呢！」阿元繼續着說。

「幹，幹！幹他一下試一試，至少也可以嚇一嚇他們的狗膽！」

「幹，先打死那隻工狗！」

「好，起來，也給他們看一點我們的厲害！」

工友們是聲勢洶湧的喊了起來。

「工友們，光是我們幾個人幹是不相干的，第一，要聯合全工場的工友；第二，要大家齊心協力，同生同死，鬧他一個暢快；第三……好，就是這樣吧！」

但是，正當這個時候，工頭——工友說是那隻工狗，却帶了二十多個的「馬大」匆匆的從側面的斜坡下來了。工頭沒說什麼，只用皮鞭對着正在說話的阿元一指，許多「馬大」便如螞蟻一般的麤集在他的身上，他不能掙扎，立刻被捆縛起來。

工頭見阿元被縛之後，當即開始演說：

「你們倘使不想做人了，那末，請跟着阿元這壞蛋鬧；不然，你們便得改過做人，好好的，安分些做工；不過，今晚，你們却應該多做兩點，不然的話，就請看看阿元的樣，你們想一想，知趣一點。」於是工頭吩咐四名「馬大」留在那裏，他自己便帶着「馬大」把阿元

牽去了。

工友們都沒有話說，因為阿元的被捉，大家便失去了阿元剛才給他們鼓勵起來的勇氣。但，勇敢雖是被威脅着了，而無名的憤怒，却澎漲起來，充滿在胸孔中。大家相互看看，又看看在那裏監視他們工作的馬大。胸中充滿着的憤怒，似乎都要爆發了，只是等着引火的火線，等着有誰開頭。

腳下的水，已漸漸的多了起來；在剛才。好像只有一點濕，但如今却似已經濕透了水了。

靜默中，好像聽見有螃蟹爬行的聲音，他們都注意到兩面的壁間，兩手還是撫着鐵鋤。在一處岩壁上，那裏已有一支沙泥和着水向下流着，水勢愈流愈大。一瞬間，他們看着的，立刻匯成一個大水流，沙與水攪成一片的奔騰了下來，正如出了山蛟。

工友們發急了，心中就想跳出這裏，把廠主及工頭們打死才心願。但有的却立刻用

鐵鋤在握着別處的泥來彌補。

轉眼間，沙泥已經如水一般的坍下來了，他們連轉身的時間都沒有，那泥沙已經從頭崩下，立刻填滿了他們的脚下，從腳脛起，填滿上來，大家站着，一點也不能移動；他們葬在沙泥中，正如立在水中一樣。

那四個馬大也跳身不及了，立刻同他們一樣的被葬着。他們看看這四個「馬大」，胸頭填滿的憤怒之火爆發了；當即奮力的舉起鐵鋤，對着「馬大」的腦門斫了下去。——這總算是他們覺醒後的反抗的精神的表現。但轉眼間，第二次的崩潰又下來了，那又是連着泥連着水一連潰了下來，於是不分什麼，從平膝滿到下腹，滿到胸部；再是一瞬間，滿到了頭上。於是他們生理了，他們便這樣的葬在那鑛窩的水中了！

他們一生的生活，是代資本家掘寶，用自己的血汗把資本家的地位築高了，但自己的立腳點，却是愈掘愈低了。於是便算代自己掘坑。於是他們便自己埋葬了自己。

他們一共有十五個人，廣六等是十一個人，再加上「馬大」四人，於是就活埋在這一百多尺以下的地底了。霎時間，那裏的地面是填平了。他們便這樣的葬在那裏。

第二天上午十時，全鑛場的各部，仍舊是如常一樣的工作着，淘沙機器的烟囪，仍舊在冒着黑烟，那吸水龍頭，仍舊在軋軋的吸着泥水；各地的水溝的水，仍舊很湍激活潑的流着；水溝兩旁的如螞蟻一般工作着的工友，仍舊如平時一樣的疏疏的一點一點的列佈，蠢動着。只是各地的工頭，在巡邏着特別的忙碌吧了。

這在形式上，好像昨夜的那十五個的生理的，是並不成了了一件怎樣重大的事情似的，所以對全鑛場說起來，並不見得受了若何的影響。

只是，我們若是抬起頭來向那昨夜被沙泥及泥水填平的地方看，你因為看慣了那裏的形狀，便會生出一些不同的新印象來；若是在新到鑛場中參觀的人，那一定不會疑心，那處用細粘而勻淨的沙土鋪了湖沼的，淺淺的水塘，便是那生理了十五個人的地方。

但是，在那裏，却有七八個中國女人，兩個馬來女人，領着一羣小孩兒女，大約大大小小共有二十餘人，瘋瘋癲癲的在狂哭着。她們在憑吊她們的葬在鑛坑下面的丈夫和父親，她們在咒咀着那殺人不用刀的工頭與廠主。

當她們正在哀哭的時候，那廠主的新汽車，却昂然的駛了進來，後面帶着兩道迷人眼目的泥粉，好像在表示他的威風似的。車子停在出事的地點，即那些婦女孩子們在哀哭着的。從車子裏跳出來的，除了廠主，廠主的最親信的經理，以及政府裏的偵探局長以外，還有兩名侍從。正當這兩名侍從從車子裏跳出來時，那接着的第二部汽車與第三部汽車又停下來了。這兩部汽車裏所坐着的是包探局的包探與巡捕，以及廠主的人與工頭等。

在政府與資本家的傭人們，即包探與工頭等的眼中看來，那些哀哭的女人與小孩子的確是非但討厭，而且在廠主及局長的面前，面子上是不大過得去的事情。於是，這好

象是他們的直覺似的，正如受了相當的涵養與訓練的富人們家中的守門狗一樣，只要看見那衣衫襤褸一點的人便不待主人的吩咐，虎虎然趕了上去，要嚇走在他眼中看來以爲是會使他的主人難堪的一羣哀哭的婦女與小孩。在一剎那間，那些婦女與小孩子，果然是被他們的威猛的情氣，與巍然的外表所鎮壓住了；停了哭，用含淚的眼，發呆的釘住他們，向後退了幾步。但是轉瞬間，他們又哭起來，而且不肯離開那個地方，成羣的擁了回來。她們口裏嚷着，意思是說她們的丈夫是活埋在地下了，非把屍體趕快掘出來，她們是不肯離開的。但是工頭與包探，却是爲討好主人起見，總想在主人前面表示一點殷勤的事情出來，以博主人的歡心。這種行爲，也是直覺的受有訓練的走狗的舊把戲，牠是一面向他人狂吠，一面却是頻頻的回轉頭來，探探主人的表情，向主人搖着尾巴，待着主人的稱譽的眼色的。

「走，走，滾，滾！」

那包探是用着兩手來攔，又用腳來踢。

在自己已經當了走狗，而却不曉得自己是走狗的走狗的眼中看來，他以爲這一羣拖泥帶水的，號啕哀哭的婦女與小孩，乃是一種不同於人類的牲畜；而這一種牲畜又是能够散出一種討厭的氣味，使他的鼻子先嗅到，覺得一定要使他的高貴的主人難堪的；所以便用趕牲畜一樣的情氣，來驅逐這一班除了哀哭，沒有組織，沒有對付辦法的婦女和小孩。

「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滾！」

但是，那裏走了一個女人上來，她非但不肯滾。她斂着眼淚，帶着驚惶而果敢的表情，多時說不出話。

「我們不能滾！」

「不能滾？你也要活埋在這裏嗎？」

「如果把我們的親人不能交還我們，如果廠家不趕快給我們掘出我們的親人的屍身……」她的話還未說完，但忽然又終止了下來；她斂着鼻息，張惶着搶上幾步，腦門上冒着熱火。「那，那一位是頭家？」好像不知是誰向我們的這位剛從汽車下來，用司的克支住腰部在昂然的曠觀全個鑛場全景的廠主，暗示了一下；於是這位女人，便撲上前來，拉住了他的衣襟，跪在他的身旁，等不到他的迴避或拒絕，大聲的哭了起來。

這，這還了得，而尤其是對於一位在社會有了地位，和政府有了來往，已經成了高等華人了的廠主，自然是大大丟臉，而且是使人發恨的事；於是，爲職責所在，而且爲了獻媚，這幾位立在旁邊的包探與工頭，是要上前效勞宣力，預備給她拉開的了。

但是，這裏還沒有開始拉，那裏的，剛才立著看的一羣骯髒的低等社會的婦人與小孩立刻如觸了電一般的，一擁的擁了上來，團團的跪在廠主的前面，放聲大哭起來。

「我們是不能再活了的，我的天呀！」

「我們的丈夫是只賣給你以勞力，並未賣給你以生命；如今請交還我們的丈夫的性命！」

「我的丈夫是我們一家人靠着生活的支柱，如今，呵呵，天呀，我們將怎麼樣呢？」還有，小孩子的，大人的，辨別不出的哭聲；是悲號？是請求？只是繁複的嘈雜着。

廠主是差不多逼得不得交開了，他想走開，但是沒有辦法。至於那位同來的政府中的人員，包探長，也是被圍住了，處在一樣的情形之下。廠主抬起頭來看了一轉，好像是找尋救援的人，或授命人來救援的樣子。

包探長忽然吹起哨子來，於是就近的工人，工頭，以及廠主特別僱用來在礦場中各處巡視彈壓工人們的「馬大」，都聞聲麇集來了。

這許多人，好像還是莫明其妙似的，只是麇集着團團轉轉的包圍着，擠成一堆。於是那包探長，又下了命令，那幾個工頭，包探，以及礦場的專雇「馬大」們才開始對着那些

女人與小孩進逼，吩咐他們即刻散開。但是她們却是當作沒有聽見，哀哭的，激昂的，要求的聲音，紊亂的叫着，不肯停止。好像便在這個時候，要拖住了那個廠主，把他立刻撕成一片一塊了，才可以爲她的丈夫們報仇，才可以舒一舒鬱氣。至於那要求發掘屍骸的事，料理喪葬的事，撫恤養老及賠償生命的事，却似乎都在其次。

在人叢中，包探長在腰間掣出手槍來了：他第一先帶着人道主義的假面具，驟然的向着空間砰的放了一槍，第二才把槍口對那一羣婦人與小孩描準；他說着極勉強的馬來話，用左手在不住的向後指點，叫她們長倫！長倫！（快滾！快滾！）於是，她們當聽見槍聲之後！便受驚的把眼淚擊住，噤住了哭聲，很張惶的注視着那手槍的槍口，一步步的向後退去了。

婦女們退遠了之後，廠主才舒一舒氣，頹喪得如出重險，回頭向着汽車招手。等到他坐入汽車之後，才由恐懼，張惶，害羞等複雜的心理，轉入了決斷的狀態，而發起怒來。他用

英文說話，告訴了那個包探長：

「你開槍罷。打死他幾個再說！」

「犯法呢！」那包探長還戴着文明的假面具在躊躇着。

「不要緊，犯了法算是我的；打死她幾條臭雌狗，一并算帳！」

於是砰砰砰的，一連三槍。

這三槍是完全中命的，還有許多沒有打中的人，都是星散的飛跑起來，那種匆急而張惶的情形，真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三槍之後，槍聲是停住了。那個包探長右手握着手槍，槍頭橫了過來，讓左手輕輕的按着，覺得那槍筒上微微的有點暖意。他帶着一種徵求同意及自負的表情，似笑非笑的走近廠主車前，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着廠主，沒有說話。

這是廠主親眼看見的，他看見包探長一連放了三槍，那一羣向後退去的婦女與小孩，便一連三個，應聲倒了下去；於是他好像才舒了心中一部份的悶氣，面孔上又轉了一

回表情，吩咐汽車夫開動了汽車，在鑛場中匆匆的兜了一轉之後，便開到那走出鑛場便可在椰樹及蕉葉的蔭中望見的，他的第四個姨太太住着的別墅裏去。

當汽車開進別墅的園門時，那喇叭的聲音，早已喚出了第四姨太太，立在廊下歡迎了。恰巧在這個時候，那電話機上的鈴響了起來，他好像不知觸着什麼似的，把心裏正想着的，會見了四姨太太的舒展的心情，即時收斂起來，走到電話機旁，掣起那電話筒放在耳邊。那電話是從一個在政府中做事的朋友打來的，他是告訴他，說昨天晚上在鑛場中捉去的工人，因為當他被捉之後，那鑛場果真坍了下來；政府以爲那個被捉工人的要求廠方先事防備，並沒有犯了何條法律，所以把他判成無罪釋放了。

「但是他是一個倒亂的煽動家喲。」廠主在電話機前面，大聲而憤恨的高呼着。

「已經宣判了釋放呢！」電話中的聲音，好像覺得已經是無可如何了的樣子回答。

他把電話機擲下，回過頭來，却看見他的四姨太太嬌豔的站在他的身後，向着他在送嬌

媚的眼淚，他順手穿過她的頭際，無意識的把她摟抱着，走入她那充滿嬌媚的情調，與芬芳而引人肉感的氣氛的房裏去。他好像是忘記了鑛場裏曾經壓死了的十幾個工人，忘記了那在鑛場拖着他衣裳哀哭的可憐無告的婦女與小孩，他更忘記了他自己剛才指使了儉子手，走狗，殺死了三個無辜的女人似的，縱慾的在與他的女人擁抱接吻了。

那三個被擊的女人，一個是四十幾歲了的女人，便是前面所說的工友廣六的妻子。她有三個男孩子與四個女孩，他的最小的孩子，還是抱在手裏的，其餘的，最大的還只有十四歲。她是靠着廣六掙來的工錢來養活一家的，但是廣六是在昨晚活埋了，她自己在今天被人槍斃了。當她被擊的時候，她是抱着她最幼的女孩在左面的腰間的，但是不曉得那子彈怎樣一來，却斜斜的從她的腦後穿進，在腦壳中轉了一個曲折，又斜斜的從右面的面頰上穿出。她當時便跌在地上死去，但她還緊緊的抱着她的女孩，不肯放手。她的血是當即流了一大堆，她的小女孩便全身染在血泊中；她的同來的幾個孩子，便圍着她

哭泣。還有一位女人，是只是二十七八年紀的樣子，不曉得那一個工友的妻子。她的子彈是從左面的肩膀下面進去的，却在腹腔裏流到右面的腹部，再從那裏出來。她跌倒之後，一時還能夠呼喊，能夠在地上爬行；但因為流血過多，她終於在她自己的血泊中掙扎不住，漸漸的斷氣了。第三個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聽說她是新從中國來南洋，因為在中國的母親死了，所以才被人帶來依附她父親爲生活的；但不幸得很，她父親也在昨晚被廠主活埋了，而她自己，今日也被他的走狗擊斃了。但她並沒有打在怎樣要害，她僅僅有粒子彈飛過她的肩頭。她的這一隻左手，恐怕有跌下來的危險。她是用着右手捧住了左手，在號啕的哭着。

因爲是開槍以後，所以有許多工人都跑過來圍着觀看；可是那可惡的工頭們的手中的皮鞭，還是如平日一樣的，在各人的頭上跳舞。這是在人命上面，再加上人命的事，但在有錢的廠主看起來，是並不值得怎樣驚異的，所以才去與小老婆擁抱；而且，即是在做

慣了走狗早已忘記了他自己本來的出身的工頭看來，也覺得並不是怎樣一件稀奇的事。流着血，在血泊裏號哭，在血泊裏掙扎，甚至在血泊裏死去；在工頭看來，仍舊是無關心的一件事。他好像在這世間上所曉得的便是督促工人做工，幫助廠主趁錢，用皮鞭在工友們的頭上出氣；除此以外，便什麼事情也不曉得了的樣子。

「滾，滾狗，狗！你們不想做工了嗎？」

他們的皮鞭在工人們的頭上抽着，他要壓迫着工友們離開那兩具死屍。

但是，正在這個時候，那個昨晚被「馬大」捉去的工人阿元却被放回來了。阿元今日的心理，是很複雜的；他是痛恨那廠家之蠻不講理，工頭的助紂爲虐，無端的要把他拘捕起來；但他一面又覺得應該大大的感謝他們，因爲他們倘使不是把他硬強的拖走，他是無論如何，也要同他那十幾個同伴，共同的被埋了的；他想，他們把他的生命留着，或者要他爲工友們報仇呢！他在公堂上時，心裏是又氣又恨；但他却能簡單的陳述理由，說他

是爲許多工友們的生命計，向工頭請求設法預防，而工頭却認爲這是不應當的舉動，所以才被拘捕的。但現在的事實，已經給他證明了。當他被捉出鑛坑之後，那鑛坑不是即時坍塌了下來，把所有鑛坑中的工友都埋葬了嗎？政府因爲廠家方面沒有到堂，事前又沒有關照，聽了他的訴詞以後，便匆匆的給他釋放了。他釋放了回來，自然是心中非常快活，但當他走回鑛場，看見那裏的工友在圍着觀看兩個死屍，而工頭的皮鞭却不住的在他們的頭上鞭打時，他心裏又增加了幾層憤恨。

阿元很起勁的擠入人叢中去，他第一句便是向工頭抗議的說話：

「人是被打死了，但難道不可讓他們看一看的嗎？」他說了之後，又大聲的繼續着對那裏的羣衆說。

「不是看的時候，是應該想出辦法來的時候呵！」

許多的眼光都注意着他了。

「你們只是哭着哭着，是沒有意思的；你們要擠在一處聚觀，更是沒有意思。現在，你們要想出方法，第一，派人去見廠主，第二，還須得派人到華民——華民政務司爲專管理

華僑的政治機關，——去，要華民出「三板」（馬來語拘條傳票的意思）「來沙拉」

（馬來語吃官司的意思）他。因爲這是幾十條的人命問題，並不是小可的事情呢！」

那時，鑛場中的一大部份工友還在做工的；那裏吸水機的機器烟囪正在冒烟，那從淘沙架上流下來的泥水，正如瀑布一樣的掛着，流入那旁邊的積水的水塘。

阿元把前面立着的工友看看，工頭看看；他覺得沒有什麼辦法，於是又舉起頭來說，「你們立在此地，看着是什麼意思呢！這並不是好看的事，這種事，只要廠主高興，誰都可以臨到的。誰說我們在鑛場中工作，再沒有第二次的鑛坑的坍塌的危險；誰說我們在廠主這裏做工，再沒有第二次遭遇劊子手開槍的事發生？我們之中，誰能够保得自己的生命沒有危險？」

工友們是面面相窺，屏着氣靜聽着。

「廠主是只要我們的血汗，不管我們的生命的；他只要我們的血汗給他吸盡了，你死了也好，他橫豎是可以再招一名補上去的，於他是沒有什麼的相干！」

「譬如這一次的鑛坑的出險，——呵！竟然活埋了這許多工友！——我們是事前幾次的報告過了的，但終於若沒有這麼一回事一般，至於那些工頭們，呵！——」

他說到此，又抬起頭來，把立在那裏的幾個工頭看了一眼，於是他把以下的話縮住了。

他想了一想，他問工友當中，有誰能夠同他一道到廠主那裏，代表被難的家屬去說話的；於是那裏走出一個青年工友叫文隆的，與一個老年的阿牌來。他說：

「你們婦女孩子們，同着我們三人同去，一切的工友們請先返去做工。」

於是阿元、文隆、阿牌三個人走在前面，那些婦女與孩子們便隨後跟來。那裏被擊斷

了左臂的女孩子，用右手捧着左臂，還能夠哭喪着跟着他們走；因爲在她，如今已經是沒有親人沒有去處了。他們一羣人散了之後，在那裏便僅僅留着兩具在血泊中躺着的死屍。大概她們與她們的在地下活埋着的丈夫，便由她們流出來的鮮血，流滿了地上，漸入了地下，遙遙的連結起來了。她們的屍骸的躺在地上，好像正要暴露那廠主的罪惡一樣而暴露着；同時，她們也好像要做地下的死屍標記似的，說是在這兩具死屍之下，還活埋着十幾具死屍。

他們一羣人走出了礦場，再走入椰樹林中。因爲椰樹高高的把太陽遮着，所以走下椰樹蔭下，各人到覺得一股涼氣；到了這時候，各人才知覺到他們一羣人剛才都是站在炎炎的赤日底下的。

走過了椰林，又是一片芭蕉林。芭蕉，在南洋是產生香蕉的；當人們走過去時，那從芭蕉的大葉中伸出來的一串串的香蕉，便似乎輕輕的在他們的頭上摩撫。這在平時，或者

可以使他們感到一種所謂接近大自然的和諧，但在今日，却使他們感覺得一切都被資本家所佔有。走過了芭蕉林，接着就是一團厚厚的修得整整齊齊的金竹籬。那竹籬的內面，是錯雜的種着各種熱帶所特有的奇樹；有幾株的樹上，這時正開滿好大的紅花。從竹籬門進去之後，兩旁的夾道，是錯落的順次排着各種盆花。那條夾道是灣灣曲曲的通到客廳。這客廳是他的別墅的五間大洋房的最中的一間，於是乎他們走了進去。

這樣襤褸的工人以及工人們的妻子，是從來沒有到過這樣幽雅的地方的。因此，那裏的傭人是覺得詫異，而這裏同去的婦孺，也是特別的被那些眩目的裝飾所眩惑，東看看，西看看的。

阿元對着那個傭人說明他們的來意，說了之後，那傭人才去請了廠主出來。

阿元他們三個人是立在廊簷下，許多同去的婦人都立在階前。廠主出來時，阿元頭皮緊緊的，好像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對廠主說。

「頭家！你知道，昨晚東三區的鑛坑，已經壓死了十五個人呢！」

「是的，我知道了！」廠主昂然的淡然的回答。說了又把那雪茄烟斗放在嘴裏，扁着嘴，把口腔裏的青烟從鼻孔裏擠出。

「不過，頭家，他們壓死了。他們的家屬就要餓死了呢！」

「她們難道要我養活嗎？又不是我把他們壓死。」

「不是你還有誰？難道是他們自己！」

「總之，這是天數，我的鑛坑，也是損失不少呢！」

「並不是這樣的話，你的鑛坑損失了，他們用他們的生命殉葬了還不够嗎？」

「……」廠主的鼻孔裏噴着青烟沒有回答。

「不過，問題不在這種地方；我們的來，第一，是要求快點把屍骸掘出來；第二，是說一說每個人的人命費；第三，才講到他們這批家屬的贍養費子女教育費等等。」

「你們今天是特地來辦這件交涉的嗎？」

「是的。非但這一件，你今日還打死兩個人呢！」

「你們去罷，我沒有功夫同你們多說。」說到今日的打死人，廠主好像不高興說起的樣子，要把他撇開。

「不，你知道你是犯了罪沒有？」

「誰犯了罪呀？」廠主把嘴裏的雪茄烟到取在手裏，說了這一句話之後，就走進去了。

「頭家，你不能走，你還沒有回答我們的話呀？」

「哄！」他又在客堂的門檻內站住了。

「我們問你，你不能走——」阿元的說話的聲音已經嚴厲起來了——「你的鑊坑違背了政府的條例，視人命如兒戲，壓死了十五個工人；你今日又當衆行兇，唆使他人，

用手槍打死了無辜的婦孺兩人，受傷一人；你究竟如何辦法？」

「這，不要你問，我自有辦法！」他的心裏也有些震動起來，但仍在使用手指敲着他烟斗裏的烟灰。

「你不怕犯罪嗎？」阿元是聲振洶湧的問。

「不要你們管，你們去好了。」他說着又走進去了。

在無可如何的情形之下，大家退了回來。

這一夜，阿元仍舊到鑛場裏做夜工。但那夜沒有月，烟霧迷濛着椰林，鑛場中各處的電燈都籠罩着一圈厚厚的水汽。阿元是因爲那一日沒有做日工，所以在昨晚七點鐘時便走入鑛場中。

阿元先走到那個吸水龍頭的地方，那個守龍頭的工友就開始告訴他，說：「昨晚壓死了活活的十一個人還不算，今天早晨又活活的打死兩個人呢。」

阿元接着說，「是呵！現在的廠家，真是不講理了；我們今日去說一說，他還睬也不睬呢！——這，爲了我們自己的生命計，爲了已死的工友們復仇計，我們到要想個法子呀！」

那邊有一個工頭走來了，阿元很安閑的拿出一支紙烟來，裝着沒有看見誰來的樣子，來向那個守龍頭的工人借火；他點着烟，當第一口的青烟從他口中噴出時，那工頭已走到他們身邊了。他交還了那個工人的火柴，輕輕的說一句「等着消息吧！」又很安閑的走開了。

他沿着那小路的邊岸走，走不到二三丈路，轉了一個灣，那裏樹着一盞電燈，那電燈下是蓋了黑影，於是他又立在那裏，同那個工友談話。

「朋友，爲了那十一個被壓死的工友，爲了那兩個被手槍打死的女人，我們應該表示一下呢！」

「正是呢，我也是這麼想；今日我是看那包探長開槍打死人的；我當時恨不得跑過

去把他的手槍奪來，打死那些走狗，以及走狗的走狗，以及那個指使劊子手打死人，而打死了人還在微微的笑着的廠主。——可惜我沒有傢伙，如果有了，我還去幹他一下，出一口氣。」

「朋友，你要當心你的說話呢！」——阿元把他拉到電燈的黑影裏立着。——「現在，我要你暫時丟開了你的工作，我們且分開來，鼓動鼓動大家的情緒。我們只要他們等着，聽我們的命令。」

於是他們便在黑影中跑出，分頭去接洽起來。

這時的天忽然下起雨來，而且下得很大。在南洋，這種雨是常有的，所以也沒有什麼稀奇。但正在下雨的時候，那隨着工友因為躲雨而退到淘沙棚下面去的阿元，忽然聽見他的工友，即是剛才與他分開向各面去接洽的那個工友禮和，在他的後面輕輕叫他的聲音，他急忙回過頭來。他們本來是決定先向各地工友接洽一下，待得各方的工友都同

意之後，再來給廠主一個總罷工，使他在這市價很好，等着交貨的時候，受一個好好的教訓。

那時因爲大雨，每一個的工友，都紛紛的退到淘沙棚的下面，或是那鑛場的旁邊的「亞搭」屋中去了。電光交刺的閃着，雷聲震人的響了起來。鑛場的水澗中，頓時奔騰着流水。

那離開這個鑛場不遠的舊的鑛場的水塘（儲水湖）即是從現在的鑛場的淘沙棚中流下來的泥水的積蓄處，這時也頓時使人覺得特別的洋溢起來。以地勢論，那個儲水湖的水平面，是足足的高過這一面的鑛場幾十英尺乃至一百左右英尺的；但一向因爲那邊築得很高的岸，與這邊的鑛場的一部分的水而漸漸的從那裏放過來流通着，所以也不覺得什麼。但如今，却因爲大雨的關係，那裏築的邊岸是漸漸的已經有了頓坍之勢；而且那大雨也驟然增加了池中的水量不少。

這時禮和不知怎樣想起來的，忽然他擠到那些工友在躲着大風雨的淘沙棚下，在阿元的肩上輕輕的一拍，把他叫了過來。他沒有等他開口，便把他拖出那躲雨的棚下，在黑暗中跑上那儲水湖邊上去。在鑛場中，他們的鐵鋤，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帶着的；於是他們便盡力的在那處邊岸開掘。他們要把水池中的水統統的搬移了過來，讓這整個的鑛場沉沒了，才可以舒一舒氣。

他們本來已經在各地接洽了許多，約着他們等他的命令，乘機有一個表示；所以這時候的工友，一大半都已經是情緒很緊張的了，但他們並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舉動。

正在這個時候，那雷與電驟然在他們的前面發生起來，鑛場中的某一盞電燈忽然流了電，一時間全場光明，如同白晝，但一轉瞬，全場的電燈都完全黑暗了。於是大風帶着狂雨，一陣陣的打擊到工友們的身上，他們在黑暗中不由得不振起精神來，他們是手挽手的聯結着了。他們要在這情形之下，打出了黑暗和暴力的壓迫。

在黑暗中，在大風狂雨中，阿元與禮和把那個儲水湖的口開了，湖裏的水，便滾滾的向這邊鑛場流來。頓時間，那湖口因爲水的衝激，立刻變成一個大大的水口。於是鑛場中便一點點的把水填滿了。

當阿元與禮和跑回了工友們的隊伍中時，在那裏的工友們，已經很了解這種舉動。同聲一致的很起勁的喊：

「我們把這鑛場水葬了吧！」

「我們把這吃人的鑛場水葬了吧！」

「我們聯合起來，給資本家廠主唱葬歌：我們爲被壓死的工友復仇！」

於是這泥水填滿了整個鑛場，正如經過了變革以後的社會，沒有任何階級存在的那麼水平；於是那工友們的歡呼的聲音，已經透過椰林，透過芭蕉林，而一直搖動了那資本家的住屋的別墅，以及資本主義的建築。

二九四，十六，作畢南洋。

晚飯

當着一個秋末冬初的季節，接連的落了幾天的冷雨，禁在宿舍裏呆坐，實在有一點悶人。何況又是禮拜六的下午，又沒有功課，又不高興出去，又懶得和同學們談天，日子真過得有些無聊。抽香烟，嗑瓜子，也不能解救得了這種寂寞的空虛。這樣無聊的日子，自然只有希望它快些過去，總算又是過了一天。到了三四點鐘的時候，看看天氣這樣的陰沉，冷雨還不斷的在落着，各人的肚子裏，都在期待着吃晚飯了。

「勤務，勤務！」實行了軍事化教育以後的大學生，把茶房叫作勤務，自己也就裝出軍官的神氣，在叫茶房了。

一個勤務，經過了一號二號的門口，走進了第三號宿舍。

「張先生，做什麼！」

「你到廚房去看看，看開飯了沒有，你催廚房快一點開飯。」

「還早啦，現在只有三點半鐘呢！」

「你去好了，多什麼嘴！」大學生的張先生，放出上級軍官對勤務兵說話的態度來

了。

勤務走了之後，隔壁二號的老李，走了過來。

「無聊得很，這樣的雨天。」

「無聊得很，連口水都有些清淡起來的樣子，只想吃飯。」老張回答。

「無聊得要吃飯！」和老張同房間的王子谷諷刺的插入。

勤務回來了。他說「已經催過廚房了，廚房還正在洗米呢！」老張「唔！」了一聲，勤務又出去了。

「大學生們，可無聊得要吃飯；但一般的災民與叫化子們，却飢餓得要吃飯呢！」王子谷接着又冷冷的說。

「謝謝吧，你的社會主義又來了。」老張卑衷的回答。

「這不是我的社會主義，老張！這是事實。你只要想一想前年的大水災，去年的水災和旱災，今年的大旱災。你只看一看街上的災民與叫化子的情形，你再去聽一聽那些全家自殺，全家餓死，以及吃草根樹皮的消息，你就會曉得，這不會是我的社會主義。」王子谷便喜歡這麼一大套。

這些情形，身為大學生的張永貴，又何嘗不知道呢？如果不相信的話，他的抽屜裏，現放着他父親幾次的來信，說是今年如何的收不到半粒交租，鄉村農民的如何可憐窮困，以及要他在學校裏如何的節省儉用等等說話，總是說得一大篇的。可是，張永貴的父親，畢竟還是不斷的寄了錢來，而張永貴自己，也永不會經歷到一些真正的困苦的境況，所

以他對於下層社會的生活，始終是不大關切的。再加上他本來有些普通的大學生的脾氣，喜歡立異自高，自己偏不肯在別人前面認輸。因此，他對於王子谷所說的這一大套，便表示着一副不服氣的臉色。

「是的，老王，這些，我也曉得。可是，老王，我得問你，你這個社會主義者，你爲什麼也躲在最高學府裏，過着大學生的生活哩！」

王子谷曉得他是強辯，可是他却沒有話說，只是用鼻孔嗤的笑了一聲。

這一聲笑，老張可感覺得有些難受。他覺得心中有些悶氣，要值得在老王前面發洩發洩的樣子。

但是，正在這時候，二號裏的老羅，又走了過來。他說，他們已經買了一瓶白干，一包花生米，要請他們過去，吃他一點。

老李，老張，老羅，一同走了過去。

雨是老在落着的，真落得有些悶人，好像永沒有停止的意思似的。

二號宿舍裏，白干的氣味，還在洋溢着。可是，吃飯的號聲，已經起來了。

真有些奇怪，無聊的時候，覺得時間真有些過得太慢，使人等得有點心焦；可是，當着有酒喝，有天談的時候，而兩三點鐘的時間，又似乎過得太快似的。

並且，在無聊的時候，老張的口裏的確是無聊得出清水的；可是，當吃了白干與花生米之後，他的口的感覺，却感覺到有些熱躁與疲倦，反是需要一些清水了。

不過，老張雖然和老李、老羅他們，喝了一些白干，但心裏還是感覺不很舒服，他好像有些醉，但却並不醉；但又想裝一裝醉。人生算什麼呢，得快樂時且快樂，得糊塗時且糊塗；老張是有那麼的一套的。

「呵，吃醉了喇！」老張站了起來。

「沒有吧，差得遠呢。」

「不，的確吃醉了，吃醉了真痛快！唔，身子飄飄然的。」

「老張，你的理想中的密絲呢？你的浪漫司呢，你到說一說看，看你是真的醉，還是假的醉？」

老李是稍乎曉得一些老張的婚姻問題的，所以，他便在這方面提了一提。

可是，這一提，的確使得老張不高興。

「浪漫司，浪漫司，呵！我的妹妹！」老張的假裝着醉的心裏，想起小學時代的女同學來，真的幕上了一片不快的陰影。因此，他又裝着醉了的樣子，呵呵的狂叫了起來。

「喂，喂，我們且去吃飯吧！回頭再說你的妹妹！」老羅催着老張，說是先去吃了晚飯再說。

「不，我先告訴你們，關於我的妹妹的事吧！」他沒有醉的心裏，故意要裝作醉的神

氣。可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的一幕，便頓然的在自己的眼前，顯現了出來。

王淑貞，是自己小學時代的同學，那時，他們倆非常的要好，的確是出入相惜，形影不離的。自然，在那個時候，老張自己，也還是個小孩子，並沒有什麼婚姻問題，或男女關係的意識；只是覺得兩個小友朋要好，時常擠在一塊，覺得舒服些就是。可是，接着，小學畢了業，自己雖然是升了學，但王淑貞却不得不因家庭經濟的關係，離開了學校生活了。這個時候，老張這孩子的小心靈中，已經感覺得有些寂寞與悲哀。

在老張進了中學的第二年，王淑貞的父親死去了。第三年，正當老張要在初中畢業的那一年，王淑貞出嫁了。這其間，老張也有想娶他之意，但終於自己在躊躇着，不敢向自己的父親開口。到了後來，他總算硬着頭皮把自己的意思，向自己的母親呈訴了。但母親的理由，却說王淑貞家境不大好，父親是不會歡喜的。她並且告訴他，他的父親已在替他留意着有錢的女兒，要他不要發急。因此，他就沒有另外的方法可想，終於讓王淑貞嫁了。

出去。這個時候，老張是已經曉得了人生的悲哀了。

初中畢業以後，老張也便考入高中。到了高中，戀愛之類一套的把戲，老張是很懂得了的，而且也是很需要扮演，很能扮演的。可是他雖然在追求着女同學。雖然用各種方法，向她們進攻；但是，結果呢，非但毫無成績，而且在有些地方，簡直使他不堪。因此，他反是時時的想起了王淑貞來。他把王淑貞當做他理想中的愛人。接着，在高中第二年的時候，家裏給他訂了婚。可是，這個女子，他始終也不感覺到怎樣滿意。——雖然說她家裏還有幾個錢，沒有兄弟，是一個寡婦的獨養女；雖然說是自己的父親很得意，但自己總不喜歡她。因為這個樣子，他又時時想起王淑貞來。

「呵，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你爲什麼——」

老張裝着醉的樣子，高叫了起來。他想發一發牢騷，問一問王淑貞，你爲什麼沒有錢呢！可是，他的沒有醉而裝着醉的頭腦，却明確的告訴他，這是有些近於王子谷所主張的

社會主義的，於是便縮了回來，改了一句說話。

「我的妹妹，你爲什麼離開了我呢？你爲什麼丟了我呢？呵，呵！」

許多同學，從他的身邊擦過去。王子谷也在他的身邊走了過去。他們都把他看看，面孔上都帶着一些輕蔑的笑意。

老張看了這種情形，實在有些不高興。心裏想，「媽的，他們笑我」但他却不能裝着更醉的神氣，把笑他的同學，拖住了罵一頓的。

「吃飯去吧，吃飯去吧！」老李與老羅，每人拖着老張的一隻手，把老張拖到了飯廳裏去。

三

這大學，是個窮大學，因此，這大學的飯廳，也便有些破敗相。

當老張被老李與老羅拖入飯廳的時候，老張一眼看見的，便是對面一排的五個鐵

柵窗子上，擠滿了的蓬首垢面的人頭。

原來，這個飯廳，是一所狹長的平房。向着這一邊，除了兩頭兩雙門以外，一片都是半截的格子窗。向着那邊的，却是一堵甄牆，甄牆上面，順次的開着尺半見方的小洞，洞中又立了五六根鐵柵。這鐵柵小窗的外面，便是一條狹狹的小道，這小道隔着一條小河，就是通東門的馬路。

這近年來，因為是旱災連着水災，鄉村的農民，簡直沒有方法，再在鄉村裏生活；他們不得不丟了田園，丟了自己的家鄉，帶着一大羣的老幼妻兒，向着都會裏求生。可是，這小小的省會的市區，又因為整頓市容，以壯國際觀瞻的關係，很嚴厲的禁止着這一批災民往城裏跑。因此，他們便不得不成羣的流散在東門外這一帶的馬路上了。

可巧，這一個窮大學，又設立在這東門外的城邊上，而這窮大學的飯廳，又正好隔着一條小河，對準了馬路；因此，每逢這飯廳裏在吃飯的時候，這沿着外面的小路的一排鐵

柵窗，便擠滿了蓬首垢面的人頭了。

這時，老張裝着醉意，踉蹌的踏進了飯廳。他一眼看見這一排五個鐵柵窗上面擠滿的人頭，便以爲自己已經到牢獄的前面，而自己與牢獄的世界，也僅只隔着這幾根鐵柵似的。

窗外還在落着淒涼的雨，這雨，就淒涼的毫不容情的永久在這一批囚徒們的頭上。灑。窗內，是一片的人聲，碗筷聲，以及在嚴重的濕氣壓迫之下的一些熱燙燙的蒸汽的氳。這裏，這隔着幾根鐵柵的地方的確是兩個世界。

「那是地獄，還是囚牢呢？」老張心裏想着，溫情的人道主義，好像在他心中自然的滋長起來的樣子。可是，轉念一想，這有些近於王子谷的思想，立刻又把他壓了下去。

老張在這邊靠低窗的一個位置上坐下，面對前面的鐵窗與人頭。拿起筷子，聞着一股在輪船統艙中時常聞到的洋米飯的氣息，鼻孔裏的嗅覺，感覺到了十二分的和不諧

的情調。這裏，原來是一處產米的區域，如今，却連這普通的用米，也不得不仰着進口的洋米。他聞了一聞這洋米的氣息之後，剛才吃在肚子裏的白干與花生米的力量，忽然抬起頭來。他覺得肚子還飽，不想飯吃，把碗捧了起來，又給他放下了。

「老爺，先生，餓煞了，把一口飯吃吃！」窗外的叫化子，在嘈雜的叫着。

老張好像感得了一種壓迫似的。忽然在桌子上面一拍，大吼起廚房來。

「廚房！廚房！」老張眼睛光光的在尋找着廚房。

「什麼事，張先生！」一個廚房匆匆的跑來，站在老張的前面。

「這是什麼米，臭的！你去叫老板來。」

「張先生，這是平常吃的米吓！」

「臭的！你去叫老板來！」他的神氣有威嚴，有些兇相。廚房不敢再響，退了開去。飯廳裏的另外的同學，都露出一副旁觀的冷淡的面孔，也沒聲響。

「先生，老爺飯臭的，賞給我們吧！」窗外的叫化子吼了起來。同學們在笑。

「老張酒醉了吧！」一個熟識的同學的聲音說。

「哈哈，哈哈！」一片很響的同學的笑聲。

廚房老板在笑聲中走了進來，站在老張的前面。

「張先生，怎麼樣？」

「怎麼樣！」老張用手在桌上一拍，「飯臭的，怎麼樣！」

「這是普通的米吓，吃了幾天了，大家都不說臭。」

「我說是臭的！」他抓起自己前面盛着的一碗飯，連着碗帶飯，在老板前面一丟。勃冷」一響，碗打破了，白米飯在地上開着花。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老板夾夾眼，也不加阻止。

「怎麼一回事！」老張輕輕的重複着，好像感得有點勝利。

全飯廳靜默了一回兒。

老張一個人，沒有吃飯，退回到自己的宿舍去。

四

老張一個人躺在自己的舖上，聽着外面的雨聲。

自己是勝利了嗎？不。自己真的是吃醉了酒嗎？不。他靜靜的在想着。這算什麼呢，這不是無聊嗎？

無聊得要吃飯，無聊得不要吃飯。這算什麼意思呢？饑餓得要吃飯，饑餓得沒有飯吃。這是爲什麼緣故。

馬路上，一大陣一大陣的扶老攜幼的災民流離團，鐵柵窗上一個一個菜色饑餓的面孔，「把一個鈔！把一個鈔！」到處碰到的小叫化子的哀求的聲音，父親的家道中落

的警告，教授們在講堂上講的農村經濟破產的理論，王子谷這討厭傢伙所談的言論：
：媽媽的，媽媽的，這一切雜亂無章的印象，都一時匯在他的腦海中。他幾乎被壓得不能
轉動。

他用力的轉了一個身。

大學生應該做些什麼事，難道應該這樣無聊的麼。

唔唔，他忽然坐了起來。抓緊拳頭，在台子上一拍。

王子谷已經吃過了飯，走了進來。

冬夜

冬夜。北風在呼嘯着，地上全結着冰。

丟那媽的天氣，都說今年是不大冷了的，可是，一冷起來，真冷死人。

在一條冷靜的馬路的旁邊，無力的路燈，幾乎被北風刮得快要凍僵了，只是無神的在眯着眼，發着抖。同時，這路燈柱的下面，也躲着陰影，在發着抖。

時間是在深夜的十二時以後了，這一條馬路，本來就沒有什麼人打這裏經過的，何況又在這樣大冷的深夜呢？

這時，這打着寒噤的躲在電桿後面的陰影，好像有些等得發起慌來的樣子，便踱出馬路的中心來，向着兩頭眺望。丟那媽，真是一個鬼也沒有呢？

這地方，他想着，可不是生意經。到這個時候，還有那個鬼才在這裏出現呢？照理，這種

買賣，是應該到比較有人出現的地方去做一做的，但是，那種地方，如果來往的人，真的太多了，這買賣又做不來的。

昨夜一夜，也是在這裏空等了一夜的。今夜，莫非又要這樣的吃一夜北風嗎？可是前夜呢，不是也等到十二時以後，差不多是一點鐘的時候了，才有一隻豬糞送來一隻僅有四毛錢和幾個銅板的皮包，以及一件破舊的駱駝絨的袍子嗎？既然幹這個生意，遭生意也只能這樣的幹呀！

他在馬路的當中踱了幾步，手中緊緊的握着他的傢伙。他覺得他的傢伙，好像在向他發笑。他自己也在發起笑來。丟那媽，他現在會靠着這傢伙吃飯，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欺騙、嚇詐，真有他的。這不過是一根五六寸長的木頭呀！鬼都嚇他不倒，却會嚇倒了人。這真叫做豬糞。他真的會心的笑了出來。

想起了自己的事情，從前來上海的時候，何嘗不抱着一片的遠大的希望的。自己有

的是力氣，上海所需要的，也就是這種力氣。自己有了這種力氣，還愁會餓死馬路上不成？那一年到了上海，立刻在高昌廟的鐵工廠當中找到了事。生意雖然是苦，可是自己有力氣，還管得這些。可是過了幾時，自己的身體，却也有些慢慢地吃不消了。不過吃不消，也不要緊；一方面是因為生活做得熟手了，一方面也就因為要吃飯，自然也管不到身體不身體的。

一個人活到三十幾歲了，還沒有老婆，還養不了老母，這有什麼法子呢？身體吃不消，自然還只有苦幹的。那個時候，他也曾經積了幾塊錢，他就把留在家鄉的母親接了出來。可是，等到把母親接出來以後，便碰到了東洋人的打仗。打仗的開始，工廠裏倒加緊了工作，開起夜工來了。但是，過了幾日，東洋人的飛機，便在工廠的烟囪上面盤旋。真是丟那媽的，這樣一來，非但夜工不能夠做，便是日工也開不成了。這有什麼辦法呢？自己是一個男子漢，聽他怎麼樣的打仗，也沒有什麼要緊；可是，自己的老母，讓她在上海等着做炮

灰，總不是辦法。而且，有了一個老母，要是真的逃起難來，也是不大方便的。這樣，他便把母親送回家鄉去。

等到他從家鄉回到上海以後，上海是不大不同了，鐵工廠是不開門了，聽說是東洋人不許開門的；上海的市面，也就衰落了下來。大家都說，上海灘，真的要攤下來了。這還有什麼辦法呢？找生意吧，再到那裏去找生意呢？這個樣子，他就東飄西蕩，不曉得過的是一種什麼日子了。

他何嘗不想振作呢，但是，你要他從什麼地方振作起呀！

那一天，他在斜橋外面的垃圾堆上踱着，希望在那裏或者可以發現到一些什麼東西。可是，他在垃圾堆上踱着踱着，又用腳來隨便的踢着踢着，終於發現不到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在他正想離開那裏的時候，却看到了一支露出一兩寸長，好像正在對着他的眼睛瞄準着的手鎗。手鎗！他的精神一振，心裏便在突突的跳着，好像自己已經犯了什麼

法一樣。他低下身去，等到自己的右手要觸到那支鎗口時，又急忙的縮了回來。一面又重新挺直了身子，向四面張望了一下。可巧，那時已近傍晚，夕陽雖然還有點餘紅，但馬路上的路燈，却也早已放光；同時，馬路上雖然有個把行人，但這垃圾堆的就近，却還是他的自由的天地。他壯了一壯膽，重新俯下身去，用兩個指頭，輕輕的夾住那個鎗口。接着，他又用力的搖了一搖。立刻，那旁邊的垃圾鬆了開來，這被他當作手鎗的東西，便在他的手上了。

他細細地看了一眼，這的確不是手鎗呀，却害了他一趟白担心，抱了一趟白高興。

丟那媽的，是一根木頭！心裏好像受了什麼侮辱似的，立刻便把它往遠處一丟。

他呆呆的立着，呆呆的在想。

呵，要是真的是一支手鎗，作興是舊了一點，但至少也總有一二十塊錢可賣了吧！丟那媽，人窮了，連垃圾也來欺侮他了。

不過，這傢伙真像一支手鎗呀，真像，真像呢！我何必得丟這樣快，再去拾起來看看吧！

他又踏着垃圾，走了過去；在那垃圾堆上，又抓住了這支「手鎗」，又在手中細細的端詳着。

這是一根五六寸長半寸口徑的圓棍子，外面油着黑油，不曉得是作什麼用了的。看後面有了一些斷痕的情形，倒像是一根斷了一概的洋鼓箸。

他在手中玩弄了一下，又把它當作手鎗，裝作握鎗的姿勢。

手鎗，他在鐵工廠裏面，是見得多的；同時，上海馬路上的「抄把子」的情形，他也是領教了多次了的。

這個時候，他因為把這木頭做一做瞄準的姿勢，同時，又下意識的如遇到抄把子的時候一樣，把兩手舉了起來。

便是這個樣子，他不曉得怎樣的靈機一轉，便好像發現了什麼謀生祕訣似的，臉上現出了會意的笑容，把這木頭細細的摸去一些泥灰，好好的裝入了袋裏。

他有了根吃飯傢伙，以爲一切的生活都可以解決了似的。便帶着一肚皮的高興，走了靠近法租界的一處小衙堂。可是，等到他決定要帶着這件新得到的吃飯傢伙去做生意時，那些一向在心中潛伏着的恐懼心，羞恥心，道義心，以及運命，吃官司，坐牢，法律，許多莫名其妙的東西，都匯了上來。做嚇詐匪，去剝豬糞，也該真的有一把手鎗呀！這是一根木頭，怎麼能嚇倒一個鬼呢？要是被人識破了，不是白白的去吃官司嗎？並且，自己的確還是一個青年呀，這種說不出口的事，難道是自己應當做的嗎？

但是，他又在反一面想起理由來。他想，現在是連飯都沒得吃了的呀！人格算什麼呢，難道還是白白的讓它餓死好些？何況，就是嚇詐不到什麼人，被巡捕捉去吃官司，還不是能解決了吃飯的問題嗎？並且，如果不敗露呢，如果能成功呢？

這樣，那樣，他自己一面想，一面反駁，總不曉得躊躇了多少時候。一直到了前天晚上，忽然北風驟然大了起來，馬路上的行人，似乎看不見一個鬼影。他在各處的馬路上巡閱

了一圈之後，才決定在這靠近棒球場的立燈來路的轉角等候着他的顧客。

立在寒風裏等着顧客，而顧客又是老等不到的時候，他的心中，還是自己在打着仗的。他怕巡捕，怕被人發覺，又怕沒有主顧，白等了一夜，吃了一肚的北風。他想回去，洗手不幹這種行當——何況現在還沒墮入這個泥潭，身價還是清清白白的！但是，他還想等他一等，碰一碰自己的運氣。作興也有隻把豬糞，高興送一些禮物的呢？

同時，他又在練習着生意來的時候的幾句說話。并且，他自己也曉得，這關於生意經的說話，是應該不急不忙，軟硬都來得的。

譬如說，看準了主顧之後，你應該突然的用手鎗對住他的胸口。一面，你得不急不忙，裝出老槍的聲音！

「朋友，識相點，年關到喇，借兩個銅鈔用！」

於是，接着呢，你就應該硬了一下，轉變了一個兇狠的聲音：

「豬獯儂認得人勿啦，儂欠死板凳，阿要吃生活！」

這個時候，對方是只得把皮包或衣裳都脫下來的了。你等到生意做好，衣裳及皮包檢好之後，又得用安閒的聲音說一聲：

「朋友，謝謝儂，下趟會，阿拉也是嚙阿辦法的。」

於是，自己就一溜烟的從馬路上一轉灣的溜開了。

可是，這些動作與對話，他雖然在暗暗的默記着，但等到一個生意真的來了時，却一點也沒有應用。不過，結果畢竟是成功了，這也總算難得。

前天晚上，也就是他第一次做這行當的晚上，時間是差不多到了半夜一點鐘了，立潑來路的轉灣的地方，忽然轉出了一個人影。那個時候，他好像着了鬼似的，「嚇！」的一聲喝了起來。

自然，經這聲音一喝，對面的人，也就如着了鬼似的發起抖來了。

稍乎靜默了一下之後，對面的人反是鎮定起來了。他用眼睛看住他在破手袖口露出的半寸長短的鎗口，一面用手在懷中摸着他的皮包。

「朋友，沒有多少銅錢，你連皮包拿去吧！」這口氣似乎比他還安閒似的，把皮包遞了過來。

他用左手去接着對面送來的皮包，全身都在抖得發跳，但是，他自己却曉得這是第一次做的生意，無論如何，須得努力的鎮定。他因為想到鎮定，所以，不期然而然的，也就把自己的手槍，老是鎮定在對方的眼前了。

這在當時，對方的人，因為自己偶然的碰到這種情形，心裏自然是有相當的驚慌的，那裏還有功夫注意到拿手鎗的人的發抖的情形呢？同時，他以為對面拿手鎗的人，死死的把手鎗對住了自己，這也不是好事，以為要衣裳，也是這批攔路打劫的毛匪，所常有的勾當，沒有辦法，也只好把自己的破舊的駱駝絨袍子，脫下來給他了。

等到那個人走了以後，他才在心裏笑了出來。丟那媽，這事情是這樣容易的。於是，他如大夢初覺似的，趕快捲起了袍子，向立潑來路的轉角隱去。

從那時以後，他的確以為自己的生活，是有了出路了的。第二天，他便利用了那皮包裏的四毛錢，飽飽的吃了一頓好飯。從此以後，生活還能愁什麼呢？可是，第二天晚上，等了一個整夜，却看不見半個鬼影，只白吃了一肚子的北風。這北風，吹在人身上，是刀子在割着一樣的痛的呢！自己的身體，手指，脚桿，被它吹着吹着，是慢慢的便要凝固成冰了的樣子的呢？你想，這生意，是人做的嗎？何況等了一夜，還是沒有生意。

今天晚上，看看，又是十二點鐘以後的時候了。要是再不見一個鬼，祖宗爺爺，不送一隻豬糞出來，就是今晚上不凍死，不日也是會餓死的呢！

可是，正當他這樣想着的時候，馬路的遠處，已經響着脚步的聲響了。呵，生意來了，我的祖宗爺爺，你要幫助我，使我鎮定些吧！我應該好好的應用我記熟的幾句說話呀！

「唔，一個大塊頭，穿大衣，操那，一定是在拚頭那裏，悶了覺回來的，好傢伙，這一票生意，真正老牌的豬羅！」

他看着那個人好像無思無慮的，在馬路中間踱了過來，心裏在這麼想想！

「嚇！」

他喝了一聲，一步跨出，用那支木頭，在袖口中露出了半寸的光景，對住那人的胸口。

「啥事體！」

對面的人，安閒的站住了。

「朋友，借兩個銅鈔用用！」

「你當我是一隻豬羅嗎？」

「那裏，那裏！」

他心中自己在發笑，你還不是一隻豬羅。

「那末，算是我的晦氣！」對面的人，立刻就自己在摸他的皮包。「勿會多帶銅鈔，大家客氣一點吧！」

他接過了皮包之後，「手鎗」還是對住了那人。

「還要那能呢？」對面的人又問：

「朋友，借借儂地件大衣吧！」

「操那，真的還要剝我的大衣，你把我當作什麼？」

「豬糞，識相一點，客氣一點末，借一借大衣，勿客氣末只好等阿拉自家來剝。」

「好啦，好啦，我自家脫下來就是啦！」

可是，正當對面的人，在脫自己的大衣；他在留着神，看着對面的人在脫大衣的時候，一部輕快得一點也沒有聲音的腳踏車，已經在他們的身邊停下，而從車上下來的一個巡捕，也就正式的用手鎗指住了他的胸口了。

真的碰到了巡捕，真的碰到手鎗！

他突的一嚇，便下意識把自己的兩隻手舉了起來。

「操那手鎗交出來！」

這巡捕好像獅子般吼了一聲。一霎眼間，那個穿大衣被他當作豬羶的傢伙，也抽出了手鎗來了。

他這才明確的曉得，自己已經碰了釘子，——這穿大衣的，也便是穿便衣的包探。完了，「手鎗」是只好交出來了。

所謂手鎗，便是那次在垃圾堆上檢來的木頭。

那巡捕在他手中接去了手鎗之後，又細細的檢視一下，開首是感得一種輕微的滑稽的微笑；接着，就好像受了什麼侮辱似的，立刻就露出很兇狠的面孔，辟啦，便是一個耳光。

「啥物事，假手鎗！」

一副鐵手銬，也是預先帶來似的，出現在他的眼前了。

「局裏去！」又是一個耳光。

看情形，這一趟是非吃官司不可了。——在以前，他是曾經想過，拚着去吃官司，也是可以的。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想起了真的要吃官司，心裏倒又害怕起來了。

「先生，」他跪了下去，「饒了我這一次吧，你做做好事！」

「做好事！你要剝別人的豬糞的時候，爲什麼不做好事？」那個穿大衣的高個子，也動手來銬他的手銬了。

「先生，我是沒有辦法的呀，你當我是一個教化子吧！」

「教化子！你可要剝別人的豬糞！」

「你饒我是初次吧！」

「初次，你想想看，阿是初次？」手銬當做武器，對面的人，就用這手銬在他的身上，面上敲。「我們是有人報告的，你想想看，阿是初次？」——前天晚上，你也在這個地方，剝了別人的一件袍子，可是？——一下子的手銬甩——拿了別人的皮包，可是？——又是一下子的手銬甩。——初次？你說初次？」

「是的，是的，先生！不過，我沒有辦法呀！我的手銬是假的！」

「手銬是假的，你的膽子更大了，——不要多說話，銬起來，行裏去！」

這還有什麼話說，討饒是不成功了的，與其跪在馬路上挨打，到不如讓他銬着到行裏去吧！他馴善的發着抖，讓他們給銬了起來。

北風仍在馬路上刮着，三個黑影，慢慢的在馬路上消滅了去。

冬日

一

自己在他鄉教書，混口把飯吃吃，生活過得去，不至於餓死，家鄉也是懶得回去了的。可是，這一次，却不知想起了什麼心思來，究竟趁着這一個大冷的天氣，冒雪走回家鄉去。

一到了家鄉，家鄉的人們，以為你在外面教了這許多年的書，自然也應該是一個紳士了的，於是也就有許多，匆匆忙忙的跑來，找我去做紳士。本來，這也難怪，像我老家住着的這樣的一個鄉僻縣份的小市鎮，全村一百來的戶口，能夠識字的人，就找不到半打。至於能夠穿一件長衫，到講事場面上說一句話的人，那更是找不出一個了的。所以，這一次，我一回去，他們就以爲這是一個十足難逢的機會，家鄉的事情，安得不找我去出一出頭呢？

那天下午，我坐在家裏，很無聊的捧着一個火籠，同家人閒談；忽然，聽見外面有兩個人叫着我的名字，走了進來。我放下火籠，走出去一看，原來是兩個兒童時代，在私塾裏讀子曰詩云的書友；現在是，都有了家室，在村鎮上算是首事的人物了。

他們一走進來，立刻就同我寒暄起來，問我是從海路回來，還是經陸路回來，問我在外面什麼學堂教書。在我呢，我只能又很客氣，又很隨便的答應着，却不曉得他們要來說些什麼。等了一下，那個比較矮一點的，吃成了一口的黑牙齒的書友，在身邊摸出一盒老刀牌香煙來了。他拿出一支香煙，對心坎的送了過來，樣子很是老槍。我順便把他的手看了一眼，啊，幾個指頭，幾乎都是薰得黃色的了，立刻就引起我一些厭惡的感覺。我本來也學會了抽口把香煙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可給他推辭住了。他見我說不會吸香煙，便好像覺得很奇怪。我從他的眼睛中看出來，好像在說，怎麼的，你連香烟都沒有學會，還說在外面碼頭上跑了這許多年呢？可是，他這一句話却沒有說出來，而說出來的，却是一句十

分漂亮，夾了幾個新名詞的話語。當時，我看他笑了一笑，把香煙順便遞給那一位同來的書友。「你們學界，是講三民主義，要新生活了。」我當時在想，新生活的名詞，也竟然能夠在這樣偏僻的地方，從這樣的一個鴉片鬼口上聽到，真是不容易的事呢？

我看着他們，用一根火柴，推讓着把兩根香煙點了起來。一陣青煙，又同時在兩個人的口裏噴了出來。

「一件事情，同你商量，你回來了頂好。那是非請你出一點力不可的！」這聲音是從長滿了黑牙齒的嘴吧裏吐出來的。

當兩口青煙從他們的兩張嘴吧裏噴出來以後，他們的談話便轉到正經事上面來了。

「我能夠幫得了什麼忙呢，我多年在外面，家鄉的情形，又不熟悉。」

「不要緊，你聽我說。」

「唔，怎麼樣呢！」我也只好漫然的答應着了。

「他的外甥女，小仙，」我們的這位抽鴉片的書友，用一隻薰得蠶黃的指頭，指着同來的另一位書友說，「他的外甥女，小仙，便是東大姊的女兒。東大姊，你還記得吧，便是嫁給裏邊人的那個？」

我看着他眼睛釘住我，好像一定要我回答的樣子；沒有法子，我便回答他說有點記得，只是記不大清楚了。其實，在我的腦子裏，實在想不起一個怎麼樣子的東大姊！

「東大姊先是給嫁裏邊老江的，他的從前的姊夫。後來，老江死掉了，東大姊便帶着女兒，轉嫁到下嶺殿。下嶺殿是姓張的，張是小族，但裏邊出來，却要打他那裏經過。頭月十七，裏邊人約了十幾後生（壯丁），帶着短棒，走到下嶺殿，把小仙夾半夜搶了去……」

看神氣，我的這位鴉片書友，我們這小村鎮上的首事，是還要滔滔的把這情形述說下去的。可是，在我，我聽到這裏，却無論如何，也有些摸不清楚了；於是，我不得不插入的問。

「東大姊沒有兒子嗎？」

「沒有，有兒子，也不會嫁人的。」東大姊的兄弟，直到這個時候，才開口說起話來。在他，好像他的大姊的轉嫁，是非辯正一下不可的。

「那末，裏裏人爲什麼要搶小仙呢？」

「噢，小仙是老江在世的時候，給他定了夫家的；夫家也是裏裏。」我的書友的一聲「噢！」使我聽得很寒心。依他的口氣聽來，好像這些事情，我是早就應該曉得了的樣子。「現在呢，小仙被裏裏人搶去了，可是河塘人却要問下嶺殿要人。河塘人仁宋，是說得很好的。他說，我拿出錢，我要人；你如今沒有人給我，你要還我的錢……。」

我如果再讓他講下去，這事情又會聽不懂了的；其實，他所說的那些情節，我原先就不大清楚，他要接着講下去，我便只好讓他講下去就是。可是這時，我又不得不插入的問了。

「河塘人，河塘人又怎麼樣的呢？」

「下嶺殿人，把小仙許給河塘人，仁宋的兒子，接過了他的聘金的。日子都擇好了，定在這個月初四，就要過門了的。現在却被裏裏人搶去了。這事情，弄得不好，要吃官司的。所以，我說，不如講了的好。世間上的事情，就是人打死了，也只有講事調和的，這有什麼方法呢？並且，河塘這一邊，仁宋，也是阿奎的親戚，——他又用薰黃指頭連着香烟，指着他旁邊的那位書友。——他的老丈人（岳父），便是仁宋的兄弟；而裏裏和下嶺殿這一邊，總算都是姊夫。所以，我勸阿奎，這事情，你是非出來收束了不可的。這種案子，鬧下去，又有什麼風光呢？」

這位阿奎，我們是私塾裏讀書的時候，攷名是叫張連奎的；他現在職業，是一個裁縫，所以大家叫他作阿奎。

阿奎，是一個不大會說話的人，看樣子，也很本份，我因為我的這位鴉片書友，一下一

下的指着他，便把他多看幾眼。因此，我便看見，當這位鴉片書友，講到勸他出來收束這件案子的時候，他的身體，便好像不安起來的樣子。

「那末，」我說，「這小仙既然許給了裏邊人，下嶺殿這一邊，難道不曉得的嗎？」

「唔，唔！」他們好像要斟酌一下，才可說話的樣子。自然，這種表示，我是能看得出來的。若說是下嶺殿既然曉得了小仙是已經被他的生父，許給了裏邊的人，他如今又接了河塘人的聘金，當然於道理上講不過去的；可是，現在，他們却是在我的前面講話，要是捏造事實，好像又是對我不起的樣子，所以便只好唔唔唔的支使着了。

「東大姊呢，她總曉得這事情的！」

「是小仙自己不肯去，她嫌裏邊是山頭地方，家又窮，不肯去。東大姊呢，她也作不得什麼主。她的丈夫，金里，已經接了仁宋的聘金，她還有何話可說。」

「那末，現在，河塘這一邊，是不是一定要女人呢？——如果他們一定要人，那是比較

難辦的。如果說不要人，那末，叫裏蟲人選出聘金就是了。」

「可是，裏蟲人又不肯出聘金呢？」

「不出聘金，便應該放出人來啲！」

「還不是這麼說！可是，他們又不肯把人放出來呢！」

到了這個時候，我方才把這事情弄得清楚了。原來，阿奎的姊姊東大姊，先嫁給裏蟲人老江，生了一個女兒。後來老江死了，東大姊就帶着這女兒轉嫁到下嶺殿去。可是，這女兒小仙呢，在老江在日，已經把她許給同村的一家人家了的。現在，小仙大了起來，因為小仙自己不肯嫁到山頭的貧窮的人家去吃苦，因為她的繼父金里，想得一筆配金，便把小仙另外許聘給河塘人仁宋的兒子了。到了最近，河塘人已擇好了日子，不日就要迎娶的消息，給裏蟲人聽見了。因此，他們便約了許多後生，在深夜的時候，把小仙搶了過去。

我把這事情的前因後果，整理得清楚了以後，接着就問：

「現在打算怎樣解決呢？——想來河塘人是不要人了的吧！」

「不，河塘人這邊，覺得有人還也好。」

「裏邊人把小仙搶過去之後，沒有同房吧！」

他們笑了起來，「那自然是同房了的。」

「不是處女了，河塘人也要嗎？」我也笑着問。

「河塘人這倒沒有問題，他們只要人。」

這種回答，在我，是有些驚異的。可是，接着一想。在這一種年頭，生活也教訓得他們，要他們不要注意到這些問題了。金錢，是實在的；女人，也是實在的；娶一個媳婦，會勞作，會出子息，也是實在的；至於處女不處女，元貞不元貞，那有什麼關係呢？本來，這些事情，就是在城裏的那些衛道先生的心目中，早已白米煮成熟飯，至多也只能付之一笑，感覺得無可如何的。何況還是一批普通的鄉人們呢？

「那末，這問題就很簡單了。要裏鼻人拿出聘金，抵還河塘人的聘金就是。」我說。

「裏鼻人不肯，并且拿不出錢來——他們根本沒有錢，才是死症喲！」

「沒有錢，就還人喲！」

「他說人是他早定了的，——人是他的。」

「下嶺殿人不要用這一筆聘金吧，他能交出聘金原數交還給河塘人，不是也就沒有了嗎？」

「他這邊有親生的娘，繼父也有養育她的心機的；他們，他把小仙養到那麼大，用幾個錢的聘金都不可以嗎？何況他們收來的聘金，還要給她置辦一些嫁裝呢？」

「這事情真有些難哪！」我說了之後，便沉思了起來。可是，在對面坐着兩位書友，却好像在笑我的簡單似的，面上現出了一種既失望却又輕蔑的表情來。

等了一下，我說，「這個樣子，我又能夠幫什麼忙呢？」

「我們今天晚上，在城內進士牌坊，張氏大宗祠請飯，請你也去一去。張友卿，尙卿，以及禮田，昌英等都要來的，你同去一去就是。」

「我又不會講事，我去做什麼？」

「我們把這情形告訴你了，你到那兒去，照事評事，總要能把這事情收掉了，不鬧到縣裏去就是了。」

「那末，我想一想吧！」

「不，你是一定要去的呢，我再等一下來約你。」

我們都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談，一時就沉默了下來。

「市隱，我們走吧！」我聽見阿奎，叫着這位鴉片書友的怪刺耳的別號。於是，我便注意起他的別號來。本來，這位鴉片書友，在私塾的時候，是叫做王大發的，現在大概因爲這大發兩個字，有些不大馴雅的缘故吧，所以才用了一個很雅很雅的別號了。我把眼光移

到這位鴉片書友的身上說：

「你老兄叫時英，我還不曉得呢，是那兩個字。」

「是市隱哪，市場的市，隱士的隱。」他笑了起來，露出了一口的雅片牙齒。

「唔，雅極了，市場的隱士，我把他誤聽作時英，是一個女人的名字吶。」

我們都笑了起來。接着，他們說要走了，我便送了他們出去。

在門口的時候，他們還叮囑着，要我四五點鐘的時候，在家裏等他，同到城裏張大宗祠裏，去吃講事酒去。

二

這一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十二月的太陽早已倒了西。西北風在外面吼得厲害，我的老家的那種破茅屋，幾乎到處都要鑽進陰風來似的。我自己呢，閒着沒有事情，只是躺在床上，用一條棉被壓在腳下，在看一本從外面帶回去的小說。

正在這個時候，我又聽見那位市隱兄的聲音了。

自然，我曉得這是來叫我去吃講事酒去的。我只好丟掉小說，穿起鞋子，走了出來。

「我們去吧，阿奎已經先走了，我是特地來約你的。」

我說，「好的，好的，請你等一等，我去披一條圍巾來。」可是，當我把圍巾圍在頭上，走了出來的時使，他又問我有沒有手電筒。

原來，我住的鄉鎮，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能算近，離開城裏，也足足有八九里的路途。要是晚上吃了酒回來，這條黑路，是非帶一盞燈亮不可的；可是，我却沒有手電筒。

「我沒有手電筒喲！我帶盞燈籠吧！」

「哩，你在外面，手電筒都不買一枝！」意思之間，這手電筒是上海的時髦的東西，你竟然還這樣鄉氣。

沒有辦法，我只好讓他笑我鄉氣，又回進房裏，找出一盞燈籠出來了。

於是我們便冒着北風走路。

在路上，他又問着一些另碎的事情：譬如是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屋頂，究竟是那一家高；梅蘭芳的唱戲，有沒有去聽過；一天是吃三餐飯，還是吃兩餐飯；麥粉甘蔗之類，是不是會吃得到的；我在教書的學堂有多少先生，有多少學生等等事情。這樣，我便一面走，一面任意的回答着。我驚異着他的說話的題材的枯窘，我又驚異着他的問我說話的苦心與殷勤。和他談着談着，我真有些討厭，又有些可憐他。可是，也正因為這個樣子，這八九里的長路，也竟然被我們一下子走到了。

城裏已經上了燈，黑暗，早就在城裏的每一個角落躲着了。

進士牌坊，這封建時代的紀念牌，在這小城市裏，是一點也沒有剝落分毫的。同時，從鄉下走進城來，也覺得這個牌坊的前後，更爲黑暗。

張氏大宗祠，就在這進士牌坊的下面；雖然有人借着這裏請客，早就開着大門；但是，

這開着的大門，也的確是使人感得冷氣森森，陰險逼人的。

請客的地方，是大堂旁邊的「坐起」，那裏已經點上了一盞保險燈。當我同着市隱，過過大堂，走進「坐起」的時候，就在那處側門的旁，看到一位穿皮袍馬褂的紳士的背影。這位紳士，是正牆面而立的，我開始還不曉得他在作何貴幹。等我走過他的身邊，我才曉得他正是在這牆跟上小便。我因為曉得是一位紳士正在那裏小便，便頭也不抬的從他身邊加緊了脚步走了過去。

「立明兄嗎，幾時來的！」

我聽見有人叫我的聲音，便回過頭去。我和那位小便的紳士，便在牆邊上打了一個照面。這位紳士，是陳禮田，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在中學畢業了以後，便進了法政專門學校。現在，也吃了鴉片，也曉得管案，也曉得走衙門，曉得趁錢；在這小城鎮裏，的確是一位很紅很紅的紳士。

「呵，禮田兄是你，我還沒有看見呢！你來得有一下了吧！——呵，我是剛才這幾天回來的。」

「在外面很得法罷！」

「騙騙飯吃而已！教書是第八項的生意了的，你還不知道嗎？」

「好極，好極，同你一樣，總算是頂好頂好了的。名譽好，教育界又清高。」

一陣西北風，依着這高高的牆壁，送了下來，我們都發了一陣冷噤。

「教育界清高，——呵，外面冷，我們進去！」他一面在繫着褲，一面便拔腳在前面走，好像什麼禮節之類，一切都不在這位紳士的心目中似的。這時，不曉得怎的，我自己已有一些失悔的心思。在胸頭顫動，我爲什麼要來吃這一餐飯？同他們紳士打交道，還有什麼道理呢？

「老楊，出來！一個老朋友來了。」禮田走上了客廳，便向旁邊的一間小房裏那麼叫

着。

這「坐起」是三開間的房子。中間的一間，是一個小客廳的形式，上面舖排了一副匠床，兩邊靠牆，排着兩排茶几椅子，中間便是一張大圓桌，這圓桌上面，已經排好了杯筷，排好了水菓和剝菓。可是，這圓桌面上面，却沒有舖桌布，那曾經發過霉，但還沒有被他們擦得干淨的痕跡，在燈光下面，側目的看過去，還可以看得清楚的。

我立在這小客廳中，這樣的隨便的往四週看了一眼之後，立刻便聽見房裏的所謂老楊的聲音。

「禮田！誰呀？」

「你猜，一位老朋友。」禮田一脚踏在這小房間的門檻裏面，又回頭招呼着我。「立明兄，進來，進來！」

「呵，立明兄嗎，老朋友，老朋友，進來，進來！」

我跟着這叫做老楊的聲音，跨進這座門檻，便看見一位從鴉片榻上支起半個身體來，打招呼的鴉片臉孔。這房裏的左壁的方桌上，放着一盞美孚燈，正中的一張板床上，也燃着鴉片燈。大概是因爲這位老楊，剛才抽了一筒鴉片，又把鴉片烟吐出口來，向我打招呼的關係，這筒片烟竟然還在他那臉孔的四週繚繞着，使我辨不出他的面孔的正真的輪廓。不過，在這網繚的白烟當中，我也一下子就想起了當年小學時代的楊英昌的臉孔來。

「英昌兄，呵，你也在這裏，好極了。」我也這樣招呼着。

老楊提起了鴉片筒子來，向我做着手勢。「這東西學會了吧，來來來，躺下來玩一筒。」

「我還沒有學會呢！」

「沒有學會。——唉，你說我們腐化嗎？哈哈，玩玩的，玩玩的。」

我的鼻子裏，充滿着鴉片烟的氣味，本來就覺得討厭；現在，又聽見這種笑聲，我的身

體，便覺得坐不住似的。我弄得一個莫明其妙，不曉得要怎樣才好。我真有些失悔，我不是應該來吃這一餐飯的。

我就隨便的靠着那張方桌旁邊，坐了下去。我細細的看出，這床上還躺着一個人。這個人，在鴉片燈下，我是看不大清楚的。可是，我却很是面善。我想，既然這人自己躺着不睬人，我又何必和他打招呼呢？

我坐在那裏，一聲不響。我想起這位老楊，楊英昌大紳士的一些故事來。他做訟師，他會拍拍鄉下人的錢袋，問他帶來多少錢，才答應給他寫狀紙。他會把同別人吃官司的青年寡婦，當作自己的老婆；帶到這邊帶到那邊去歇宿。他也曾經紅過一時，又倒霉過一時，而現在又在轉紅了的時候。他的倒霉的時代，是被人當作土豪劣紳，告了幾狀的。那個時候，他幾乎捉住鎗斃，不得不得脚底搭桐油，三十里天亮溜之大吉。可是，現在，他又紅了轉來。舊的勢力，仍舊還是存在。他又得抽鴉片，上衙門，玩別人家的女人；他到了那裏，那是非給

他預備上鴉片榻不可的。

我在靜靜的想起了這些事情，我覺得我們家鄉的一些社會事業來。現在，革命已經成功，難道這一批昔日的土豪劣紳，已經改皮換骨，變成不是土豪劣紳了嗎？

等到市隱持着開水壺，走到我坐着的房裏泡茶。這才把我的這種想頭打斷。我呆呆的，看着他那種小心翼翼的動作，我幾乎疑心這已經不是我們小村鎮裏的首事。因此，我又忽然想起了歐文的見聞雜記上所記的二三等作家走到頭等作家的集合的地方的狼狽的情形來。

「立明兄，我給你介紹一下吧！」楊昌英從烟榻上站了起來，站在烟榻的前面，說要替我和那個躺在烟榻上面的那位紳士介紹。

「好，好！這一位是——」我也立了起來。

「張尚卿先生。」那個躺在鴉片榻上的人，只是欠一欠身，點了一個頭。

「這一位是周立明。」昌英又回頭給我介紹着，可是連一個客套的稱呼都沒有，這可使我有些過意不去。大概在一批紳士們的心上，我是不值得稱作先生的吧！

沒有辦法，我也只好點一點頭，重新坐了下去。

至於昌英讓出來的榻位呢，等我坐轉原位的時候，我已經看見禮田補了上去了。

「這些傢伙，都算是一縣的紳士。唉！」我心裏這樣想着：「這真叫做天曉得的事。」

「阿，友卿先生，你來了！我又差了一個人，到你先生家裏去請去了呢，你先生沒有碰到吧！」這是市隱的聲音。

「沒有碰到呢！——我說來，是一定來的。——客來齊了沒有，客！」聲音是頗爲文雅，調子是故意裝得慢騰騰的調子。自然，這一定就是張友卿了。

「裏面坐一息吧！」客已經來齊了，只等你友卿先生了。「市隱陪着一個穿厚呢大衣的人物，踏進了這邊房裏。這房裏的幾個人，都站了起來。這時，似乎空氣也比較緊張

一些，我也不得不跟着立起來點一點頭了。

「友卿，來一筒！」張尙卿第一個在客氣。

「不，友卿，到這邊來，」那個剛才躺下去的禮田，已經爬起來站着，準備真正的讓位了。

這邊呢，我的書友，我們的村鎮上的首事，市隱老兄，却在誠惶誠恐的替他脫大衣。等到大衣脫下之後，他是頭也不回的，走到榻上，躺在禮田兄讓出來的那個位置上。

三

菜是並不怎樣客氣的菜，但也不能說是怎樣驚脚——四隻脚，八大碗，再加入四熱暈。可是，酒却不見得高明，是有些帶酸的。

桌上的人，一共是十個。第一位是友卿，第二位是昌英，其餘便隨便的坐了下來。市隱是末後一位，拿酒壺酒酒。他說是替代着主人的。我便坐在他的旁邊。其餘的四個人，據他

們的口氣，兩個是代表河塘的，兩個是代表下嶺殿的。至於裏面的兩個代表，却一個人也沒有來。

吃菜的時候，小客廳中，冷風閃閃，那盞保險燈，時常被吹得搖搖擺擺，死去活來。有的時候，一陣風來，這燈的火焰，便小得幾乎就要熄去。可是，接着，從上面透出了一陣黑烟，它好像又舒一舒的樣子，重新復活起來。於是我們的鼻孔裏，便一下子的充了煤烟。

這「坐起」的小客廳，是大石板舖的地，腳踏在上面，正如踏在冰板上一樣，腳趾頭是冷得斬下來一樣的痛。

在吃菜的時候，大家都嘶着腳冷嘶着手指頭冷，酒也是洒出來一下子就冰了的，大家並不吃得怎樣起勁。

他們並沒有談什麼話，好像談話的材料，也被凍僵了似的。菜也出得很快，吃也吃得很快。我只是坐着，一句也沒有話說。

吃了飯之後，大家又集中到剛才我坐的這間小房裏來。因為這是最主要的目的之所在，文章的最後的一個段落了。這位市隱兄也跑得特別起勁。他在幫着倒茶，又在幫着絞面布；最後，他也在跑進跑出的買炭發圍爐。

至於這四位紳士先生呢，好像有了鴉片，便天大的事情，都可以解決了似的，隨便天冷一冷，這更有什麼關係呢？

我本來是被約來湊數的，我的本意，也只是情面難却，想來看看戲就是，當然沒有說話。那兩個河塘人和兩個下嶺殿人呢，他們畢竟也只是鄉下首事，和我們的市隱兄差不多，在這樣的大場面，也是不敢說話的。至於他們四個紳士呢，他們却只在輪流着一枝鴉片烟槍，幾雙眼睛釘住一個人在打泡，做頭，通孔，再遞給一個人嚙嚙嚙的抽吧。

房裏的空氣，是寂寞得沒有聲音。城裏的紳士們是閑散；鄉下的紳士們，是沉默的緊張；我呢，我是無所謂。只是外面的西北風，不時的呼呼在吼，這倒和房裏的抽鴉片的嚙嚙

聲相合奏。

火爐發好了，紳士們的鴉片烟，總也每人輪流得有三四槍之多了之後，友卿從鴉片榻上爬起，走到火爐的旁邊坐定。

「阿奎啊，阿奎！裏邊人沒有人來吧！」

市隱阿奎，都從外面走了進來。房裏的空氣，也緊張起來了。他們曉得，這是臨到了最主要的階段了，安得不當心一下呢！

「沒有人來，友卿叔公！」阿奎，這忠實的裁縫司父，戰戰兢兢的回答。

「你沒有請他們吧！」

「我請了他們的呢，但他們却沒有來。」

「這事情要三面都到才好，有一面不到，便有些不好說話呢！」

「叔公要怎麼說，就怎麼說，說了通知就是，看他們怎麼樣。」

「總只希望了事囉！現在兩面的律師，都是這裏，昌英、禮田，來來。我們要講事了，不講你們的那一套法律。我只有句話，人如果給裏農人，裏農人便應該拿出一百塊洋錢，再由下嶺殿人補五十塊，將聘金全數交還河塘人。裏農人如果不要人，能夠把人交出來，那末，人就歸還河塘人，再由下嶺殿人拿出五十塊，送給裏農人，算是賠償他的定錢。這事情不是了了嗎？」

友聊這樣說着的時候，我倒頗有些佩服他的分寸。他算是張氏全縣一族的人才呢！這似乎也判斷得很公正的。

可是，禮田，他却開始反對了。他說，「金里，就是下嶺殿這一邊，是沒有道理可以貼出錢來的。依你這樣講，不是下嶺殿完全吃虧了嗎？女兒給這邊他也要貼錢，給那邊，也要貼錢。」禮田，是代表着下嶺殿人這一邊的。

「裏農人，現在人已經搶去了，要他交出來，也是不合情理的；你看，兒子也生在她肚

裏了，河塘人要拿回去何用。至於講起理來，他是應該娶這媳婦的。現在弄到這種情形，有錢，裏邊人如果有錢，這錢是應該拿出來的。可是裏邊人却的確沒有錢，你要割血嗎？」昌英的講話，他是代表着裏邊人這邊的。

河塘人還沒有請律師，仁宋和金里講明，我也不必和你告狀，聽憑你捉一頭，交我人，或是還我錢。所以，他是很安穩的，在老等着錢或者媳婦的到手的。他們這一次來的兩個代表，那只是聽取消息的意思，另外有沒有什麼的。

這樣，這事情不是很僵嗎？連友卿講的話，也沒有人熱情的接受。於是，這公開的談判，好像是不大行得了的樣子。

尚卿在鴉片榻上坐了起來，他走到河塘人的代表的身邊，把他衣袖一拖，走出小客廳，再走過那邊的一間小房間。這房間的構造，是和這邊的一樣的，在未吃飯以前，他們幾個鄉下代表，就在這裏坐着歇息的。那裏沒有燈，他們便在黑暗中談話。

這邊，禮田找着昌英，也嚙嚙咕咕的咬着耳朵。友卿呢，也站在壁角上，和阿奎談話；——我的書友市隱，也便一鑽一鑽的把頭鑽到他們的旁邊。

我不會替人講事，我只能來看看情形。我老坐在那裏不動。我想，所謂講事場上，便是這個樣子的嗎？這樣鬼鬼崇崇的做什麼呢？我今天總算見識了這樣的場面了。

他們是在咄咄的談着，我靜靜的在聽着。外面的西北風呼呼然在牆角上叫吼。這些談話的聲音，正有些像老鼠在鑽穀倉似的。——我在失悔，我不應該來吃這一次的講事酒的。但我又在高興，我畢竟見了這樣的場面了。

「就這個樣子，就這個樣子吧！」友卿的談話忽然高了起來，弄得大家都可以聽見了。

「就這樣子，不錯，友卿先生！」市隱放大了喉嚨，乘接着友卿的語尾。

「尚卿，昌英，禮田，來，來，來！」

「你看怎麼樣呢，是不是，只好這樣呀！」尙卿的喉嚨也放大起來了，從對面的黑暗
的房間裏，通過小客廳走了回來。「怎麼樣呢？友卿！」

「慢點，友卿，你聽我講。這事情，在法律講起來，河塘這方面，也是不大應該的呢？你怎
麼可以去定一個已經定婚的女子？」這是昌英的講話。

「我看，還是叫河塘這一邊吃虧一點，他家裏有錢，錢損失幾個，不要緊。他們「親」
已經搶去了，生米煮成熟飯，讓他們去就是。這事情不是解決了嗎？」這是禮田的說話。

「不，不，你們兩位的話，固然也有道理——可是，這事情却不能這麼講呀！——我想，
他這邊，河塘人這一邊，還是怎樣的——呵，再拿出一點錢吧！如果要人，呵，再貼一點錢給
裏邊人這一邊，讓他再娶一個山裏的女人就是——便宜一點的。」尙卿看着那位河塘
人的代表，這樣的講了。

「我想，」友卿講，「今天晚上，這事情是講不落節了的。那末，不如，不如改日再談吧！」

——天又這麼冷。」

這話可發生了效力。至少，我是贊成的。他們也就起來要動身了。

我一個人點着燈籠，寂寞的從城裏走回家來。

旅途

一部破舊的長途汽車，在廣漠的平原中馳驅着。汽車顛簸得厲害，正如一隻破舊的舢板，在汪洋的大海中遇見了暴風。

車裏的人，一共是那麼寥寥的六七個，都是同在海裏遇着大浪一般，把一張恐怖而疲倦的面孔無力的掛在自己的肩膀上。

他們偶然把頭抬了起來，看出了車窗的外面，那一片荒漠的景象，便一高一低的，印入了他們的眼中。他們把眼光轉到了車後，車後是一陣滾滾的泥霧——這泥霧拖長了尾巴，一直連到遠遠的空間，才消散在這樣一個大漠之中。

時間是將近傍晚了，淡黃而無力的太陽，輪廓是非常模糊的，嵌在廣漠的荒野之上；它的這一天的灰色的行程，也將和車中這一羣勞頓的旅客同時結束。

這一帶地方，並沒有什麼山邱，也沒有什麼森林；有的，只是一片淒涼的荒野。

這時，汽車裏面忽然有一個四十上下的男子，抬起頭來，口裏想說一句什麼話。可是不知爲什麼，又把說到嘴邊的話收回去了。

原來，他在少年時代曾經讀了幾句書，懂得了一些美麗的辭句；後來，他也參加過一些社會活動，理解得一些豪放的情懷。只是這幾年來，因爲感到家庭的負累，生活的困難，所以仍不得不丟開兒女，帶着自己的老婆在這條灰色的路上跋涉。

早晨動身的時候，他們新上了這部長途汽車，和這許多旅客們，也會很興奮的談過天的。他們也談汽車的顛簸，也談今年的災荒。他們談着各地的災荒的情形，歷歷舉出許多可憐人們的遭遇。內中有一個旅客，說是會親眼看見一家災民完全在自己家裏吊死。也有許多人，是說各地災民真的在掘草根剝樹皮過生活。車過一個地方，離開白城只五十里，他們便真的看見被割了麥苗的麥田。這真是一個不得了的年頭，在現在春荒的

時候，因為另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充飢，便不得不忍着痛，把麥苗割去吃了。他們實在是等不住了，眼前的日子還不能過去，那裏還能夠等到麥熟。固然，他們有些人也想把麥苗留住，等到麥熟的；但是你怎保得別人不要偷割你們的，去維持眼前的生命呢？現在，他們眼看着這一種情形，大家只有嘆氣。最後，他們也又談到各地的土匪，又談到各人自己的生活，以及這番出門的目的。

可是談着談着，這車中的寥寥幾個旅客也就因着車子的顛簸和眼前的淒涼景況，終於把疲倦與勞頓漸漸堆滿臉上，漸漸沉默起來了。

眼前便放着這樣一片淒涼的景象，坐在這狂風暴雨一葉孤舟般的顛簸着的汽車中的人們，還有什麼閒情來談天，來賞欣這北方的雄壯的平原呢？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這位尚在少年時代而具有一片雄心的智識青年，終於因沉默了多時之後，看見這廣大平原上的落日景象，心裏好像感着什麼詩的意境來臨，便想起

「大荒落日」四個字的美麗辭藻來可是等他一想起自己前頭坐着的是一個三十開外已經做過三四個孩子的母親的自己的妻子，再想起自己爲了生活，終於忍痛丟開了兒女，把荒廢了幾年沒有做事的女人，也拖到老遠的立縣去混飯吃的情形，剛才由這雄壯與廣大的美景引起來的靈感，便完全打得粉碎。因此，他便把這剛要說出口來的一句含有詩意的說話，立刻縮了回去。

「你說什麼，苗成？」坐在他對面的自己的老婆，這時也覺得有些悶人得慌，忽然看見他想開口說話的樣子，以爲一定可以破一些寂寞。那裏曉得這叫做苗成的自己的丈夫，却偏把已到嘴邊的說話吞了轉去了。因此，她就有些忍耐不住的開口問了這一聲。

「呵，呵！」苗成忽然聽見自己老婆的聲音，靜了許久的耳朵好像突然受到了什麼強烈的刺激，一時不曉得回答什麼話好。

「你說什麼嘍？」

「我，我想總快要到了吧！——太陽都快落山了呢！」

「唔，總快了吧！」

他們雖然只有這樣幾句對話，總算已經打破這沉默的空氣。車的那一頭也就有一個人站了起來，伸了一伸懶腰，口裏也說：「快要到了吧！」

那人也是到立縣去的，同苗成他們正是同道。

這整天的長途汽車，真坐得有些疲倦。他們雖然知道明天還有半日的路程，但今天能夠早點到同縣，能夠舒舒服服的在客店裏睡一覺，不也是很好的事嗎？至於那些本來要到同縣去的，那是更加提着期待的心，希望這部破舊的汽車快點終結它這顛簸的旅程。

那個人伸了一伸懶腰之後，便推開窗子，伏在窗口眺望。他在這廣漠的荒野上，向着汽車奔馳而去的方向望去。便在那廣漠的盡處，發現一些隱隱的樹林，與在樹林中隱現

着的，看來只有寸來高的屋舍。

「啊！他叫了起來，『同縣已看見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自然，車中的人，聽見了這個消息，也都伏到窗口去。因此，他們又在計劃車到了以後的辦法。

「陳先生！怎麼樣？到了。」那位到立縣去的旅客，把頭縮進了車窗之後，向苗成招呼。

「呵？城裏的檢查，真是很麻煩的吧！」苗成回答。

「當然！我行李帶得不多，到沒有什麼。你如果不進城，我們便有伴些。如果你倆要進城的話，那末，我也進城吧。」

「好，我們有伴，我們就不進城吧！」苗成終於決定了的回答。

「那末，我們等一下，便在車站上叫一部小車，連同行李，轉過西門車站的近旁，找一間客店吧。」

「好的，好的。」苗成的女人也表示了一個贊同。

原來，同縣是一個大縣。現在，在表面上，雖說這一帶的土匪已經完全肅清，但小股頭的土匪，還是時出時沒，在離城幾十里甚至幾里以內，還是時常有殺人劫舍的事情的。因此，這裏的軍事機關還是時刻提防着。同時，城裏的警察也特別嚴密，他們對於外路來的旅客，是各崗都要打開行李，檢查一個底細的。

在平時，苗成他們的路程，本來可以從南門進城去，再轉過西門邊上，找一個安靜一點的客棧安頓一下的。但因為怕檢查的麻煩，又怕第二天早晨不容易起早趕出城門，所以，剛才在上車，才談起從城外繞道到西門不再進城的問題來。

可是，據說同縣城外就很荒涼，土匪殺人放火的事情就在這樣的近處也時有所聞，而城裏的駐兵却奈何他們不得。因此當時他們也有些躊躇。不過，想想與其進城還不如兜圈子，於是終於決定不進城。

汽車還是顛簸着前進，車中人却因已經隱約看見同縣的屋舍，早就活動起來。

好容易，這汽車才如病牛一般放了一聲長汽，隨即看見前面一些屋舍慢慢從地平線上抬起頭來。車中人都好像回復了一些生氣。

終於，汽車在一處矮房子的前面停住了，那裏居然也放着三四部小車，和幾個帶着扁担繩索的挑夫。看樣子是到了一個有人的地方了。

車中人爭先的往外鑽。

苗成也同着他的老婆提着一隻籐籃走了下來。

枯黃的太陽已經快要下山，但那無力的殘光還照射在矮屋前面一塊寫着同縣南
站四個字的洋鐵板上。

他們一走下汽車，那些挑夫和車子便擠過來向他們招呼。

苗成把籐籃交給他的老婆，說：「卓君，你站在這裏。」自己就走到車後，從車子後廂

取下自己的行李。

行李並不多，放在車後的，一共只有五六件。有的人已經自己拿着走了。所以挑夫與車子們雖然向他們前面嘮嘮叨叨的問着「要挑嗎？」「要車子嗎？」終於沒人照顧他們的生意。末了，就只贖苗成的三件行李放在車後，車夫挑夫們認爲是最後的機會，便把苗成團團圍住。

苗成本來是決定坐小車到西門去的，便向推小車的招呼，問到西門外去要多少錢？但是推小車的也不止一個，大家便讒擁過來，搶去他的行李。

這情形正像打架，像搶劫，弄得苗成難於應付。

那邊卓君看見情形，便拖着一隻籐籃跑過來幫忙。

可是娘兒們又能幫什麼忙呢？還虧得那個原先在車上約定的也要到立縣去的旅伴，他能說本地話，對他們吆喝了幾聲，才把幾件行李重新聚集攏來。

這班推小車的，面上都現着菜色，眼睛却兇悍逼人。苗成心裏暗想，這大概就是北方民族的表徵吧！想着，不免有點惴惴然——他們到了十分飢餓的時候，又怎保得一定會對你客氣呢！——

但是，正在躊躇的時候，那個到立縣去的旅伴已經把車子叫好了。

他們是三個人，一共五件行李，同裝在一部小車上，從南門車站到西門車站，車錢是八角。

枯黃的太陽和地平線更加接近了。推小車的已經用長繩在縛他們的行李。苗成向四週看看，剛才同車來的旅客都已走上了各人自己的道路。他想起自己同老婆爲了生活，跑到這樣偏僻的縣分來當小學教師，如今對着這樣一幅「大荒落日」的情景，安能不覺得淒然！

坐上了小車之後，那獨輪車的怪叫之聲，便低抑而且鑽心的開始了。

小車在城外的小道上迂迴着，對着橙色的落日前進。——這的確是一幅很好的圖畫。——
苗成彷彿領略到「出塞」的風味了。

「你老的台甫還沒有請教！」苗成向那背對背坐着的旅伴詢問。

「我，我叫明發。」那個旅伴回答。

等了一下，那個叫做明發的回問：

「陳先生，是到立縣去教書的吧？」

「是的。」

「奶奶呢，奶奶也是會教書的吧？」

「啥，她也去教書。」

「你們真好，兩個都會教書。」

「也是沒有辦法呵！」

「你倆可沒有小孩？」

「怎麼沒有呢？——因為要吃飯，所以只得把自己的孩子寄養在親戚家裏了。」

提起了孩子，這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卓君深深嘆了一口氣。

「這種年頭，有了事情做就算是天大運氣了！」

「可不是。聽說立縣也在鬧土匪，學堂的薪水也不保發得出；不過，與其閑着在家裏挨餓，到不如來幫一下朋友的忙——總是混飯罷哩！」

他們的談話一經停止，這個廣漠的郊原裏就好像只有這一路嗚咽的小車才是活的東西的。

因為提起了土匪，明發便用當地的口音問那車夫。

「同縣近來還鬧土匪嗎，推小車的？」

「土匪怎麼會沒有？」車夫回答。

「不是說已經剿平了嗎？」

「剿是剿，小股頭的土匪，是剿不盡的。」

「嘎！」

「三四天以前，北門外的錢家莊不是還燒了房子嗎？」

「搶？」

「自然是搶咯！」

「這裏不是有很多的兵嗎？」

「兵，兵是有的；但晚上很早就關了城門。先生，你們不曉得這個年頭的百姓多難做

呵！」

苗成聽了這番話，心中好像失了依靠的樣子。他想，如果在這種地方有那麼三五個所謂小股頭的土匪，突然跳了出來用手槍對住了自己，那還有什麼法子呢？

眼前的夕陽，已經快到地平線下了。小車還是在這些荒塚叢中轉動；所謂西門車站，還不曉得要走多少時候才能走到。想着，想着，苗成的眼睛彷彿就看見這些荒塚叢中現出一些拿手鎗穿軍裝的影子來了。

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一陣襲骨的冷風，好像從他背後澆下一桶冷水，這才驚走了苗成那種疑神疑鬼的心情，使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

「唔，好冷的風！」苗君把頭縮了一縮說。

原來今年早春，天氣特別溫和，苗成他們又是從五六百里以南的白城來的，如今驟然遇到這樣的北風，當然會覺得寒冷侵骨的。

可是，也正因為見着北風，就算告訴了他們沿城的路已經走完，從此再朝北轉，西門車站就在眼前了。

西門一帶，比起南門來，倒頗有些熱鬧。因為這個地方也有短短的一節街，街上也有

十來家店舖。

小車子在一家掛着「安寓客商」的旅店前面停了下來。苗成心中凝着的恐怖才與兩腿的麻痺，同時得了一個疏散的機會。

太陽正好在這時落了山，北風吹動着客店的矮矮茅簷，從門外看入店內，只是一團的黑暗。苗成硬着頭皮，才同着卓君，隨着店主人的招待走進裏面去。

他們把眼光調節了好一會之後，才看得見屋內的佈置。這是一座茅屋，四週都是泥牆。在白天，臨街一面的板門可以卸下，大概還放得進一點光亮。這時候他們早已把板門關起了，只留着一頭小門出入，因此，裏邊便像一個黑洞。

因為是黑暗，所以也覺得特別空洞。店堂中間放着一張板桌，板桌四週放着幾條長櫬。苗成他們便由主人招待，坐在這板桌旁邊。

等到車夫把行李搬了進來，車資開發了之後，店主人便從裏面點出一盞用香烟罐

改造成的煤油燈來。借着這煤油燈的亮光，苗成他們才看見上首壁上還掛着一幅關雲長，和一副「義存漢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的紅對聯。

一種說不出來的心情，在苗成心裏馳驅着。他只是呆呆的坐在桌前，毫無動靜。店主人問他們可要預備些什麼飯菜，他們却同聲回答，說要先弄好一張比較可以過得去的眠床。

這客店的結構是一個田字形。便在這店堂的隔壁，那邊又有一間與這邊這間同樣大小的房子。那房子的四週，沿着牆壁，處處排着六七鋪板床，這便是這客店的惟一的房間。

苗成看見這個形景，回頭看看卓君。他看見她也呈着這樣一張沉鬱的臉面，便回頭問店主人，可有比較清爽一點的房間。

這時，明發也站在他們後面，便接着對老闆說。

「這位陳先生和師娘，都是到立縣學堂裏去教書的。你們應該讓一張好點的床鋪給他們過一夜。」

老闆聽了這話，略爲躊躇了一下，就決定把他自己與老闆娘的床鋪，暫時讓給他們。於是，便又把他們領入後面一間房間去。這後房，也與前房一樣，是個套間。這一邊，接着旅客臥房的是廚房；那一邊，緊靠着店堂背後的，便是老闆他們自己的住房。不過這間住房，又隔開做兩間，外面一間是他們三四個孩子的臥房。

自然，老闆他們自己的一張床是客店裏最精彩的一張了，苗成夫婦看了之後，當然再沒有話說。卓君便留在那裏，看老闆把他的被鋪收拾出去，苗成便把自己的行李搬了進來。

了。
在打鋪蓋的時候，卓君輕輕嘆了一口氣，打開被鋪之後，她便和身帶衣的睡在床上

「卓君，怎麼樣，到了那裏了！」苗成裝着笑臉說。

「你還開心！」

「不開心又怎麼樣呢？」

「陳先生！」明發在外面叫他，苗成便出去了。

「你們吃什麼呢？麵，還是飯？」

「你呢？」

「我想吃麵。吃飯，他們這裏連豆腐都沒有？」

「苗成！」卓君又在裏面叫，「我們還是吃飯吧！問他們有沒有雞蛋。」

苗成便問老闆有沒有雞蛋。本來爲了災荒，他們是連雞也殺完了當作糧食的，老闆却答應出去找去，或者還可找到一二個。因此，他就決定叫他們做一碗蛋湯來下飯。

苗成回到房裏渾身疲倦，也便在卓君的旁邊躺下。他們倆一句話都沒有說，讓陰暗

與慘淡吞沒了一切。外面正呼呼的吹着北風。

過了一下，外面叫吃飯了，他們走了出去。

飯是新煮的，顏色却有些灰色，不曉得是什麼米。坐了下來，一股使人發嘔的霉氣，衝入了他們的鼻尖。桌上的菜，的確有一碗蛋湯——真是難得，可是除了雞蛋湯以外，還有一碗爛鹹菜，和一碗臭豆腐。看着這種菜與飯，心裏便有些不想吃。可是，不吃肚子會餓，自己又沒有帶什麼點心，只好舉起筷子，勉強扒些到嘴裏了。

苗成心裏想，這一帶的人真不曉得過的是什麼生活。

可是，這一種飯菜，在苗成他們雖然覺得難以進口，在別的幾個旅客却是吃得滿起勁的——他們還沒有雞蛋湯呢。

像苗成他們，本來是不應該進這一種小客棧來的。他們很可以到城裏去過夜，——但又怕檢查行李的麻煩。現在他們可覺得有些後悔了。

正在吃飯的時候，查夜的警察已經來了。

警察一共是六個，都打着燈籠，而且都背着長槍。初進來的時候，形勢似很嚴重，把店堂裏擠滿了人頭。可是，一個個的查問過後，看看到也沒有什麼。

他們問到苗成的時候，看神氣是特別的注意。但等到說明卓君便是他的老婆，又說明是同老婆到立縣去教書的，他們也便好像不跟他故意爲難了。就是行李，也只問了問，並沒有一定要查。

苗成吃好了飯，同明發打了一個招呼，便問老鬮要了一隻煤油燈，同卓君進裏間去了。北風在外面吼着，長長的燈烟衝鼻的在他的面前旋繞。他担心着明天的天氣，怕要變化；因爲這一陣子的確晴得太久了。

房裏覺得有些冷；腳指頭手指頭都有點麻木。自然他們只有預備睡覺一個法門；可是，等到脫了衣，吹滅燈，睡入了被窩之後，精神反而覺得興奮。許多事情，都在腦中迴轉起

來了。他們都沒有說話，很想睡一個滿足，明天好再坐他半日的汽車。苗成是有意的把呼吸調均起來；但是，這床板却太硬，週身都感着不舒服。

忍了一下，他曉得卓君也沒有睡，便輕輕的叫：

「卓君，你睡了沒有？」

「沒有。冷得很，睡不熟呢！」卓君回答。

「我也睡不熟呢！」

「唔！」

他翻了一個身，她也轉側了一下。

再過了一下，苗成又問。

「卓君，你在想什麼呢？」

「沒有想什麼！」

其實這時的卓君正在想自己的孩子們。她想孩子們不曉得這時候已經睡了沒有，想他們的母親不想，又想寄在祖母身邊的大女兒和外婆家裏的大兒子，也許會想起自己的母親的；但寄養在奶媽家裏那個小的，總不見得會想吧。——不過，她是曉得苗成的脾氣的，怕他要笑自己又顯露女性的弱點，因此有心閃避了他的問話。

「我沒有想什麼。你呢？你在想什麼，苗成！」

「我也沒有想什麼！」

其實，苗成也是一樣的，他腦筋裏這時正充斥着極複雜的事情。他想起眼前的生活，想起從前的戀愛，想起了所謂鄉村經濟的破產，想起了災民與土匪的充斥——只是，他也不高興說出口來。

北風在外面咆哮，他們只閉着眼睛等睡。一會兒，也不曉得究竟睡過了沒有，朦朦朧朧之間，忽然聽見下雨的聲音。

苗成又翻了一個身。

「卓君，卓君！」

「唔！」

「好像落雨了呢！」

「唔，落雨了，真倒霉。」

「明天可不得了！」

卓君也翻了一個身。

忽然，外面有人在敲門。細細一聽，的確有許多人聲。而且敲得很急。

自然，在這樣的靜夜，這敲門的聲音，客店裏的人是都聽到了的。但大家都不敢響。

苗成一滾身坐了起來，立刻就在被外摸衣裳。這可怎麼了，到這時候誰還來敲門，

——一定是土匪。隨後，卓君也坐了起來，也慌忙的摸着穿衣。

「嘭，嘭，嘭……」

「開門，開門！」

「你們這批死豬，睡死了！」

「故意不應，老子可要揍死你的！」

外面的嘈雜聲音完全聽見了。他們可嚇得一動也不敢動。

「那一個喲！」老闆在答應了。

「開門，開門！」

「查夜的！」

「不趕快開，打破門板。」

苗成和卓君，連每個牙齒，每個細胞，都起了戰慄。

「查夜，已經查查過了喲！」老闆的聲音也有點顫抖。

「不開門，就開槍，媽媽的！」

「開槍，開槍好了！」

這還不是土匪嗎，要開槍了，這怎麼好？苗成心裏想着。好像真的聽見槍聲的樣子。

「我來，我來開，我來開。」

老闆把門開了。

十幾雙皮鞋的聲音響了進來。同時還好像有腳踏車轉動的「吶吶」聲。

「躲着土匪吧，媽媽的，不要開門。」

「搜，搜，搜！」

這可遭了，苗成想着，齒牙只是打戰，耳朵隆隆的作響，好像聽見老闆也在發抖着叫，

「土匪土匪！」

「躲着土匪嗎？」兇惡的聲音咄咄逼人的問着。

「不，不是土匪，土匪——」老闆的聲音。

「你是老闆嗎？」另一個聲音問：「嚇得鬼樣的你說，你們店裏住着幾個客人——這麼大驚小怪！——我們是查夜的——幹嗎老不開門？」

「查，查夜？不是查過了嗎？」

「還要查呢！」

「查，查吧！」

「你說，今天晚上，你們這兒有多少客人過夜？」

「客人，一共五個。」

隨後，苗成又聽見許多脚步，走進明發他們睡的那間房裏。

「真是查夜的嗎！」苗成心裏想着，神志好像又安定了些。「丟那媽，真嚇死人哩。」

苗成輕輕的對卓君說，卓君還在發抖。

「你到那裏去——做什麼的——竹籃裏帶的什麼東西？」

苗成聽見這種查問的音聲，心神又加安靜了一些。

「這裏是三個人，還有兩個呢？」

苗成想，這可麻煩到我們了。但他還是不響，靜聽着怎麼樣，只聽見老闆回答：

「還有兩個是夫婦，他是帶女眷到立縣去教書的。」

「有女眷？」

「唔！」

苗成聽他們問到女眷，心裏又緊張起來。假如他們跟我開一下玩笑，那——可是他仍不敢出聲，假裝着沒有醒。隨即聽見一個兵士走到他房外，用手電燈照射着，口裏問：

「是夫婦嗎？」

「是的！」老闆回答，「他們是夫婦，已經睡了，不要查了吧！」

「好好，既然是夫婦，就算了吧！」手電燈的直射的光線就掃過去了。

以後便聽見他們向老闆要床舖；他們預備在那裏過夜了。

那邊房間裏還有四張空床舖，將他們幾個人安頓下去，空氣總算復歸靜默。

這時候外面的雨似乎還在落，北風也吼得厲害；室內雖然靜默了，但他還是睡不着。
卓君已經和衣躺下了。過了一下，苗成也只得和衣躺下。

朦朧之間，好像已經沒有雨聲了，可是風却刮得更大，連這客店的幾間房子都有些搖撼起來。他想：「這樣的大風，明日或者會晴吧？」他又輕輕的叫着卓君，卓君可也沒有睡。

「明天恐怕會晴呢，風這樣大！」他把它當作一個好消息似的告訴了卓君。

「唔，」卓君回答，「不曉得幾點鐘了。」

苗成抬起頭來，往黑暗中察看，只見屋頂下面那一尺見方的小窗，似乎已經透進一

些昏濛的白光。

「應該是鷄叫的時候了吧！」可是，除了風聲，一切都非常靜寂。真的，恐怕連報曉的雄鷄都被吃得精光了！

他們又把眼闔了攏來，好像天既亮了，這才可以放心。一下子他們就睡着了。

及到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苗成走出房門，明發便迎着問他昨晚可睡得好。他問起那些兵士，他們說是天沒有亮就走了。

據他們說，人是一共十個，都有腳踏車，手槍，手電燈，及大毛毯，穿的都是軍裝。這個時候大家重新說起來，還覺得有些驚悸而且神奇。但有一個旅客學着老關開門時候那種結結巴巴的神氣，引得大家發笑。

天已經晴了，各人的心境也好像重見了光明，有說有笑的，一切已轉回了靜穆。

苗成心裏暗自取笑自己，正如那個旅客方才取笑老關一般，覺得一夜的虛驚未免

好笑，又有些內慚。

他們洗了臉，早飯已經預備好了。爲了昨晚落雨，今天到立縣去的車子究竟有沒有，還不得而知。可是飯總得先吃。

太陽已經從雲縫裏鑽出來。汽車是照常行駛，苗成他們放下了飯碗，便叫客棧裏的人把行李搬到了車站。

賊

一個夏天的晚上，雖然有點風，但還悶熱得討厭。

月亮隱隱約約的在雲中出沒，正有些如雲裏的太陽，並不冷，也不涼，倒有些漲人。

楓溪是一個臨溪的小村鎮，死寂的躺入迷茫的月光之下，伴着熱悶的人們，呼吸着不通快的呼吸。

這個小村鎮，只有兩排狹長的矮屋，夾成一條小小的街道；這街道上便醒着一家一家的乘涼的人。

開首，當吃了晚飯的時候，這一批關在街上的人，是在相互的談着一些閒天的，可是，等了一下，便漸漸的有些悶熱了，談天的聲音，也便減少了。這個時候，那種用大蒲扇拍着腳肚的聲音，人們在半關半醒時轉了一個身壓迫得舊竹床或破涼板無力的呼叫的聲音

音，倒時時發作，打破了這靜夜的寂寞。此外，那恐怕只有輕微的蚊子聲，和那伴着蓬蒿燒起烟來，用以驅蚊的麥桿的炸裂聲了。

大概是到了深夜的十二時前后了吧，那燒着的蓬蒿的烟，已經有些傾斜，那種親切的帶着一種鄉土氣息的烟味，也慢慢的在人們的身邊繚繞；這時已經有些風來，大家的心中，才感覺得有些涼意。於是，有許多人，便醒了轉來，看看月亮有些斜西，想起明天還要起早工作，而自己的身體也有些轉涼，便決定回到屋子裏去，關他一個好覺。

於是，搬竹床的聲音，拆涼板的聲音，又响了起來。這種聲音，立刻又驚醒了隔壁和對門的鄰居們的好夢。

「進去啦，老五哥，老五嫂！」

「呵，四嫂，涼起來了，進去了。」

他們聽得出口聲，曉得是什麼人，便隨便的這樣問答。

月亮的外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暈。

「明天會落雨吧！」四嫂看了看月亮，「月亮有一個暈呢！」

老五哥也看了看月亮，曉得是一個大暈。「明天，靠不住呵，大暈三日裏，小暈便（即刻）落雨；你看，這個暈多大？」

「再晴下去，今年又不得了呢！」

「總不會像去年一樣吧！」

一陣很涼快很涼快的輕風吹了過來。

「你看，這樣的涼風飄飄，那裏是落雨的樣子呢！——呵，好風！」

「只要風涼，那怕晴到重陽。同去年一樣，我便熱死了，——你再在外面涼一下吧！」

可是，老五哥却早把舊竹床搬了進去，又反身和他的老婆，一人一個的把涼板上的兩個小孩子抱了起來了。「明天還要起早呢！」「他明天還要到高坑挑蒲鞋去呢！」老

五哥夫婦倆同聲的回答着，把兩個小孩子抱了進去。

老五哥夫婦進去以後，立刻便碰然的關了那雙小門，老五哥是立刻便鑽到床上去了，可是，老五嫂却走去坐在後門的茅廁坑上。

這邊，四嫂看見鄰居都搬進屋子裏去以後，她也催着她的媳婦們進去睡覺。四嫂是一個五十到邊了的寡婦，可是，她却有三個兒子，一個孫子。她的大兒子，已經二十四歲了，前年娶了媳婦，去年便生了一個孫子，第二個二十歲，第三個十二歲，自然還都沒有娶媳。這幾年來，雖然第二個兒子也在鬧着要娶親，雖然說是祖宗風水好，媳婦一進門，剛好一年對週，就添了一個孫子，但是，總因為連年的收成不好，兩三個兒子都閒着在家裏，吃飯的人又多，留不起錢彌補娶大媳婦時的一些虧空，心中總有些老大不自在。不過，她心裏雖然搵心這一家的家務，但在表面上，別人都誇獎她有福氣有了兒子媳婦，樂得可以享清福的。所以，就是剛才和老五哥夫婦在談天的時候，也說出一只要風涼，那怕晴到重

陽」的那種清閑的話語來了。至於說到實在呢，她雖然把祖宗留下的四畝羹飯田押給了別人，但自己還畢竟種着十幾畝的分種田呢，她那裏可以因為自己的涼爽，而讓他晴到重陽呢！

她的三個兒子，這時也躺在涼床上。大兒子立明，可以說是一個幹練的人才，硬勁，倔強，可以說是受了他母親的一些遺傳的。立達，第二個兒子，却比較的更為沉默，他是時常依着他的哥哥的主意，以哥哥的意見為意見的。這個時候，他們已被他母親的談話驚醒，但他們却懶懶的聽着，毫不說話。至於第三個立光呢，雖然完全還是一個無思慮的小孩，可是在有些時候，他也有他的倔強的成份的。

這時，四嫂的媳婦，因為自己的婆婆的催促，也在矇矓中抱着吃奶的小小孩，走入了屋子。可是，當她正走進屋子的時候，她看見向溪灘一面的後門是開着的，她便嚇了一跳。她正開口要問這後門是怎麼開着時，她又看見一個黑影，如鬼一般的從這月影迷濛

中的門口閃出去了。

「吓，吓，賊有，有，賊！」

「那裏，賊，賊！」

「逃後門出去了，賊賊！」

「賊，賊！」

上下鄰居的一片喊賊的聲音，頓時吼了起來。

立明，立達，從涼床上跳了起來，兩隻老虎一般的，從後門追了出去。

許多鄰居，還在外面乘涼的，也都被驚醒了，跟着在叫「賊在那裏？賊在那裏？」也往四面的趕。

那個賊，見人追得兇，便在溪邊上張家的菜園外躲着，可是，那菜園的籬笆太疏，在隱隱的月光之下，還可以看到清清楚楚，他聽見喝捉賊的人都四面的響應起來，無法逃走，

也無法抵抗，終於被捉住了。

一下子，這被捉住的賊，就被帶到了街上。脚步雜踏的聲音，拳頭落到背上的聲音，呼痛呼救求饒求恕的聲音，恫嚇的聲音，訊問的聲音，漫罵的聲音，立刻便鬧成了一片。

這時，老五嫂從後面的茅坑上剛好起來，又開出了門，她不曉得怎麼樣，牙齒總有些打顫，只是站在門口呆看。

她看見立明和立達每人一隻手反扭住那個賊的兩手，另外的兩隻手，便如舂米一般的在那赤着膊的背上不斷的落着。肉與肉接觸的聲音，打傷了一般的野獸的狂呼的聲音，便在那裏交互的演奏。

在這扭着的一團的周圍，四周都聚着零亂的人；正如許多許多的螞蟻，擊着一隻蒼蠅，而這一羣螞蟻，又在依着蒼蠅，以蒼蠅爲中心，而向前推移。

差不多這街上左右的人都出來了，他們都如螞蟻一般的聚在那裏。癩頭之君，老麻，

小三的爸，王鼠狼，宰相，濫腐，還有小雄雞，以及烏狗等，都擠在那裏。

拳頭不斷的落在背上。野獸一般的狂吼的聲音，不斷的在呼喊。

「好了，好了！——可偷了什麼去沒有？」

「好了，少打幾記吧！——偷去的東西，要他拿出來就是。」

宰相與濫腐的聲音；他們在勸解。

「啊唷！救命哪！打死囉！呵唷！我實在沒有偷什麼哪，呵唷！」賊在叫救命。

「打死啦！——還沒有動手，打死啦？」立明相應着拳頭落去的拍節，在這樣的呼喝。

「光立光，快拿柴繩來，絡他起來，光——」立達在喊，他吩咐着他的小兄弟去拿柴

繩。烏狗和立光，是一對年紀彷彿的小朋友，他跟着立光，到屋子裏去拿柴繩。

「好了，好了，何必拿柴繩呢，還怕他逃嗎？歇一歇吧！」宰相還是勸解。

四嫂從家裏走了出來，他招呼一聲立明，輕輕的告訴他，說是沒有少了什麼東西。

肉與肉的擊拍聲，稍稍停了一個間歇。

那個賊似乎可以透一口氣了，他便「唉」的透了一口氣。

「先生，你救一救，我實在沒有偷什麼，我是走這裏經過的……」

「你沒有偷，你沒有偷……」立達的拳頭又落了下來。

「你沒有偷，你……」立明的拳頭也落了下來。

「啊唷，啊唷，咄……」

「好了，好了！」宰相與濫腐還是勸解。

立光拿了一副柴繩來了，烏狗跟在後面。手裏拿着一個洗衣用的播搥。

立達和立明，接過了柴繩，反縛了那個賊的兩手。賊在掙扎，口裏「阿那，阿那」的呼喝著。烏狗又把播搥——洗衣裳時用來搗衣裳的——塞在立明的手裏，在別人的屁股

縫裏亂鑽。

小三那爸，走過了老五嫂的身邊。

「你又不勸一勸，打死了哪！」

「你爲什麼不勸一勸呢，老五嫂，——你還站在這裏看。老五哥呢？」

「我，我聽見了叫賊就發抖呢，——我剛才進去，還沒有關，外面就叫捉賊了。——他，關着了，他是一碰到眠床便靈魂出竅了的。」

「這賊也古怪，別人還沒有關，他就來了，真是該死！」

老麻嫂也起來了，她把頭一伸一伸，好像窺探什麼似的，探到了老五嫂的前面。

「老五嫂，你還沒有關嗎？」

「啥，我正把涼床搬了進去，外面就叫了賊呢！」

「說是並沒有偷去什麼東西呢，何必這樣的打！」

「阿唷，阿唷！」立明把柴繩一抽，賊又不住的呼叫。

播搥拳頭，又匹匹拍拍發起响來，蓋住了人們說話的聲音，小雄鷄看別人打得起勁，他的拳頭，也好像發起癢來的樣子，他也加入進去，試練自己的拳頭的力量。

宰相見打得厲害，用手去拖住立達的手；可是，立明手中的播搥，便不留情的落在他的臂膀上，他把手縮了回去。

「歇一歇吧，你打了我了。」

可是，立明好像沒有聽見的樣子。

「他尋着我，他要偷我的東西，今年偷了好幾次了，他要偷我的命，我要被他偷死的！」
濫腐看見小雄鷄也擠入人堆中顯本領，便把他一把拖出人堆。

「小雄鷄，你是白打的嗎，打死人呢！」他輕輕的警告他。

小雄鷄站在那里，夾夾眼睛，長起頭頸來，正像隻鬥鷄的姿勢。

「我沒有偷過哪，先生！阿哪，我那裏偷過你的東西呢？」

四嫂立明的娘她自從打屋裏查了東西之後，看着他們這樣惡打着一直是緊張着情緒，跟着兒子們擠在一堆，不曉得要做些什麼，或是說些什麼的。可是，現在，忽然聽見自己的兒子口中說出來的理由，說是要偷死了他的，便立刻想起偷了銅罐與鐵茶壺的一次，偷了媳婦的衣裳和兒子的衣裳的一次等被偷的事來；於是這表面上裝着硬朗的樣子的寡婦，心裏便發起狠，好像他們全家的性命，都要被偷去的樣子。

「阿喲，這樣的尋着我們偷，真要被偷死的！」她心裏想起這許多被偷去的東西，真是心痛。她好像也發起狠來了，那一個老拳頭，也擠着往那個正搯着搯搯的背上搯。

立明媳婦，本來也是抱着孩子立在旁邊呆發急的，現在，看見自己的婆婆也擠上去打賊，似乎怕她要受了什麼虧似的，非擠上去幫忙不可。她也擠了上去，抽出一隻抱孩子的手，在那個光着上身已經被打得發起腫來的背上打。可是，她因爲太興奮了，她懷中抱着的小孩子，過分的受了一下振動，呱呱的哭了起來。

小孩子一哭，立明便把搗搥停了一停；回頭看見了自己的老婆，抱着孩子擠在那裏，便老大的不高興。

「你進去！」這完全是丈夫的聲口，「再點一點東西，看住後門。」

「大嫂，你進去看看後門，房裏查一查東西。」立達想起後門來了。

立明媳婦，拍着孩子，走進了屋子裏。

宰相的臂膀被打了一下，心中老不高興，退出了，站在旁邊呆着。小三那爸，濫腐，好像看來總有些不忍，還是擠着拉立達的手臂。濫腐是一個好人，什麼事情都可馬虎；所以在解勸的時候，偶然吃到一兩下「邊柴」，也就算了。至於小三那爸，他却有些不同；他以為這種勸解，只是忍不住讓別人說他太旁觀了，有些不好，所以插進去拉一拉的。

「算了吧。立明弟，打死這種賊毛，犯不着！」

「算了，我要他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回來。就可以算了。」立明的聲音。

「我且給他一次教訓，要他曉得利害，下次不要在我們楓溪一帶打算盤！」立達也提出了一定要打一個痛快的理由。

這理由，立刻便引起了一些旁觀人的同情，他們覺得自己也窮困得可以，但讓這樣的毛賊光顧到自己的身上，總不大放心。

「可惡呢，也真可惡，總要在這一帶門前屋後摸手摸腳——」鞋匠黃鼠狼，他是以小氣貪小頭出名的。想起這毛賊如果偷到他的身上，那就未免太爲可惡的事。但是他轉想了一下，立明立達兩兄弟正在打死老虎一樣的打，打死了也不是事，何必又去火上添油呢！因此，他便把話縮了回來，轉了一個口氣。「好了，好了，警告他下次不要在楓溪這一帶打主意就是了。」

「下次是下次，我要他把我的東西都送回來——」

「銅罐，茶壺，衣裳，褲……」四嫂在旁邊一件件報着被偷去的東西的名字。

「小銅火籠，小銅火籠——我還養着蟋蟀的小銅火籠！你把小銅火籠還我，」立光這十二歲的小孩子，他是記得他心愛的東西的。他想起小銅火籠，覺得這眼前的賊真是可惡透頂了的，便跳了起來，用小拳頭在他背上碰，一面，又向他耍小銅火籠還。

可是，小拳頭碰着了那個赤着膊的背脊，他可不曉得那背脊也感得痛也不痛；至於他自己呢，他的拳頭，他的手腕，他的臂膀，似乎都感覺到有些酸痛了。他忽然想了起來，他應該用一種東西去打他，他退了出來，跑入屋子裏去找東西去。

「阿哪，阿哪！我並沒有偷過哪，阿哪，我那裏偷過這些東西呢！阿哪，阿哪，阿哪，阿哪！」這「阿哪！」「阿哪！」的叫喊，幾乎是每記拳頭與搥搥相協調着的拍節。

小雄鷄看着看着，小拳頭又發起癢來，又往人堆裏擠。可是，老好的濫腐先生，好像眼光只在監視着他似的，「小雄鷄！」又一把拖住了他的手臂。小雄鷄長起頭頸，光着兩眼，意思之間，似乎要同濫腐鬥一鬥的樣子。可是，一下之間，他又忍住了。

「先生，阿唷。我如果偷了，阿哪，我還會來偷嗎？阿唷，阿唷……」

「明明偷了一次，又來一次，偷了一次，又來一次呢！」

「那不是我啊！阿唷，不是我喲，我沒有偷喲！」

在月光迷濛中，一個文雅的頭顱，擠入人堆之中，在那個賊與立明立達兄弟的面前，轉了一眼，口裏說，「什麼事？」好像他原來不曉得什麼事似的，只是用講事場上的文雅的口氣來試探。「賊！可偷了什麼東西？」

這聲音，是一個幕生的聲音，那個賊抬起頭來，看是一張剪着西洋頭髮的紳士模樣的面孔，便好像得到救星似的，跪了下去。

「先生，大先生，救救我！我沒偷東西呢！」

「救救你，哈哈！」輕蔑的，文雅的淡笑。

這位先生的確是楓溪的唯一的紳士。他本來是躺在自己家裏抽鴉片的；他早就聽

見叫捉賊和捉到賊以後的打賊的聲音，可是他沒有放下烟槍。如今，他已經抽足癮了，所以便踱出街上來看一看的。

這時，立光這小孩子已經在家里找一根扁担來了。他重新擠入人堆中，只是滿頭滿腦的亂敲。口裏叫着，「你把小銅火籠還我，小銅火籠還我！」

「吟秋先生，你救救他吧！哈哈！」有些奉承的口氣的，大概是小三那爸的聲音。

可是，當這兩個接連的哈哈的笑聲還沒有完了時，立光的扁担却落在吟秋先生的耳朵邊上了，因為那個毛賊，這時正跪在吟秋先生前面，因此，吟秋先生的頭顱，便當做那毛賊的第一道防線。

扁担從吟秋先生的耳朵邊削下，一直到了吟秋先生的肩膀。才被擋住了。吟秋先生阿喲的叫了起來，可是第二下又下來了。這一下，吟秋先生用右手在自己的頭上一遮，於是，這不大有力的扁担便在他的臂膀上滑了下去，恰巧落到了他的母親四嫂的頭上，四

嫂也「啊喲」的叫了起來。

「光，你去亂打人！」四嫂的聲音。

「光光！」立明也在喊。可是他們並沒向吟秋先生抱歉，下意識似的，覺得打了吟秋先生一下，也未始不可。因為吟秋先生雖然是楓溪的一個紳士，但正因為是紳士，他們也不時的受到他一些欺凌的。

「不許打了！」吟秋先生發起脾氣來。「賊，送到警察局裏去就是。」

「好好，送局吧！」

「送到局裏去吧！」

許多人附和吟秋先生的提議。

立明，立達，的確也有些打得倦了。

被縛的賊，也透了一口氣。腳、背脊、屁股，真的打痛了。他想了起來，可是他幾乎站不起，

又跌了一交。

「啊唷！咄咄，打死了。」

「送警察，好，可是，我且弄個根據。」

賊在地上坐着，各人也似乎放寬了一點心，向各方面退去。

老五嫂還是站在自己的門口，她好像鬆了一下緊張的場面，回頭要進去睏覺了。可是，小三那爸，又走上她的身邊。

「你進去啦！」小三那爸有意要叫住她。

「你也吃到幾下邊柴吧！」老五嫂站住了，用輕笑的聲口說。

「我，唔，沒有。」小三那爸也笑嘻嘻的，「濫腐倒吃到幾個無心湯團呢？」又是笑嘻嘻的。

「沒有偷了什麼東西，打一下也就算了的。」老五嫂的女人的聲口。

「算了，他不肯算，要送警察局呢！」還是笑嘻嘻的。

「我要留個根據，伏辯！」立明重複的堅持着，要留他一個脚印手印。因為他曉得，捉到一個賊，總要留個伏辯的。不然，將來賊來報起冤來，那可怎麼辦呢？

「先生，你饒我這一次，我下次不來了就是。」

但是，這無力的求饒，又有什麼用呢？

「立達，立光你們去拿紙筆來。」

吟秋先生老大的不高興的樣子，退了出去，向着回家的方向走。

「走了，吟秋先生！」小三那爸，見吟秋先生打自己的旁邊走過。又笑嘻嘻的把眼光從老五嫂身上移到了吟秋先生身上。

「唔，走了。」吟秋先生來時那種輕笑的旁觀態度，可一齊收斂起來了。他這時的表情，只是冷靜，只是卑視。他一步一步的走了回去。

立光和立達，正經把紙筆、硯台，都拿出了來。

黃鼠狼回頭看看吟秋先生已經走得遠了，便說：「立光，你可打了吟秋。」

立光把紙筆放在還沒有拆掉的涼床上，笑了起來。

「我還打得欠夠呢！」語氣之間，還有些得意。

「小鬼，光！」四嫂心中也有些微笑，可是，表面上却在禁止他。

「他抽足鴉片出來的！」

「抽足了鴉片，正好挨兩下打。」

「紳士——」

「紳士，對我們有什麼好處，紳士！」

「他老大的不高興呢！」

「不高興，作賊打，也只好放在肚裏的。」

這許多看客，好像對於吟秋先生都沒有什麼好感似的，紛紛的談論起來，簡直有些不敬的樣子。

立達伏在涼床上，面磨墨，一盞燈心拉得高高的煤油燈的油煙，在他的耳朵旁邊，眼睛前面纏繞，空間充滿着煤油煙的氣息。

賊仍舊坐在石階上望着他們，無可如何的嘆氣。

「來，來，來！」

毫無一點抵抗的能力的賊，應着立明的招呼，掙扎了起來。他實在被打得連站都站不動，兩腳戰兢兢的站了起來，又一屁股頓了下去。「啊唷！」一聲，又「唉！」的嘆了一聲氣。

「來，來，來，何必裝樣子呢，真生活還沒有吃到！」

他終於站了起來，挨到涼床前面。同時，許多看客的視線也一齊跟着轉移到了這邊。

「怎麼樣呢，我是不懂的。」他從立達手中接過一支筆來，用拳頭抓着，怕要跌出去的樣子。

「不要假清白吧，——你是老資格呢！」

「老資格！」他把頭從寬在涼床上的肩膀上抬了起來，用乞憐和質問的眼光，看住了立明的面孔。「我實在是——」

立明的面孔是冷酷而得意的。

「揭起腳來，把墨塗上腳指，再在紙上面印！」

一支小羊毫筆，筆頭只開了一半的，被一隻手死緊的抓着，很不自然，很可憐見的往自己的腳指上塗。一副可憐的樣子，毫無掙扎的能力，使人看來，真有些寒愴。那個小小的筆頭，如同患着抖擻瘋一般的，一下下的在大腳指上畫着，畫成一條一條不均勻的條紋。等這一筆畫好，那一筆又乾了，這一個畫好，那一個又乾了。立明看得不耐煩起來，又改口

吩咐他要他把整隻腳板踏入硯台裏面塗染。可是當他的腳從硯台裏取出，又在硯台旁邊的紙上印過以後，立明把紙筆拿起一看，只是一堆一堆的墨水，毫不能看出一些指紋，又吼着要他重印。

「來，我來！」立明把自己的右手，在硯台上磨了磨，同時，又用左手抓住了那隻應該作爲模型腳板，便在那指頭上塗了起來。塗好之後，他又裝着用印的姿勢，兩手捧住那隻腳板，重重的在紙上一壓。這一下，才露出了一個個的指紋，立明才覺得滿意。

接着，另外的一隻腳也用同樣的方法辦妥了。於是又順次及到兩手。

這事情總算完全辦妥了，立明兄弟覺得有些滿意，又讓那個賊在石階上坐了下來。許多看客本來都是靜默看着的，現在，好像空氣已經輕鬆了許多。他們把那張印有指紋的紙頭一個個驚異的在傳觀；但是，都不曉得看些什麼。

老麻，看看老麻嫂早已走了，而這幕戲，也已經演完，便冷冷的走了開去。黃鼠狼，也想

起明天還有一雙皮底鞋須要趕製的——因為那人是要出門去的——也就默然的退去。小雄鷄，他今晚好像受了什麼委屈的樣子，——因為沒有白打到幾拳，心裏老大不自在。這個時候，看看再沒有戲文可看，也便拖住烏狗的臂膀預備回去了。

這裏留下來的，只有宰相，濫腐，小三那爸，和立明家裏幾個人。

「你是那裏來的？」濫腐雖然被人叫做濫腐，却始終是個濫好人，這時候，他好像把他當作朋友似的，很親熱的同他寒暄起來了。

「我嗎？」那個坐在石階上已經被打得什麼都不能動彈的賊，忽然聽見這樣的親熱的聲音，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抬起頭來，盯住濫腐的臉上探問。

「哈，你是那裏人？」濫腐補足了一句。

小三那爸在旁邊笑了起來。「你想同他做親眷唉！」

「我，渡口下王人。」——渡口下王，是離開楓溪還有六七十里的山鄉，那是和隣縣

交界的地方，時常在鬧着土匪的地方——這是他們都知道的。

「你什麼事情不好做，爲什麼要做賊？」宰相是一個安分善良的人物，大肚子，走起路來慢騰騰的，正有些宰相的風度；他用兩隻手按住了自己的肚皮，這樣鄭重的問。

但是，立明立達他們却坐在涼床上不響，他們好像已辦了一件大事，出了一身大汗，坐在大樹腳下養力氣的神氣；聽見濫腐他們發問，也不作聲。

「唉，我那裏要做賊吶！」這傢伙似乎要哭了。

「那末，爲什麼呢？」

「我本來也有一個家的，住自己的屋；我有一個老婆，老婆是前年新討來的。我種着別人分種田地，我們兩個吃了，每年還有一點可以糶。

「我的老婆也還漂亮，她只有二十六歲——她對我是很好的。

「可是，我們那裏有土匪，我們那裏也有兵——兵一來了，土匪就去，兵一去了，土匪

又來；因此，兵便住在我們下王。——我是姓王的，三劃王。

「那裏曉得，後來我的老婆給人勾引去了——誰呢？我不敢說，總之如果是匪頭倒也不去怪他了。他霸佔了我的老婆，還嫌不如意，要設法謀害我。他說我家窩匪，深夜帶人來，把我的屋子燒了，要把我燒死。可是，我從火中逃了出來。」

「我曉得，我不能回去了，我如回去，他們會把我當作土匪捉起來槍斃的。我只得逃出外縣去。」

「在大德縣，我有一個族人在那裏剃頭的，我想去找他——我身邊只有帶出來的兩塊錢，我無論如何，總不捨得用他，可是，我走了五日，走到大德縣，身邊的錢却只有八毛了。我想，我如果能在那裏找到我的堂兄，那是什麼也不成問題的。」

「那裏知道，我把那裏的剃頭店都找遍了，却找不到我的堂兄。——我人地又生疏，口音又不懂，我想找個白吃飯的事情做做，又找不到。我只好走回來了。」

「我走了三日，把八毛錢用完了。這兩日來，我是餓着肚子，——只有今天早上，才在一個地方討了一碗粥吃，——才趕到這裏的。」

宰相，濫腐他們如同聽講故事，聽唱道情一般，一聲不響的聽他述到這裏，覺得早已被悲哀的空氣嚴重的包圍起來。便是小三那爸的那種笑嘻嘻的態度，也似乎被風吹散了的樣子。

「那末，你不是做賊的。可是，你在半夜裏走進別人的屋子裏，又算什麼呢？」

小三那爸說這話的意思，本來是反面的帶着諷刺的口吻的，可是等說出來之後，自己聽聽，却變成了正面的同情的口吻了。

「你們不要聽他瞎說，賊，那一個賊不哄騙，不瞎說的！」立明在表面上還是很強硬的樣子，可是他自己曉得，他聽了這些話，自己的心也的確軟了幾分了。「喂，這些故事，都是你自己編造起來的吧，你倒會編故事。」

「先生們，你聽我說完嘞！」

「啥，爲什麼半夜裏走進別人的屋子裏呢？」

「今天晚上，我又沒有錢宿旅店。我在城裏走，警察又要干涉。我沒有辦法，只好踱了出來。」

「我踱到這裏村上，實在餓不過了，人又倦得要命，便在那橋邊的大樹下面捱了一覺。等到我醒了轉來，我也不曉得是什麼時候，我沿溪踱了過來，看見這裏的後門還是敞着的。我探頭進去張張，看是沒有人，便走進去了。」

「我不想偷東西，我只想偷一點什麼東西吃——」

「可是，有人來了，立刻便聽見叫捉賊。我又餓，又跑不動。我被這兩個先生捉住了。——便是這個樣子末，我那裏要想做賊呢？」

大家都聽得寂然無聲，

「唉，我實在餓不過了。——先生們可有什麼冷粥冷飯，給一碗我吃吃吧！」

「好好好，」善良的宰相，早就有着無限的同情了的，立刻答應了下來。

同時，老好人的濫腐先生便把眼睛光到立明那娘的身上。可是，立明也早就會意，但還是故意硬着嘴巴，「叫你們不要聽他瞎說，叫你們——」

四嫂，立明那娘，體會得立明的意思，便用着拒絕的口吻，「我家裏連冷粥冷飯都沒有。——濫腐先生，你要做濫好人，你自己家裏去拿吧？」但可惜濫腐的家離開這裏稍爲

遠了一點，要不然，他是濫好人，他是不在乎此的。他真的要回家去拿。可是——

「我有法子，我有法子，」小三那爸說了兩聲之後，便自告奮勇的走過對門，在老五嫂門上碎碎的亂敲，「開門，開門！」

「那一個吓！」老五嫂的聲音。

「開門，開門——開沒有了？」

「正翻下去呢！」老五嫂開出門來，「什麼事吓？」

「你做點好事，裝一碗冷飯出來，給這賊吃！」小三那爸，還是笑嘻嘻的。

「冷飯唉！」——老五嫂也在躊躇着，她要想一想，少了一碗冷飯，明天早餐會不會夠吃。可是——

「老五嫂，做點好事！」宰相與濫腐同時走過來，催促着她，她沒有辦法，只好走進去，找了一口破碗，裝滿了一碗白粥，捧了出來。

小三那爸笑嘻嘻的接過來一看，只見是一碗白粥。「白粥，濫鹹菜也該給他一點呀。白粥，水淡的，薄湯湯，怎能吃得下？」還是那麼笑嘻嘻的。

「你想辦大菜給他吃嗎？」老五嫂也有些笑意，溜了進去。

小三那爸先把這碗白粥交給那個人的手裏，回頭又去接老五嫂手裏的鹹菜根。加上鹹菜根，一碗白粥三兩口就喝完了，樣子有些像從牢裏放出來。

小三那爸覺得有些滿意好，像做了一些陰功。

「還要吧！賊是默然的不敢回答；但小三那爸却從他手裏接過碗來，又向老五嫂那邊走去。」

「好了吧，到警察局裏去吧！立明還要把他送到局去，小三那爸，你不要大路石板送人情了。」

「老五嫂，你再做一次好事吧，一碗薄粥，又當什麼呢？」

老五嫂接過了碗，笑嘻嘻的站着不肯走。可是她却當不住另外的一個笑嘻嘻的面孔的催促，回頭又走了進去。等到他重新出來時，手裏又捧着一碗白粥。

「你吃了兩碗粥，不大餓了吧！」

突然間，他等慢吞吞的放下碗筷之後，哀哀悲悲的哭了起來。

「吃飽了還哭！」

「好，你騙到了兩碗粥了，還是到警察局去吧！」

「算了吧，讓他去就是了，何必還討麻煩呢！你放了他吧！」宰相勸了勸立明，回頭又對那個賊說，「你走吧！半夜了呢！」

立明似乎是可以同意了，他到了這個時候，本來也就無心於一定要送警察局的，只是他覺得他總應該這麼說才是，又沒有偷了東西，又打得一個半死，又印了指紋——這樣可憐的，還要怎麼樣呢？可是，那個賊，却反而大哭起來。

「我，我，活不了了，我什麼也沒有，叫我怎麼活——」

「你在此地不走，也不是事！」

「我到那裏去呢！並且，今晚的事，要是給人曉得，我也不能做人——」

大家都有些看呆了，空氣似乎很緊張，雖然過了半夜之後，空閒有了一陣陣的涼風，大家身上却好像都有一絲絲的熱汗。

濫腐先生不聲不響的，從褲腰帶裏翻出兩角小洋來。

「喏，喏，這兩角小洋送給你哪！」

「我怎麼可以收你先生的！」但他躊躇了一下，終於接在手裏。

等了一下，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沉默，他甦了起來，往村的那邊慢慢踱過去。

大家把眼光送着他，看他走出村上，再慢慢從月光中消失去。

一陣涼風吹來，大家心中覺得頗爲涼爽，但並不感到輕快的心情。

「啊，這樣的賊。」

「那張伏辯呢！」立明忽然想起了什麼是的。他母親把手中拿着的一張紙頭遞了過去。是的，這便是印着那個可憐的傢伙的指紋的紙頭，他想了一想，使用手給牠撕掉了。

各人都帶着一副又是鄭重又是輕快的心情散了開去。

於是，那條用兩排屋舍夾成的楓溪街道，仍舊狹狹的沿着楓溪，圍在迷蒙的月光之

下，呼吸着並不通暢的呼吸。

公路上的神旗

和省城通了公路之後的偏僻的S縣，雖然在通車的最初幾天，人山人海的到車站去瞻禮這現代文明的產物，大有去看城隍爺爺出巡的氣概。這在關心文化運動人們看來，一定認為是近代化的最好的現象，以為他們的迷信城隍爺爺的信心，將為給崇拜物質文明的心理所代替了，其實，關心文化運動的先生的觀察，乃是錯誤的；他們的瞻禮汽車，根本只是把他當作好玩的西洋鏡；而汽車本身所帶給這偏僻的縣份的民衆的，也只是一些洋貨，一些物質的引誘，和一些貧窮。他們不能因為有了汽車，便改變了他們的生產的方式，——他們從前是種田，現在還是種田；作興也有無田可種的，但總不會有比種田更好的生產，從前在一畝地上可以收三石穀，現在在一畝地上，還是只收這末多的穀；

至於荒了的，水旱破壞了的，那自然還在其次。但他們却因為有了汽車，却改變了他們的消費的方式——他們看見洋貨，便要買洋貨，覺得這是必要的，不得不掙扎着買一買，從前三四里，四五十里的路，可以用兩隻腳走一走的，現在卻不得不坐一下汽車。總之，自從汽車通了之後，他們的眼光是放大起來，三個民錢，四個民錢，甚至於一個銅板，只能當做一個民錢那麼價值來消費，但他們的生產，還是他們祖祖宗宗在幾百年以前，幾千年以前所傳下來的的方式，這可有什麼法子呢？

大概，便是因為這個緣故吧，生產方式不改變，種田的仍舊不會超過過去的種田以上的方式，雖然在消耗方面，趕上了近代文明的後塵，但他們的思想，却始終沒有變改的。你看，去年夏天，那地方的民衆，因為大旱，靈物崇拜的取水神接龍王的行動，還在這每日奔馳着現代文明的交通工具的汽車大道上舉行着的。

去年的大旱，真也旱得不成樣子！從古以來，那裏有一連三四十天不落雨的天年的呢？

這偏僻的S縣，原來是多山的地方，山田多，水田少；這些田，都叫做靠天田，要是老天爺爺不落雨，小百姓們是無法吃飯的。現在，天要不落雨，這有什麼法子呢？除了誠心誠意的去求求老天爺，龍王爺，請他賜一點甘霖，救救小百姓們的活命，這還有什麼法子呢？

早一天，李家鎮上的人民，已經把本鎮上的神祈，鎮威大帝的神位，領了出去，到離城四十里地方的一處山裏裏，叫做茅山龍潭的所在，去接龍王去了。據遺老相傳，這鎮威大帝，是與茅山龍王有些交情的，只要鎮威大帝親身去請，茅山龍王是沒有不特別的給與面子的。

這一天，是鎮威大帝接了茅山龍王回來的日子，照例，凡是鄰近的村鎮的人民，都應該奉着他們的本鎮的神祈，帶着大旗，幡旒，鑼鼓儀仗等，往郊外迎接的。

，這接水的一共有十七八個集團——他們的名字，是叫作堡。每一堡，有一個神祈，神祈是用紙牌奉着，放在香亭裏，用四個人抬。香亭的前面，有四個穿白長衫搖紙扇的執事，再前面，是清道小旗與肅靜迴避的木牌，再前面，是鑼鼓隊，再前面是小旗與幡旒，再前面，才是大旗。每一堡——每一個集團的組織，差不多都是這樣——這樣一共有十七八個集團。

這十七八個集團，已經在離開城內五六里地方的汽車路上排列着了，只要等鎮威大帝的頭旗一到，這些人馬旌旗，便成隊的跟在他的後面，做一次大巡行。

據他們的成例，凡是來參加接龍王的堡界，這行列都應該轉道經過的，因為只有龍王經過的地方，龍王才能帶着甘霖來普施恩澤。也只有龍王經過的地方，那些人民才能靠天吃飯。據故老傳說，在前清光緒十八年大旱，也是由鎮威大帝發起去取水神的結果，果然得勝了；只要這取水的頭旗到了那裏，龍王的雨脚便踏到那裏。雨是跟着頭旗在下

的。

同時，據說參加取水神的人們，都不能戴箬帽；因為，箬帽固然也可以遮住太陽，但箬帽也可以遮住大雨的。遮住大雨，這不有表示厭惡下雨的嫌疑嗎？所以，在取水神的時候，箬帽是不可以戴的——至於傘子，那更可以不用說了。

這一天，是好大的太陽。天空雖然也有幾朵白雲，但由人們仰起頭來看看，却是呆呆站在青油油的天海之中，一點落雨的意思也沒有。偶然有陣把風吹過，掃過了汽車路旁邊的稻田上的晒乾了的稻葉，蕭然到有秋風的意思。可是，這一陣風撲到人們的身上來時，却是火熱的帶着禾稻的氣息。

這些人們，在這樣的大太陽下面晒着，汽車路上面的黃土，是滾燙的，偶然一陣風吹來，是火熱的，汗水揩了又揩，揩了又揩，總是揩不清爽。他們在這樣的迷信着神祇，迷信着龍王一定能夠行雨，焦燥而忍耐的等待着。

三

站在這一條汽車大道上，向着東邊，往城裏這一方面望去，有一座高大的新造的中國洋房，阻住了他們的視線。這房子，四面圍着圍牆，圍牆是粉刷得雪白，上面砌着金錢花的四方便化的圖案的花瓦；遠遠的看過去，好像這粉白的圍牆，和鏤空的花瓦，在那裏向人們夾眼似的。

這一所洋房，是本縣的一個有名的紳士的新造的住宅，便是用這樣的高高的圍牆，和外面隔成了兩個世界。在那圍牆的裏面，有草坪，有花園，有小亭子。在這樣的大熱天的時候，人家正在忙着取水神，在大太陽底下清晒，他們却在那洋房裏開電風扇走圍棋。唉，這個世界。

可是，人家有錢，人家有好祖宗，人家有福氣享樂，這也怪不得誰的；S縣的民衆，本來就是安份守己，良心放在當中，靠天吃飯的民衆，人家怎樣有錢，怎樣享樂，從來也不眼紅。

的。只是，這一位資本家，本地的紳士的發財，說起來，却也和全縣的民衆有了一些關係，這却不能不使大家感覺得一些討厭。

原來，正當浙江造公路的時候，說有一百幾十萬的現款，預備着S縣境內的一段公路的。那個時候，說被劃作公路的界限以內的田地，要照時價，八十塊錢一畝的地價，繳還田主的；築路的工人，也要照半塊大洋一天的工價照算的。既然這樣公平，又是官府的命令，S縣的人民，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說個不字呢？橫豎是這種天年，收成又不好，穀價又低，有田要賣，也不容易賣得出去，現在官府既然要照時價收去造馬路，也便樂得將就些了。

這汽車路的修築，是承包的；承包的人，便是我們這新造的洋房主人陳子康先生。聽說，他向官府方面包來，是一百二十萬，可是，究竟有多少實數，却是誰也沒有人知道。總之，築路以後，有許許多多的田主，只是田地被他抄了，工作給他做了，還是拿不到半個地價的。有許許多的農人工人，應募來做築路的工作的，結果也只拿到二角四分大洋一日的

工錢。這其間的結果，便是陳子康先生造成了他自己的高大的洋房。

并且，造洋房，本來也可以造到一處比較能夠避人眼目的所在的，但陳子康先生的洋房，却造在汽車大道的邊頭，要讓汽車在他的圍牆下面打抹角，却也是有些那個的。

原來，這一座洋房的基地，陳子康是買來了好幾年了的；開始，地理先生——就是說能夠捉地龍的風水先生，說這着地可以做坟，他才硬逼着別人賣給他的；後來，又有一個風水先生，說這地好是好，却不是做坟的地，而是造皇宮的地——最好是造一座三退九明堂的房子。那個時候，陳子康先生有是有些錢，可是也因為連年的天年不好，收不起多少租，鄉間也時常鬧着土匪，現款也收集不了多少，這事情就擱置起來了。一直等到前年，全省的公路開築，他就承包了這一段的工程，弄了一些冤枉的銅錢，於是，這中國式的洋房，才巍然的豎立起來了。

而且，依着公路的路線，這公路是應該通入他的圍牆裏面去的。可是，這裏面的情形，

也很顯然就是我們不給他說穿，大家也會想像得到的。我們曉得，造公路的時候，先由幾個測量員前來測量，畫好了路線，打好了木樁，於是才鳩工造路柁的。公路的路線，本來就不是理想那麼直。要是有一個人，他覺得自己的田地，被劃入馬路範圍，頗有些可惜；而他又能夠出一些活動費的說話，請測量員移一移木樁，讓公路來避一避田地，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正因為這樣的緣故，本來那些可以不劃入公路的範圍以內的田地——如果田主又出不起一些活動費，這事情便有些糟了。這麼說的，那自然只是一些普通的情形。不過，既然有這樣的普通，公路可以在別人的田邊讓路，也可以曲折的伸入別人的田中，那末，爲了風水，爲了陳子康先生的面子，爲了圍牆的整齊，這公路在他的圍牆下面，稍乎轉個把灣，這又有什麼呢？

這一座洋房，在造成了的時候，S縣的人民，就謚之曰汽車路大屋。所謂汽車路大屋者，一面，自然是因爲插入路中，讓汽車在他的前面避開的意思；而在另一面呢，那末，你且

原諒這偏僻地方的S縣的人民吧，他們的說話，有時也會頗乎譏刺的呢！——汽車路大屋，是因為汽車路才造起來的大屋呵！

四

這一天，這S縣十七八堡的羣衆，都在七里廟旁邊的一個土邱上休息，因為那裏離開汽車路不遠，又有幾株小樹，所以，一大半的人都堆在那裏。遠遠的看上去，這小土邱上，全是一點一點的人，這汽車路上，也是一堆一堆的人。

鑼鼓是休息着的，大旗與幡旛，也都任意的斜着一株小樹或是田邊打瞌睡，還有一些，正好像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位置似的，只植立在田中硬出勁，——大好的太陽，晒得他們頭昏腦漲，但仍舊只好挺挺腰，夾夾眼的在站崗。

在那小土邱的角落上，就地坐着的八九個文廟堡的人。——文廟堡雖則有個文廟，但他們抬出來接水神的神祈，却不是孔夫子。他們是祀奉着關西大帝的，所以他們也並

不怎樣的文雅，到是一派粗魯的形相。

開首，他們在談着關於女人的事，大家都把小李當作談話的對象，取笑着他那比他高大一倍的老婆。可是，小李却笑嘻嘻的，仰頭看看松樹梢頭的青天和白雲。

「這樣的天氣——青天正如一口覆蓋下來的大火鍋，說是會下雨，我真有些不相信。」

小李故意這樣的說着，想和他們引起一些辯論，把他們的話頭引開去。可是，由這話所引召來的，却是更大的諧謔——你老婆這大火鍋覆蓋在你的頭上時，可能下雨的吧！——大家又是一陣哈哈哈哈哈的笑聲。

「飯也要沒得吃了，還尋什麼開心！」小李還是淡淡的說，這傢伙，似乎頗有城府似的。

「只要有老婆好了——老婆吃得胖，又高又大，還會把你餓死嗎？」

「老婆也要給她飯吃的喇！這個天年，做人是——」小李說到這裏，本來是說一句怎樣的動聽的，帶有人生哲學的意味的一句話的，可是，他一時却說不出來。——他的眼睛從松樹梢頭，移了下來，剛巧看見了遠遠的汽車路上站着的那座汽車路大屋，於是便把話題轉了過去。「要像陳子康那麼的住洋房，還有一點道理。現在是『無湯洗腳』，專門把別人尋開心是什麼意思？」

「你這小伙子，別人有洋房，你到眼紅，——嘿，這汽車路大屋，還不是天誅地滅的，你看他能長久嗎？——將來東洋人進來，這汽車路上的第一炮，還不是這座洋房嗎？」

「阿祥，你可做夢！東洋人進來，會打陳子康的房子的喉？他兒子在東洋留學，他們有的是錢，他不會預先拜他們做干爺爺嗎？」

「老明，依你說，陳子康這樣刮來的金錢，天都不會誅他了。——他現在是有錢有勢，洋房造得巍巍然，官府又勾結得好，除了東洋人，還有什麼人來誅他呢？」

「天火，天火！」星五搶着說。

「天火，天火是不會的，聽說他屋子裏面就裝着了滅火龍頭，——就是給人放的火，只要他龍頭一開，藥水噴出來，火便會熄了的！」

「這，我可不相信，恐怕只是說說的吧！」

「你不相信由你，我是白毛泥水匠親口告訴我的，他親手裝上的，他還不曉得嗎？」

「那末，我們放他一把天火試試看不好嗎？」

「那又何必放火呢！今天就可給他一個教訓的，只要我們能夠齊心！」

「今天又有什麼道理呢，你燒了他的洋房嗎？反了，反了，你看，立刻就會有警察來彈壓。」

「警察來，還打他不過嗎？——有多少警察呀，只要大家都齊心，這許多人，把警察捉來當點心，恐怕還不夠呢！」

「那末，試試看吧，只要用大旗在他的圍牆上碰碰，請他出來把香案接水。這是理所當然的。」

五

文廟堡的幾個頗爲魯莽的傢伙，真的把接水神的事情，都忘記了的樣子，立刻就飛散了開來，找各堡的幾個頂出浪的人物去。

他們去分頭接洽着，要給陳子康這傢伙，一個有趣味有意思的教訓。

羣衆的力量這樣時髦的名詞，在他們是不大曉得的；可是，只要大家齊心起來，便是官府，也不值得一怕的事，這在他們的耳朵當中，都會聽得進去的。

這些事情，在他們可有兩個歷史的教訓。在前清末年，也是一年大旱的年頭，S縣的各堡紳士，可不同現在一樣，對於取水神的事，是那麽冷淡的。那時的正堂，——這就是現在的縣長，也須得初一十五，親自到城隍廟進香；對於取水神的事，也須得親自出來祭頭

旗的。

這一個正堂，坐任以後，另外可沒有什麼，只是收糧可特別收得嚴厲，鄉下人的交不出田糧，被他抓去打屁股的，真不知有多少人。剛巧這一年天年大旱，城隍爺龍身，要出去取水神好，這機會可碰得巧，正堂老爺，就應該在城門外擺香案祭頭旗。

祭頭旗，本來是沒有什麼的。正堂老爺，穿起全副頂戴來，前後背補，水晶頂，拖翎，在香案前面，對着頭旗拜兩拜就是。可是，在那個時候，不知是什麼人，忽然喊起「狗官」來，那正堂老爺的狗膽，便發起抖來了。發了抖之後，他心裏一發急，想快點了了事回衙門，却不曉得怎麼一來，把香案上的一副大壽字臘燭台打在地上了。這個時候，忽然是一陣又是威嚇又是譏笑的喊聲。正堂老爺便回頭想走。

走，逃嗎？

拖住，拖住！

這樣的喊着的時候，可真有人給他拖住了。自然，全副頂戴着一縣之主的父母之官，莫說有皇上的聖旨在身，便是論他的儀表，你們這種又醜又臭的小百姓，是不應該輕手輕腳的。可是，在這個時候，他的威儀，也好像跟着他的魂靈，從屁眼中嚇丟了似的，也只好哀求的在一個百姓的手中掙扎着了。

縣官打人嗎，打打！

一陣喊聲，在人羣的裏面外面，喊得震天價響。好，你這文弱書生的父母之官，聽憑你平時坐起堂來怎樣作威作福，打這個人的屁股，打那個人的屁股；可是，現在，他却被一大羣的百姓用拳打，用腳踢，打死的躺在地上了。

雖然當時有人勸住，把縣官拖了出去，——不然，就是不被打死，也會被踏死的。——可是，這畢竟已經犯了法。打了縣官，闖了滔天大禍了。

後來，這事情自然也有追究的。但因為大家百姓都齊心，死了不肯說出一個人來，——

——正堂老爺自己指不出一個人的名字，一個人的面孔，這事情便就無形中消滅了。

這件事情，是S縣的老百姓，都能很清楚的講述着的，這是他們的一個歷史的教訓。因為從那時以後，一直有好幾十年，所有縣正堂，都不敢怎樣對百姓嚴厲，尤其是收田糧。

第二件的S縣的百姓的教訓，那便是打緝私營。——緝私營是專門查緝私鹽的。這事情不必說得，總之，是一批挑私鹽的鹽販，有組織有計劃的和緝私營武力相拚就是。

這偏僻的S縣的民衆，本來是那麼強悍的；雖然那都有些封建意味，在封建社會之下產生，但到了民國年間，到了民國統治了二十多年的年間，全省的汽車公路已經通到了的現在，這種蠻幹的強悍的特性，仍舊還從祖宗的血管裏一直遺傳下來的。何況現在這汽車路大屋的來歷，大家都在心裏明白，口裏說不出來的呢，更何況現在這高大的汽車路大屋，又在他們的眼前裝鬼眼睜睜別人呢？

所以，這事情的結果，倒並不要化多少脣舌，一下子就弄得有點頭緒了。

決定幹吧，我們總是來的。

決定幹吧，我們總是不肯落後的。

這房子是太礙眼了，揍他一個痛快吧！好的，好的，我們來一個。

六

鎮威大帝的頭旗，已經在遠處的汽車路上出現了。

來了，來了，這裏的人們一聲吶喊。於是，小土邱上，小松樹林的下面，田塍上，汽車路上，所有的人，立刻都動員了起來。

鑼鼓響亮起來了，旗旒飄揚，這在現代的交通工具上顯現着的封建的神權的行列呀！

鎮威大帝的頭旗迎來了，這裏的十七八堡的行列早就各自整理着，一等到頭旗到來，立刻便如潮湧一般的在汽車路上洶湧了起來。

照故老的傳說，頭旗到了那裏，雨脚就落到那裏的。可是，大家抬起頭來看看天，天哪，青天曜曜的，連一塊碎雲都沒有，那裏有半點雨意呢？

失望，滑稽的想頭，好像輕風一般的，掠過了大家的心坎。可是，他們都是靠天吃飯主義者，有時雖然也來一下魯莽的行動，但對於天地神明，却是不敢輕易誹謗的。於是，立刻就將這種輕蔑的想頭撇了開去，好像深恐神明知道了，真的發起氣來，同人們作對一下，弄得天年早了，大家沒有飯吃的。

可是，頭旗到了，天還是沒有落雨，這却總是事實，而且，到了山巒的水潭裏面，捉了一隻石班魚來，養在一個玻璃瓶裏，說這就是龍王，就能使曜曜的青天落雨，這也有些使人懷疑。——究竟龍王在騙人呢，還是人在騙自己呢？

「有這許多人的力量，這許多人的行動，便是大家都到龍潭裏去挑水，也可以灌活幾畝田吧！而且，用三步四步的水車接起來，也可以車到一些水的吧！」有些年紀輕一點

的人，心中便有那麼樣的想頭了。

「用機器，橡皮管來車水，造馬路的時候，大家也不是看見過的嗎？——聽說外面都是用機器車水的呢？」

「用機器車水——在外國，還有用飛機造雨的呢！聽說！」

兩個年輕一點的人，在這一盛大的行列中，這樣的談起話來。

「用飛機造雨，飛機吶，人吶，什麼人去造吶，錢吶……」

「你不要發愁吶，這總有一天的。飛機不是也飛到我們S縣了嗎？汽車路也不是通到我們S縣了嗎？這總有一天的！」

總有一天的，你說得好。你想，我們這裏有汽車路，我們有什麼好處。汽車路大屋是我們的嗎？我們能夠享到一點福嗎？並且，我聽別人說，現在有汽車路了，要是和東洋人打起仗來，他們的汽車，就可以開進來了；我們S縣人，反是要比從前更吃虧些。現在要是天下

亂起來，我們是逃都無地可逃，躲也無處可躲了的。——將來就是有人用飛機造雨，也只有有錢的人的好，他們有錢，他們可造雨，我們小百姓還能夠得到一些什麼呢？並且，我們可以用飛機造雨，外國人不能用飛機放毒藥嗎？——唉，我們小百姓，總是苦的。」

「小百姓，只有一條苦命，只要大家能夠一心一意，我想，死了也就算了。譬如，前面的汽車路大屋吧！我們可不贊成他，我們便來幹他一下。——我們如果有錢，我們也可以自己造飛機，自己造雨；外國人有飛機來，我們也用飛機和他打——」

「你真是，——說起來如同唱起來，談何容易——什麼人給錢你，你錢從那裏來。」

「我們去搶，去作法，——」

他們是想不到社會變革這些事情的。他們也想着社會要變，社會應當變，但他們却不曉得怎樣去變。在無可如何的時候，他們那神祕主義的思想可又出來了，他們要作法，他們要搶。呵！

他們的談話，便是那麼樣的停止了，於是，他們把頭抬起來看看前面，看看後面。這一盛大的行列，人民的陣線，在這廣闊的黃土的馬路上，前面延長了一里多路。

大旗，小旗，幡，旗，棒頭，尖刀槍，人頭，鑼鼓，香烟，流着汗，喊着喊，如同螞蟻，如同大軍，力，迷信，蠻幹，强悍……什麼都擠在一團，這樣充滿着一里多長的馬路。

七

頭旗到了汽車路大屋的圍牆外。

頭旗，是一株六七寸口徑的大竹，連根掘起來的，一直到了纖細的竹梢，大約有七八丈長，上面掛上了三丈闊二丈長的水紅色大綢旗。這頭旗的進行，是頗不容易——竹杆的本身的重量，綢旗被風吹揚起來的重量，要是一個人捧着前進，這是頗不容易的。因此，一株頭旗，下面總是十幾個人到幾十個人，用叉，用托，用繩子拉，再由一兩個人捧着竹根，頭抬了抬着前進。

許多年輕的後生們，捧頭旗，是顯身手的最好的機會，也是最光榮的事情。可是一株頭旗，却也因爲這些後生們的爭着抱捧，總是走不了幾步，便全株倒了下來的。頭旗倒下來了，不管是屋簷，不管是樓空的圍牆花瓦，碰倒了，敲破了，那都是不管的。這是取水神時候的規例，差不多是成了不成文法的，受到了損失的人，誰都不敢出來放個屁的。

頭旗到了汽車路大屋的圍牆外面，捧頭旗的人，有意無意把旗竹一拋，這旗竹就像一個吃醉了酒站不住脚的高鼻子西洋人似的，斜斜掠掠的碰倒了圍牆的花瓦，又斜斜掠掠的滑過了一丈多闊的時面。一時間，這從花瓦上撞下來的瓦片，便嘩啦嘩啦的如落冰雹一般的落了下來。

敲倒了花瓦，敲倒了花瓦！

當心，當心！

有許多人這樣的叫着。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敲幾片花瓦有什麼要緊。

頭旗由許多人如同螞蟻擒着蠅一般的豎了起來，又是一陣風，嘩啦的倒了下去。

要陳子康出來接水神！

陳子康出來接水神！

姓陳的烏龜子，出來呀！出來呀！

人叢中提出了這樣的口號。

這一帶遠近的田地，他所有的最多，他不出來拜兩拜頭旗嗎？我們爲了什麼人辛苦！擺香案，拜水神，這也是紳士們應該做的事情——何況在從前，這事情還是正堂老爺做的呢？因此，這消息傳進汽車路大屋之後，汽車路大屋的大門，雖然早已關了起來，但是一這另碎的東西，如方桌、桌披、香爐、燭台，以及菜供拜墊等，却早由許許多多的人們，七手八脚的，如搶火一樣的緊張着，把設了起來。

陳子康出來拜頭旗！

陳子康出來拜頭旗！

果然，陳子康在這樣的喊聲中，穿着白印度綢長衫，簇新的平頂的草帽，慢慢的走出來了。

陳子康本來也有些怕，他曉得全S縣的人，自從他包了馬路，造了洋房之後，對他的感情都不大好；他開始是想不出來的。可是，他也愛他的洋房，他恐怕自己不出來，他們便爲隨便的亂弄。他也自恃在民衆當中，還有點威聲，他想用自己的威嚴來鎮壓他們一下。因此，他便出來了。

那裏曉得，他自己的估價，完全是估得錯誤的；他不曉得一個討厭的紳士，在羣衆的場合上，在大家的心目中，只是一隻可憐的狗，在現有社會上個人與個人交接時候的那種紳士的威信，是完全被狂風吹散了的。

可是陳子康真的出來了，陳子康就是這吞沒了別人的田地，剋扣了築路工人的血汗工錢的陳子康，穿着白印度綢長衫，戴着簇新平頂草帽，在羣衆的前面出現了。

跟在陳子康後面的，還有兩個穿夏布大衫的人——這一個是他的賬房先生王元卿，一個是他的家庭教師陸適。——這是許多人都認得的。

陳子康走到擺好了的香案的前面，眼睛夾夾夾，好像慌張，好像蠻鎮定。正想摘下頭上的草帽向香案前面跪下時，不曉得是什麼人先動了手，「喝！取水是不能戴草帽的！」撲拉一下，一根短棒的聲音，敲落了他的平頂硬壳草帽。

打人嗎，打人嗎？

不要打，不要打！

打，打！

一片的吼聲，喊了起來！

打死這烏龜子。

打死這吃人血的賊子！

一叢人集了攏來，什麼都分不清楚。

在這樣的喧鬧當中，王元卿不曉得怎麼一來，跳上了擺香案的桌子。用手向四面搖，口裏在喊着「諸位，諸位！」

可是在這個時候，有誰去聽他的「諸位！」外面的人圈，只是夾桶一般的向裏面擠，轟拉，這香案桌子也被擠倒了。

至於陳子康呢，却在許多人向裏面擠的時候，早就擠倒在地面上，被許多人踐踏着了。

空氣是一團糟，聲音是一團糟，人們更是一團糟！

呵！
呵！

過了許多時候，城裏的省防軍也來，公安局的警察也來了。縣政府的司法警察也來了。

這一汽車路上的盛大的行列，也便慢慢的稀疏了開來。

他們要捉人，但不曉得要捉那一個。於是，由軍警們監視着，他們把頭旗二旗，幡，各色各樣的東西，背着的，抬着的，進了城門，各自的散了開來。

縣政府出了佈告，說要禁止這種迷信的行動。

陳子康沒有死，只是被踏傷了，送到醫院去。王元卿倒跌死了，他是不知怎樣死的。

縣政府要捉人，在榜上寫了各堡最健最風頭的後生的名字，但並沒有直接來捉人。在有組織有熱血的民衆前面，他們是要發抖的。

這是S縣的大風潮。

在封建的神權的行動下面，發生了具有這樣的現代化的行動！
民衆的力量是潛藏着的呵！

三六，七，二四，寫好。

放田水

一

看看自己的小孩子，慢慢的在自己的乾癟的奶頭上，疲倦得闔去了以後，阿元嫂便輕輕的把小孩子抱了起來，要給他送到丈夫躺着在哼的床上去睡；可是，她動了一下，身下坐着的破舊的小竹椅，便如殺豬一般的叫了起來，孩子又吵醒了。

奶頭，本已癟得如一隻掛着的布袋，奶水，當然是乾得一點也沒有的；所以，小孩子的入睡，並不是吃飽了奶水以後滿足的睡眠，却只是餓得疲乏加上吃得疲乏的一種困倦。本來，一個神經衰弱的小孩，只要隨便動一動，或是聽到一些什麼聲音，他是會突然的張開眼來，大呼大叫的。何況她這一對乾癟的奶頭，又不能使他吃得滿足呢？阿元嫂一面心裏發急，一面又在可憐孩子，討厭孩子；可是還有什麼辦法呢！她不捨得讓小孩哭，又不捨

得讓小孩哭起來的聲音吵醒了躺在床上哼着的丈夫，只得重新把乾癟的奶頭塞入小孩的口中，仍舊坐了下來。她身子在急躁的搖動，一隻手在小孩的背上拍着，給口裏嚼着的催眠歌和小竹椅的搖動的聲音，打拍節。

一盞鬼火一般的油燈，點在一張缺了一隻桌腳的方桌上，燈光只有盆子那麼大的一個圈圈，其餘全是黑暗。靠近桌邊一尺距離的地方，便是她丈夫躺着在那張板床；燈光從桌邊下來，落在她丈夫的臉上，分外的顯出了淒涼與黯淡。她的眼光，在丈夫的身上閃過，她心中的憤慨的心神，立時加濃起來；她要替丈夫復仇，她要挺起腰來負起丈夫的任務。

可是，她的眼光在室內一轉，她覺得一切都籠罩在慘淡與黑暗裏，在向她的伸訴着可憐的運命。板桌子的旁邊，是她那可憐的七歲的大孩子在泫泫的打着瞌睡；他雖然也是一個有生命的小孩，但他却和他身邊的水缸，缸灶，以及缸灶上面擱着的幾口破碗，和缸

灶前面的一些零亂的麥稈與柴草，一樣的毫無生氣。板床的後面，是一對大肥桶（肥料桶）和另外的一些鋤頭草鏟等等的農具，在沉默的嘆着氣。這一對大肥桶，也便是她家裏的馬桶和廁所；從那敞着口的肥桶裏發出來氣息，和在肥桶旁邊燃燒着一堆垃圾發出來煙氣，混和了起來，在房裏網縷。這垃圾燃燒出的煙，是用來驅除蚊子的，可是，室內的蚊子，仍舊在造反一樣叫吼着，在人們的腿上臉上亂碰。

這便是她的家，也便是她家裏唯一的家產。水缸，鑊灶，毛坑，眠床，全連在一處，擠在這個小屋裏，連讓一個屁股迴旋一下的空隙，都找不大出來。她還有什麼雄心呢？

可是，她並沒有想到什麼消極的意念，她只覺要生活，要生活下去。在以前，像這些田地上的事情，固然也有時出去幫一幫忙，但像晚上出去放田水這等事，總是由她丈夫主持着的。而現在呢，丈夫受了傷，躺在自己的床上，那是無論如何，也要挺起了腰骨去幹一幹了的。

懷中的小孩子，又睜睜的睡去了。她把他抱了起來，向丈夫睡着的腳下放。小孩子雖然也在叫哭，但是她却不高興睬他。

「龍，你醒來，媽要放田水去！」她推醒了坐在桌旁在打瞌睡的大兒子。

阿龍用兩隻手交互的搓着眼睛，眼光光的看着她的母親。

「龍那爸，龍那爸！」

床上的受傷的丈夫，無力的睜開了眼睛。

「唔！」

「我到田裏去看看水。」

「唔！」

她在床後抓起了一把鋤頭，又點着了油燈。

「龍，你把門關了，爬到弟弟身邊去睡；小龍——弟弟哭起來，拍一拍他。」

走出外面，覺得一身的涼爽與舒適，精神便振了一振。仰看頭上，又是滿天的星斗，想起明天還不會落雨，心裏固然有些焦灼；但她却立刻走回屋裏，抓起那盒火柴，塞入袋裏，又把油燈吹熄了，才重新走了出來。

一天的星光，什麼東西，都可以在星光下隱約的辨認。「不要油燈，反是好些呢！」她自己想着，壯起了自己的膽量。「一個女人躲在自己的家裏，怕懼着外面的黑暗，是不行的；只要你有膽子走了出去，你看，黑夜中不是有着星光嗎？」

她挺直了腰骨，背着鋤頭，提着沒有點火的油燈，昂然的前進。小孩子還在床上哭，可是，她却不管。她聽着關門的聲音過後，小孩子的哭聲，也就慢慢的輕了下去，遠了下去。

二

她走上了一座長長的石板橋，橋下並沒有涓涓的流水。只有幾個小小的水潭，靜靜的睡在那裏，星光明朗的映在裏面，輕盈的夾着睡眠。

天是多時沒有落雨了，田裏的稻，正需要着水吃；可是這裏的水，却這樣的澇着，只能讓夜遊的詩人，在賞鑑着他的美妙。天地間的不平的事情，每每是這個樣子的。

「這一潭水，要是能夠流入我的田裏，那是多好的事呵！」

阿元嫂忽然這樣的幻想起來。

可是，要這麼的一潭清水，流入阿元嫂的田裏，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別人家裏的田，田水還不是滿滿的。要是不是自己弱，受人欺侮，至少，阿元的田，這時是不會發生水的恐慌的。

她想着這些，自己覺得有些悲哀起來。

可是，她並不悲觀。自己的丈夫，雖然被人欺侮，被人毆打得半死；但是，還有自己。因為自己還要活，而且想養活自己的兩個小孩，她可不能不挺起腰來幹一幹的。

前天晚上，幾乎是天快要發亮的時候了，阿元嫂睡在家裏，忽然聽到有人在很急的

敲門。她在朦朧中醒了轉來，仔細一聽，却不是自己的丈夫的口音。

「阿元嫂，阿元嫂！」

「誰呵？」

「快，快，阿元，阿元哥被人打傷了——」

她一骨碌便開了門。仔細一看，是自己的隣舍叫長脚三的，慌張的站在門口。

「怎麼樣，三哥！」

「阿元哥被人打傷了，關在飲馬殿路廊外面，我放田水回來，走過那裏，還不曉得是什麼人用燈一照，才曉得是你家的阿元哥。」

「呵！」她全身在發着抖，「是什麼人打他呢？」

「我也不曉得。——快，快，去抬他回來。」

「好，我去！」阿元嫂忍住發抖的身體，從齒牙縫裏，叫出這樣的堅決的聲音，立刻向

前面衝去。並不感到悲哀，也並不想要哭泣，只是心頭在春米一般的發跳。

可是，走了兩步，她又停住了腳。

「三哥，三哥，你同我去一去吧！」

三哥是個好人，她不叫他同去，他本來也想同去的。

那時，天還沒有亮，可是，東方已經有一點白光。

她和三哥，很快的走到飲馬殿的路廊前，真的，阿元還倒在那地上哼。

阿元嫂銜住眼淚，一把的把住了他，在他的身上推，口裏在叫着「龍那爸，龍那爸！」

阿元沒有答應，只用無力的眼睛瞧着她。

他們把他扶了起來，連站都站不住。三哥真是好人，他把他背在背上，背回她的家裏。回到家裏，她問是什麼人打了他，他說他也看不清是什麼人。

「我是想回來的了。」他躺在床上，斷斷續續的說：「我背着鋤頭，走過飲馬殿路廊」

的前面。路廊是黑暗得很的，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可是，突然之間，那路廊的黑暗處，閃出了一個人影。我停住了腳，問是什麼人，什麼人。那人也沒有答應。立刻，我的脚，受了重重的一棒打擊，我便仆倒在地上了。接着我只曉得有許多短棒，在我的腰上，背上，頭上，以及屁股上，上上下下的，如落雨一般的落了下來，我簡直有些不知人事了。我不曉得他們是什麼時候去的。等了一下，我才曉得全身都在痛，全身的骨頭都被打斷了的樣子。我想爬，可是我一點也爬不動。好像我的手，腳，身體都不是我的了，什麼都不能聽我自己指揮。我沒有辦法，我只能這樣的躺在那裏，我以為我是被打死了的。可是，過了一下，我聽見遠遠的有脚步聲走來，我想叫，還是叫不出，我只在哼。我好像又曉得那人已走到我的身邊，燈光在我的眼前有些刺眼；我想，我或者還沒有死……

「後來，我聽見龍媽叫我的聲音了，我才確定自己還沒有死，我被你們背了回來……」

阿元雖然說，什麼人打他，他也不曉得；但是，這事情是什麼人幹的，什麼人要幹這樣有計劃的毒狠的事情，阿元是會猜得到的。那還不是張家里的人嗎？阿元生平，沒有同什麼人結過冤讎，另外的人，是不會對他這樣的過不去的。何況又在放田水回來的時候呢？可是，阿元雖然曉得這惡毒的行動，一定是張家里的人幹的，但他又沒有什麼證據，可以和張家里的人說話，這是一。再呢，阿元是一個無財無勢的人，便是說要同張家里人的鬥一鬥，但也不大容易。沒有辦法，只得暫時的忍耐一下。好在他們沒有把他打死，一條性命留起來，將來總有報復的一天的。

這一天，阿元嫂便在家裏忙了一天。她曉得小便是一味很好的藥品——對於被打傷了的，她便先弄了一大碗的小便，給阿元喝了。接着，她又跑出外面去，去找什麼跌打損傷藥。她由着別人的指示，到附近的一座矮山裏面，掘了一種草藥，叫作什麼「參山赤」的，煎了起來，對酒吃了去。

可是，阿元的腰部，似乎損傷得更加厲害；昨天一天，他幾乎沒有一次小便。躺在床上，只是用手按在腰部，不住的在哼。雖然「參山赤」和酒，已經喝了兩次，但腰部的惡痛，仍舊沒有減少。昨夜一夜，阿元嫂是一夜沒有睜眼，給阿元在腰部上按摩着的。

他們家裏，另外沒有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親戚。阿元嫂一邊在按摩着丈夫的腰部，一面只是忍着眼淚。

「他們要害我，要讓我全家的人餓死，以爲打傷了他，就沒有人去放水——水就可以滿滿的灌到他們的田裏——我們只好活活的餓死——可是我偏要活，我不肯死了，讓你們爽快。要末，你老老實實的把我們一家大小四口，都全殺死了——女人，女人沒有用嗎，女人只能生在家裏管小孩嗎？哼，我出去，丈夫打傷了，還有我——」

她坐在床邊，一面替丈夫按摩，一面這樣自己在想。

今天，她又出去弄了一服「參山赤」來。阿元已經有了一次小便，人也似乎清爽些。

了。

晚上，她把家裏安頓好了，便挺着腰肢，背着鋤頭，出來幹一幹丈夫們所幹的事業了。

三

走過了這座長石板橋，那邊是一株蓬頭蓬腦的，大可合抱的老樟樹。這樟樹裏面有些空心，說是已經有了樹神，是幾百年前的生物。牠的樹蔭矮矮的散了開來，幾乎有半畝地的大小，黑夜中走入牠的下面，聽着樹葉打着樹葉的唼唼的聲響，是很有些怕人的。據古老的人說，長毛的時候，這樹下就殺了許多長毛，樹上也便掛上了許多的人頭；而且，因為這樟樹的檜枝低，掛在樹上的人頭，在黑夜時，每每可以同走路的活人的頭顱相碰的。

這些傳說，阿元嫂本來就聽在肚裏的。她記得，前天晚上，三哥把她的丈夫背了回來的時候，她們還在這裏歇腳的。可是，那時並沒有想到這一些。現在，她一個人走路，却不

知不覺的想起來了，這真有些奇怪。

這時，她正走過這大樟樹的下面。她想，無論如何，也要壓住這驚怕的心神。可是一陣風來，樹上嘩然的一聲響，接着，便是這裏那裏，好像滿樹上都躲着一些鬼魅，而這些鬼魅却等着有人走來，悉悉索索的要出動的樣子。她的全身的汗毛，立刻便跟着這陣風，這陣響，一個冷噤，一次戰慄，豎了起來。

但是，她却壯住自己的膽，挺起了腰肢，咬緊了牙齒，也不向旁邊看，也不向頭上看，一直的走了過去。

走出了這樹蔭之後，她才舒了一口氣。眼前的美麗的夜景，從稻田間吹過來的，帶了一些稻葉的香味的涼風，使她感覺到勝利以後的欣慰。

這是一處小小的平洋，一直連到對面的山腳爲止，都是人家種的田稻。這時，田稻正到了出稻頭的時期，田裏的螢火蟲，也就特別的繁盛。從阿元嫂走着的路上去，一直連

到對面山脚，漸鋪漸密的，都鋪着亮晶晶的閃動的小光點。這些小光點，和天上的繁星連接起來，真不曉得這是一個何等美麗的世界。

不過，這螢火蟲的排列，事實上也有疏密的。有幾塊螢火蟲排得最密的田裏，那下面的滿滿的田水，也就同時反映着天上的星光與田間的流動的螢火。至於有些田裏，却不過是偶然從隔坵的田裏，被微風吹來幾隻螢火而已。這裏面的原因，便是因為有些田裏，早就被他的主人車滿了水，或是放滿了水，而另外的一些田裏，却因他的主人沒有人馬，又出不起工資請人車水，或者是就近又沒有水塘，無從車水，便不得不讓他的田旱着，等老天爺佈施一些雨水了。因此，這些在屁股上帶着一點光明的螢火蟲，也就不得不趨附到有錢人家的田裏去了。

這一帶的田，一大半是靠天的，還有一大半，却也靠着人力。不過，這人力，却是包括金錢的力量和社會的勢力的。譬如許多人，他有錢，他可以出得起工錢，叫人來車水；或者，他

有勢，不怕什麼，他可以霸佔着一些「沸水」。（註）讓他獨佔的。除此之外，只有幾個勤謹的農人，不怕死活，深夜到田裏去等，希望有勢的人，放滿了田水以後，再流一點到自己田裏就是。

在這個平洋裏面，好像隱約也有人在候水的聲音，可是，畢竟隔得太遠了，又在黑夜當中，却一點也看不出來。不過，看不出人來，那也不要緊的，但在阿元嫂心中，膽可大得多了。因為第一，她曉得這黑夜的田野中，也有和她一樣的，出來放水的人，她便減少了一些寂寞；第二，在黑夜裏出來放水的人，大概都是一些勤謹的安分的小農，正和她的家境差不多的情形，心中也有些連系。

她昂着頭前進，把剛才經過大樟樹下的一些怕懼的心理，全丟在腦後了。

走上了兩三步高的一個小小的山坡，便看見了飲馬殿路廊的黑影，那個路廊，在四

（註）從溪邊引進來用以灌田的水，我鄉叫作沸水。

面都是稻田的田野中蹲着，正像蹲着的一隻老虎。

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在那裏面被人毆打的事，一種憤怒與害怕的情緒，同時的引了起來。她躊躇了一下，仍舊走了上去。「鬼也不怕，還怕人嗎？」她在心裏想着。「張家的人，真的給我碰到了，我咬也要咬他一口。哈！」她的膽又壯起來了。

路廊裏，好像有一盞燈，正如蹲着的老虎在睜眼。

再上前一步，她已經聽到有些人聲。「唔！這個時候，路廊裏還有人呢！」再走過去，那兩個人頭，便如鬼影人般的看得清楚了。

那兩個人，在猴子一般的吃西瓜。西瓜是坎開的，一人一邊的捧着，水淋淋的在啃。這就近，是有西瓜田的，田裏也打着茅廠，在看守着，但不知他們在吃着的西瓜，是怎樣的弄來的。

這兩個人，阿元嫂可有些面善，却都不大認識；不過，在他們，却像認識阿元嫂似的。

阿元嫂走了過去，他們都用驚異的眼光望着她。等她走過了以後，他們却嘻嘻哈哈的笑了起來。這笑聲，在阿元嫂耳朵中聽來，是含着一些輕屑與侮辱的。接着，就有相互推讓的「你去，」「你去」的聲音，從後面送到她的耳朵中，那意思是分明要同她開開玩笑的。

「流氓，鬼會拖你們去！」

她正在口裏輕輕的咒咀着，可是後面已經有人趕上來了。

「喂，元嫂！」

她站住了，驚異着，這個流氓，怎麼曉得她的名字。她本來是想逃避的，可是在這時候，便是要逃避，也逃避不了。她想了一想，用着莊重的聲音回答。

「呦，你是誰？」

「你出來放田水嗎？阿元哥怎麼不來呢？」那人並不回答她的問話，却只是說着他

的。但她沒有回答，只咬緊牙齒，靜靜的等着，看他還說些什麼話。

「你一個人出來放田水，這樣的黑夜不怕嗎？」

「怕什麼？」

「怕什麼？——自然是怕鬼囉，這一帶有跌殺鬼，殺頭鬼，撒沙鬼，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不怕！」

後面的還留在路廊裏的人，在哈哈的發笑。

「你不要假裝大膽了吧！——我曉得你在怕，你在發抖。」

「我不怕，我不發抖！」

她覺得沒有方法再和這個人談話，回頭，拔腳就走。

可是後面的聲音，也跟了上來。

「元嫂，不要走得那麼快，我又不吃人，我陪陪你吧！」

水！

「……」

「元嫂，何必那麼急！我陪你到對面西瓜廠裏去坐坐，吃一個西瓜，回頭我幫你放田

「……」

「西瓜廠裏沒有什麼人，不要緊的；何必這樣假正經，連話都不回答呢？」

她實在恨不過了。她咬緊牙齒，心裏便想咬他一口。

「你想怎麼樣，你！」她站住了腳，把燈放在旁邊，兩手抓住了鋤頭，採取一種鬥勢。

「你，你這樣兇做什麼呢？我不過是說說玩玩的末——」對方有些求饒的神氣，但

聲口却是嘻皮笑臉的。

「老三，老三！」留在路廊的那人大聲的叫喚。

「呵！做什麼！」站在元嫂前面的傢伙，立刻答應着，她曉得，這傢伙叫做老三。

「回來，老子叫你回來！」

「媽媽的，你叫老子回來嗎？」

這叫做老三的傢伙，正好尋着一個退步的機會，帶罵帶笑的跑回路廊去。

四

阿元嫂躊躇了一下，想着這種流氓的小鬼頭的樣子，真是好氣，又是好笑。

她背上鋤頭，提起腳邊的油燈，向前走去，耳朶中還聽見這兩個傢伙的嘻嘻哈哈的
笑聲。

「老三，唔，老三，我記得你。」她心裏想着，「如果有什麼時候再碰到我的說話，你且
留心你老娘的厲害。」

這裏的地勢，已經漸漸的高起來了，她又得踏上兩步石階。可是，這時她正在想着對
付那個傢伙的方法，一時沒有注意到脚下的道路，忽然腳尖在前面當作石級的石塊上

一碰，幾乎絆了一交，滿身便噴出一頭的星火。

她曉得，走上這兩步石級，便要從這田邊的小路上轉灣，那便到了她的稻田。

這邊的田，因為是依着這山坡的地勢而種作起來的，所以田與田的排列，是一坵一坵的高上去的。她的田的位置，便在這山坡的中間。

她的田，是一塊長方形的，有二畝那麼大小。這在阿元嫂這一帶，是稱之謂十籬（石）畝田的。這田的旁邊，有一條叫作沸水的小小的水溝，那是從上面的溪邊上打山邊引了進來，預備灌溉田畝的。

她站在這條小溝的旁邊，點起了油燈，用燈照着，俯身看看，溝裏却沒有一點點的水。她曉得，這是種着上面的田的主人，已經把水源截住，讓水流入他自己的田中，忍心讓她的田稻，活生生的乾死的。

她走上去一看，果然，這小溝裏，的確還有一點水在流着的；可是，這一點水源，却被人

攔入他自己的田中去了。她看一看她毗隣的一坵田，田水是滿滿的。天上的星斗，伴着流動的篝火，正在茂密的稻梗子的隙縫裏閃光，一隻青蛙，忽然的跳了下來，卜東一聲，又衝破了這閃着星光的平靜的水面。

她把油燈放在田岸上，便動手來疏通這一條水溝。她用鋤頭把那水岸破開，又順手把那邊的通路塞起；順着一點涓涓的水慢慢的在這小溝裏開導下來，看牠流入自己的田裏。

這一邊弄好之後，她又在自己的田岸上巡了一圈。在同下一坵的田接界的田岸上，她又發現了一個缺口。這個缺口，現在是乾着的；可是，如果等到她的田裏也有水的時候，她田裏的水，就會從這個缺口，流到下坵的田裏去的。因此，她又用鋤頭掘起一些泥來，把這個缺口堵住了。

她把這事情弄好之後，兩手握住鋤頭，懶懶的站在那裏瞧着，輕輕的舒了一口氣。

下坵的田裏，水也是滿滿的。稻頭已經出來，並沒有一點久旱的現象。螢火蟲在稻縫裏稻葉上飛舞着，她的眼睛，也如頭暈時發出一頭的星火一般的，在跟着旋轉——轉到這邊，這邊的眼睛上是一大羣的螢火。轉到那邊，那邊的眼睛梢上，也是一大羣的螢火。這毗連着她的田界的上下兩坵田，現在都算是屬於張家的產業了。可是，在從前，這上面的一坵田，却也是他自己的。張家人，現在是既有錢，又有勢，人丁又旺，那又安得不發達呢？本來，這上面的一塊地皮，也是阿元家的。可是，因為阿元討了一個老婆，又生了一場大病，便漸漸的把利錢加了起來，加了起來，終於給張家管了過去。如今，阿元的上下的田，都是屬於張家的了，而張家呢，却很想也把阿元的這一塊靠着養活的田，也賣給他，使他可以把這一片田都統一成一個主人，但阿元却不肯答應。在這個地方，阿元便有些使張家裏的人不大高興。

近幾年來，田裏的收成，更加不好，米穀也不如從前那麼值錢；張家里的人，固然不一

定要買阿元的田了，但對於阿元的那麼起勁的在田裏做活，那麼的死也不肯出賣這塊土地，却是無論如何，也是不大高興的。橫直是這樣亂紛紛的年頭，有錢有勢，是很可以壓倒一切的；現在給你一點「小苦頭」吃吃，這又算得什麼呢？

阿元嫂倚着鋤頭，想起這一切，心裏真覺得憤恨。有錢有勢的人，固然可以做人，但是，我們窮人，難道理應餓死了嗎？不，不，我也應該掙扎，我們應該掙扎着做人。祖宗留給我們這樣的一點田地，我們已經出賣了一半，這餘下來的一點，這我們靠着活命的一點土地，我們是無論如何，也要維持下去的。我們要活，我們要活下去，你可怎麼樣呢，且等着看吧！

五

阿元嫂走回上面的小溝，看見這水溝中的涓涓的流水，已經流入了她的田裏，心中非常高興。她現在的工作，只要在那裏等着，看這涓涓的流水，漸漸的把自己的稻田流滿就是。此外，她只要看一看各方的田岸，有沒有缺口，或是漏洞了。

她看看沒有什麼事可幹了，又把油燈吹熄了，坐了下來。她的心裏一閃，立刻想起自己的丈夫與兒女來。「阿龍爸不曉得好些沒有，小龍不曉得還哭不哭……」

突然，她的後面有人的聲響，她嚇了一跳，立刻便站了起來。

在星光下，她隱隱中可以看見前面的人，便是剛才和她打諢的老三。她想了一想，「又是這傢伙，好，你來吧，看你怎麼樣，」便把態度沉着了起來。

「那一個？」

「我，阿元嫂！」這回答的聲音，的確就是剛才跟着打諢的那個傢伙的聲音；可是，這聲音裏的態度，却似與剛才打諢時的態度有些不同了。因為在這聲音裏面，似乎是含着一些善意的親熱的態度了。

「你，做什麼？」

「阿元嫂，我來告訴你一件事情——」

對面已經站着那個說話的人了。她看看他的面相，也不覺得有怎樣的陰謀。好，現在是面對面的，看你又玩些什麼把戲呢？

「什麼事呢？」阿元嫂的音聲，也放得和氣了。

「我慢慢的告訴你，可是，你得先答應我一句，你不要對別人說這是我說的。」

「你話還沒有說末，我曉得你說什麼呢？」

「你先答應了，我才說。」

「答應你什麼呢？」

「答應我不告訴別人！」

「唔，唔，你這傢伙，你那一套把戲又來了！」阿元嫂心裏想着，「可是，我將怎樣應付呢？」

「好，我且答應了他，看他又有什麼花樣。」

「我不告訴別人就是，你說吧！」

「元嫂！」音聲是更加親暱起來了，人好像也是進了一步。

「唔！」

「我告訴你一句話——」

「是的，你說，——可是你要說得正經的。」

正經的，自然是正經的——」

可是，下面幾乎沒有什麼下文。阿元嫂眼光光看着他，看他可有什麼花樣，但是當面立着的人，却一點舉動也沒有。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沉默。

天上有一顆很亮很亮的流星，從南邊向着西邊閃了過去。他們同時把頭抬了起來，目送着這顆大流星的沒落。

「前天晚上，阿元哥被人打得半死，是不是？」

「是的。」

「你曉得是什麼人？」

「什麼人呢，哈，你可曉得？」

阿元嫂的聲口，立刻緊張了起來，復仇的決心，試探的信念，頓時在她的心中活動。

「什麼人呢？你可曉得？」

對方是好整以暇的，故意模仿着她的口氣，重說了一遍。

「唔，你這流氓！」

「我說吧——那是老李四，張家的長工，和張阿明，他們兩個人幹的。張明那天約我，我不高興，他就約了老四。他們說，阿元在田裏罵人，又偷放了沸水，實在太可惡了，給他一頓『私柴』吃吃吧，看他也沒有什麼辦法。」

「不過，阿元嫂，我告訴你了，你可不能說出是我說的，因為我也要靠張家吃飯的，我也是他的長工；要不然，我的飯碗也會被打破的。」

「唔，我曉得，我不說就是——本來，你不說，我們也會猜得到是張家裏的人幹的。」
阿元嫂沉着地回答着，好像心中在想着對付的方法的樣子。停了一下，「這沸水，我也有一份的喲，誰個說不許我放呢，張家真的要吃人嗎！我們窮人，無財無勢，真的應該餓死嗎？我不相信。嘿，如果阿元死了，我是會和他拚命的——」

「輕點，輕點，」對面的人見她的說話漸漸的激昂起來，聲音也漸漸的高揚起來，便這樣的阻止她。「張明還在那邊呢，給他聽見了，不大好。」

張明，是張家的第四個兒子，一味的無賴，蠻橫，阿元嫂是曉得的；但却沒有想到，剛才在飲馬殿路廊裏碰到的，便有一個張明。

「張明聽見了怎麼樣呢！」她反是叫得響亮些。

「阿元嫂，我不過告訴你就是；冤有頭，債有主；你曉得了便好，何必這樣的發急呢！」

阿元嫂心裏在想，靜了下來，唔，等着瞧吧，張明！

可是，她重新想了一想，這老三也未必是個好傢伙。他說這事情是張明約着老四幹的，但他自己却也不能推得清清淨淨。他和張明混在一道，又何嘗是一個好人呢？剛才的那種嘻皮笑臉的鬼戲，不是證明他也是一個無賴嗎？這一點，阿元嫂是放心不過的。

「我是一個女人，我阿元也無錢無勢，我是作不出什麼怪的。」她把聲音放低下來，好像向一個熟人訴說心事的樣子。「人窮了，狗也得來欺侮老四，他也不過仗着他主人的勢，就是，他這樣欺侮我們，我便做了鬼，也會記得他的。——只是，頂可惡的，是一些狗；他們本來也同我們一樣的可憐的人物，但他却要幫着別人，昧起良心欺侮人。你，唔，你……」

老三站在她的前面，聽着她這一番說話，心裏在不住跳躍。他曉得，對面的女人，是在有意的罵着他的；他也曉得，自己幫着別人，欺侮別人，也是不大應該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却並沒有想到這些。並且，他剛才的嘻弄的手段，也並沒有什麼深意，只因爲自己年紀輕，又聽着張明的慫恿，所以末那麼玩玩的。不過，在同時，他雖然想着，就是那麼玩玩，也未

始不可；但如果能玩得成功，在一個沒有受到多少的道德觀念的束縛的青年人，又何樂而不爲呢？老實說，便是這一下他向阿元嫂說出誰是打了阿元的主動者的說話，也只是想在她前面討一個好的勾當就是，根本沒有多大的深意在裏邊的。但是，現在經過她這樣一提，他却覺得對方的人的可以同情，而自己的行動，便有些對人不起的地方了。

他在沉默着，對方的女人，也在沉默着。

可是良心的覺醒，終敵不住春青時代的慾火的引誘。阿元嫂雖然是三十開外的女人了，但在一個年紀到了二十六七，還沒有討過老婆，又是沒有什麼道德觀念的粗男子的心中，却覺得在這樣的深夜，在這樣的田野，一個男人對着一個女人，只要能夠壯一壯膽，這種便宜，是穩可到手的。

他想伸過手去抱一抱，或是在那裏摸一摸；他想到一些另外的事情，心頭便跳得厲害。

可是，當他決心要試驗一下他的遭遇的時候，他好像又被當前站着的女人的嚴肅的神氣，鎮懾住似的，又停了下來。

沉靜了許多時候，老三的心，好像活躍出阿元嫂的嚴肅以外的樣子，忽然伸過手去，緊抱着對方，用力的在她的身上，身下亂摸。口裏却不住的叫着「元嫂，元嫂！」

元嫂也發起了火性似的，接着便匹拉匹拉的兩個耳光。

「你真的打嗎？」老三放開了手，驚訝，斥責，却又帶狎暱的神氣問。

「你這畜生！」阿元嫂死命在對方的胸口上一推，一個不提防，對方便站不住似的，倒退了兩步，終於在田岸上踏空了一腳，跌入田裏去了。「你這畜生，你這狗，你滾遠些！」

六

老三跌得並不厲害，一下子就爬了起來。不過，他的屁股，却壓倒了幾簇稻，沾上了半身泥了。

阿元嫂站在旁邊，冷冷的看着，也不說什麼話。

老三爬了起來，走回她的前面，伸出右手的手指，一點一點的點到她的鼻尖，「好好，你記着就是！我也記得你！」說了之後便從田岸上走去了。

可是，老三在田岸上隱去了之後，立刻又走了回來。

阿元嫂還站在那裏看着，她以為老三回來，一定又有什麼把戲。她用力的注視着，目不轉睛的看着前面的人的行動。但是，等到那個黑影慢慢的走近身邊時，她却發現到，還重來的人，却不是老三，而是另外的一個人——那自然是張明了。

張明，是老三一淘的，也自然是阿元嫂的「對頭」（仇敵），他是和老三約着，讓老三過來和她打一下譚，胡鬧一次的。現在，老三是失敗了，但他却走了過來。

「你來吧，看你又怎麼樣？」阿元嫂心裏計畫着對付當面的來人的方法，把兩手插在腰上，立着老等。

張明並不說話，只走過阿元嫂的身邊，走到他自己的田口上。

「你怎麼把我的田口塞起來，放了我的田水！」他從田口上走回來，站在阿元嫂前面，嚴詞厲色的責問。

「這水是公衆的，怎麼說放了你的水。」

「怎麼不是放了我的水！」

「人是要靠天吃飯的哪，強是強不來的！」

「我強你的嗎，真是放屁！」

「你不強，怎麼不准我放田水呢？」

「不准你放田水，哼，便不准你放田水！」

張明自己動起手來，拾起她的鋤頭，興興頭頭的，走了上去，把往下流的水路堵住，又

在他自己的田口上開了一個水口，讓水流入他的田裏。

阿元嫂已走了上去，看着他把這工作做了之後，便奪過了自己的鋤頭，只一下子，又把堵住的水路弄通了。

「你不能把我的水路堵住呀——這是靠天的水，天在頭上，看得清清楚楚的。」

「一個女人，不能這麼凶的！」對方又伸過手奪鋤頭。

「凶什麼——你想搶麼？」

「搶便搶！」

「你打人！」

「打便打！」

「好好，你打，你打，一個男人，打一個女人，你打，打死了你抵命！」

對方覺得女人的聲氣比他還要兇些，便有些軟了下來。

「嘿，嘿，雌老虎，我不高興打你！」

「你打啲！」

「爭是平靜了一下子。」

「我告訴你，我田裏的水口，是不能讓你塞起來的。」

「我也告訴你，這條『沸水』，我是有份的，什麼人也不能截去。」

「好好，我們都開着水口，讓水自己流吧！」張明自己轉圓了，他不高興和一個女人爭論，也不屑於動手打一個女人，「你看着的，如果什麼人把我的水口塞了，嘿，嘿……」他這樣的恫嚇着，便自己走了回去。

「你有什麼方法，你來吧！」阿元嫂看着對方走了之後，仍舊有期待的心神期待着。可是，她真想不到怎樣對付好。自己的丈夫，被他們毆打了。這仇還沒有報，自己又和他爭論了一場，受了他一頓無名的壓迫。現在，還不曉得他去了之後，要怎樣對付自己——不是也要叫一兩個人來。打她一頓，或是另外有什麼陷害自己的法子……唉。想起這些，

她真有些緊張了。她站在那裏，想着，想着，等着，等着，可是對方的人，却始終不見回來，也沒有什麼動靜。

慢慢的，自己的心神，因着時間的轉移，靜默了下來。這個時候，她才覺着疲倦，又覺得肚餓。她在水溝邊上坐下，兩隻手支撐在自己的腿上，才把自己的疲倦的頭顱托住。她差不多已經暈去了。

等到她的頭重新在兩隻手掌中拾起來了的時候，東方的天色，已經有些轉白了。

那兩個傢伙可沒有來，但她的肚，却更餓得厲害。看看水口，還是這麼涓涓的流着，自己田裏的水，也流滿一寸來深。她感着一些成功的喜悅似的，背起鋤頭，提起那盞油燈，走回家去。

她走過飲馬殿路廊，走過大樟樹下，特別的把腰挺一挺，頭抬起來看看，但都看不見什麼動靜。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命(80282)

文學研究會
創作叢書
許傑短篇小說集三冊

每部定價國幣拾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著 者 許 傑

發 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922B

2434



7